中華民國十九年第一期
本誌第十八年第一期

地學雜誌

中國地學會出版

中國地學會地學雜誌投稿簡章

（一）本雜誌歡迎投稿若有對於地理學人地關係論地理教授法歷史的地理遊記探險記旅行記海程記風土記等無論翻譯創作均所歡迎

（二）文言白話不拘惟須繕寫清楚照加新式標點符號能照本雜誌行格抄錄者更佳翻譯之稿請寄原文或原著人姓名題目篇頁出版時日以便核對

（三）本會對於來稿有增删去取之權如不願受他人修改者須預先聲明

（四）本會對於來稿酌給酬金每千字自一元至十元不等不受酬者聽

（五）來稿揭載與否本會不能預先聲明不登者原稿恕不退還其必欲退還者請於寄稿時預告並附相當郵費

（六）來稿請逕寄北平北海公園團城中國地學會編輯部收

（七）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本期目錄

一、由寶石所得古代東西交通觀……章鴻釗（一）

二、樂浪郡之遺蹟……祁蘊璞譯（二一）

三、片馬考（四續）……白眉初（三五）

四、阿賴帕米爾調查記……李書春譯（五一）

五、川邊旅行通訊……譚錫疇 李春昱（六七）

六、雲街之地理……淪波（七一）

七、太白山紀游……倔道人（七五）

八、鏡泊湖踏查記……誠蓀（八五）

九、西貢見聞錄……盧郁文（九七）

十、西藏之今昔……聶崇岐（一〇五）

十一、地學界消息一束……（一二九）

甲、又是一個最高峰

乙、大規模的探險隊

丙、川邊也要有國人考查
丁、東北的通古斯族也要有國人去考查
戊、戰國時代燕國古物行將出土
十二　雜俎……(一四一)
甲、綏遠鄂托克旗的沿革和疆界
乙、伊克昭盟的古蹟
丙、帝國主義文化及政治侵略之可懼
丁、西藏之危機
十三　會務紀實……(一五一)
甲、開會報告
乙、捐附致謝
丙、交費會員名錄

從寶石所得古代東西交通觀

章鴻釗

漢武通西域，事詳史記大宛傳漢書張騫傳與西域傳，但姬周盛時，或其以前，中國與西域之交通實未全絕。漢書西域傳云：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然西不過臨洮。此明西域之不通，當自周衰以後始。秦漢之際，今甘肅之西北境本為月氏故地，西域傳謂「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間」，是也。其後匈奴逐之西走，以其地分封休屠（當今武威）昆邪（當今張掖酒泉敦煌）二王，於是西通之道愈為之阻塞。試以漢書張騫傳所載證之：

漢書（卷六十一）張騫列傳云：漢方欲事滅胡，募通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

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語皆在西域傳。騫曰：臣在大夏時見卭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海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

又無寇，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迺令因蜀犍爲發閒使，數道並出，其北方閉氐筰，南方閉巂昆明，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而蜀賈間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

據是，明漢與西域之孔道北阻于匈奴，西阻于羌，南又阻于西南夷，故一時無廷臣使節往來者實以此。且自漢往，以出玉門關爲便，乃是時匈奴勢愈張，且禁漢甚，故亦愈不得遂。然商賈貿易以彼族利漢財物，往往得出入其間，蜀布得由身毒以入大夏，即其明證。又從西史言之：亞歷山大德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西元前三五六至三二三）之將軍訥阿爾哿斯氏（Nearchus）侵入印度之際，曾得塞來斯國（Seres）絹，謂自印度北方某國輸入云，塞來斯國即中國也（希臘語曰 Ser，波斯語曰 Saragh，Sarah，亞爾美尼亞語曰 Seram，此與塞來斯 Seres 音甚近似，且景教碑稱長安曰 Saragh，與波斯語殆全同。均見俄島忠夫氏支那古代史論。）此又與蜀布之入印度其取道或異，而事皆在漢武通西域以前。然則東西交通本未全絕，亦至明矣。乃史氏秉筆，往往僅及于朝廷命使聘問諸大端，而于人民之交易往還，概未瑣瑣記載，故史傳言「張騫鑿空」，一若騫以前絕未有跡足西域者，豈其然乎？

古代東西交通之跡，更得以出土古物證之：如河南澠池縣仰韶村最近出土之陶器，甘肅鎮番等處亦得見之，且愈西而形製亦愈繁賾，而皆若與西亞蘇薩（Sura）及亞諾（Anau）之文化第一

二期爲近。甘肅傾斜出土陶器中，或繪直立三角紋及鳥羽紋，尤似蘇薩遺物。考其時代，殆均當西元前約三千年，詳安特生氏甘肅考古記（J. G. Andersson, 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 1925）及阿爾納氏中國河南石器時代之著色陶器（T. J. Arne, Painted Stone Age Pottery from the Province of Honan, 1925）。古代東西文化相似乃爾，其淵源所繫，宜若可詳。今之考古學者雖不欲遽加以論定，而追尋遺物，鮮有不神爲之往者。寧得謂爲無因而然耶？更徵之記載，復代有所聞，下至周秦漢初，其說流傳未替，試略述之：

虞書堯典，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傳曰，昧冥也，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

禹貢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敍。

莊子天地篇，黃帝遊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

墨子節用篇，昔者堯治天下，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

淮南子主術篇，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　修服篇，堯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阯。

賈子修政語上，黃帝濟東海，入江內，西濟積石，涉流沙，登于崑崙。　堯身涉流沙地，封

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大戴禮少閒篇，昔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阯，出入日月，莫不率俾。西王母來獻白琯。禹卒受命，渠搜玄羌來服。

餘如逸周書王會解言，「正北大夏沙車等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爲獻」。穆天子傳言，「天子至于舂山珠澤崑崙之邱，」又「西至于西王母之邦，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羽。」此又非極西之地耶，要之，自黃帝以降，至于周穆王之世，其西征之迹，見于記載者，又歷歷若此矣，惟古人記錄，大率得之傳聞，況文字簡略，地理時復變遷，以今證古，寧盡合轍。踏砂磧而空還，溯前踪而莫遇，此考古之士，抱遺文而永歎者之所以先後一揆也。

今欲從直接記錄以外，復求稍稍有所闡明，果何道以處此？無已，請就一二寶石之出處本末稍稍詳之可乎。寶石之爲物亦至小小者，乃其種類各不相侔，其產地又復有限，且其出土時代先後攸分，因而得從其聚散之所由，並其名稱異同沿革，以推見其本源之所在者，往往然也。其或一名一物，東西同源，抑或產之自彼而得之于此，則必有所授受而然。誠能詳其所自與其所以致之者，庶幾往古民族交通之遐跡，猶得即物以窺見其一二焉。是其爲物雖微，而所繫洵綦重矣。今略而舉之，所得凡五：曰玉 (NePhrite)，曰青金石(LaPis Laguli)，曰綠松

石綠松石（Turguois），曰琥珀（Amber），曰珊瑚（Coral），其自漢以後始入中土，與夫出土先後有未明者，恐弗具論。

一　玉

玉之為物，與中國民族關係最切。而愛玉之風，流傳簡冊，至今弗替。所以然者，古人比德以玉，士大夫間提倡尤力，舉凡仁義智勇，吾民族之所視為美德者，徵之于玉，率無不然，其德既合，因而比之，兼以愛之，固宜然也。觀于聘義與管子之所載，亦可以思過半矣。

聘義云：孔子曰，昔者君子比德以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管子水地篇云：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智也；堅而不蹙，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

玉與吾民族之合德也若此。從其德以審其物，則知玉也者，無古無今，必即泰西所謂「納夫

拉德」（Nephrite）者是。說文云：玉，石之美者。是玉亦石之一，而凡他石均不足以亂之者，以其德有獨異焉故也。然則玉產何地？其得之者始于何時？亦有不能不一考者。載籍言出玉之處，大半失考；即令有之，亦率似玉而非玉者耳。于今所知：玉惟產新疆和闐葉爾羌西南密爾岱山爲最富，古今記錄亦惟此爲最詳（詳余著石雅上編玉篇及寶石說玉下），其地正當漢通西域之南道：漢書西域傳謂「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是也。本傳復言鄯善國出玉，于闐國多玉石，子合土地多玉石，莎車國出青玉，皆屬此道。今惟鄯善未聞有玉（見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于闐即古和闐，莎車子合亦即葉爾羌西南諸地，密爾岱山卽屬于此，是其言驗矣，然玉之入中國，不自漢通西域以後始，山海經西山經云：峚山瑾瑜之玉爲良。又云：黃帝取峚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鍾山實卽葱嶺。峚山，郭注穆天子傳李善注南都賦天台山賦均引作密山，或云即密爾岱山，準諸地望，亦甚近似。是玉所從來者久遠矣。又如呂氏春秋重己篇言「崑山之玉」，士容篇言「鍾山之玉」，淮南子淑眞訓云「鍾山之玉，炊以爐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凡此所記，皆出漢通西域以前，果何由而知之若此其詳耶？是亦可以深長思焉矣。

更就用玉之時代考之：其在古者，五帝之際似已用玉，黃帝作律，玉管始成；王母東來，白

瑱是獻，此相傳之尤久遠者。三代以降，取精用宏，不可勝紀：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殷陽有天下，俘寶玉于三鬷；周書乃謂武王俘商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非歷代相承，朝貢不絕，曷由得此？或乃謂記載所傳，不盡可信，則請徵諸出土古物，其得斷爲周以前之玉器者，猶若一二可詳焉。最近拉烏弗爾氏（Berthold Laufer）曾于陝西西安西通咸陽之古道中，得玉器一十有五，土人謂正當周墓地；玉器磨製光潔，其類周物，亦有視若尤古遠者（詳洛氏中國古玉考（Jade, A study in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pp. 35-40. 35, 1912。）古葬用玉，周禮謂之含玉，觀于此而愈信矣。又安特生氏（J.G. Andersson）于民國十二年至十三年在甘肅採掘古物，曾于寧定縣半山附近發見西元前約三千年之仰韶期墓地，其中亦得玉片玉瑗等物，其玉與出和闐者無異（見安特生氏甘肅考古記（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 P. 12; 1925.）。然則中國之有和闐玉，在遠古已然矣。徵諸記載則如彼，驗諸出土古物又如此，果誰爲之而孰令致之？寧可無說以明之乎！大抵古今東西往來貿易，以出漢南道爲多：（南道均在天山南，以塔里木河爲界。故漢書西域傳，一則曰傍南山，北波河西行；一則曰隨北山波河西行也。其天山北，在漢居匈奴，故無道。至隋則分爲三道，遂以天山北爲北道，而以漢之南北道爲中南二道也。詳隋書裴矩傳。漢書西域傳，謂北道西踰葱嶺，則入大宛康居。又張騫傳，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又云，並南山從羌中歸。是張騫係從北道往而從南道歸者。）于闐涉東之玉，由此東來，中國之絹，由此西往，觀于中外古今人之所得，其事甚明，而其迹則遠。五帝之世，渺不可詳，顧即此明彼，雖頗殘闕，數典何敢或忘：三王繼軌，文物丕變，遐陬

纂化，琛贄偕來，固其宜爾。卽如穆天子傳一書，以出世稍晚，頗滋聚訟，惟事實具存，文字亦不類後人作；祇以古今道里疆域變遷沿革之靡常，按之輿圖，往往未能確指（近時丁謙氏穆天子傳地理考證，與顧實氏穆天子傳西征今地考，均頗努力于此，但所見時有異同。日本小川琢治氏支那古代中央亞細亞之交通路一文（見地學雜誌四百八十五及四百八十七號，）亦深信穆天子傳爲穆王時史官之實錄，並就干支道里，復援山海經地理志等以對比今昔之地名，中附周穆王西征綫路圖，此與丁顧兩著又互異。）但證以攻玉取玉獻玉諸文，卽知當年周穆王之輪蹄，猶是取漢南道紆回以西狩也審矣，

二　青金石

青金石之名非古也，顧其物之出土也則甚久遠，上古若埃及若巴比倫若敘利亞均盛用之，（見洛爲非爾氏東方綠松石考 (B. Lauger, Notes on Turguois in the East, P. 43) 及靑思芝氏寶玩魔力記 (G. F. Kuuy, The magic of Jewels and Charms, P.300) 附圖）又土耳其斯坦安諾 (Anau) 遺墟，於其文化第二期亦出綠松石與青金石珠，則約當于西元前二千年至一千五百年之間者（見阿爾納氏中國河南石器時代之著色陶器二一；）印度古物中亦多有青金石，尤于釋教爲然。凡此東方諸古邦其用青金石也若此其久，而其淵源所自，則以年湮代遠，亦往往未能詳焉。然青金石昔惟以產阿富汗之巴達克山 (Badakshan) 爲最著，其地當奧克塞司 (Oxus) 支流考克羌 (Kakcha) 流域，距非爾哈摩 (Firgamu) 僅數哩，青金石外尙產斯璧尼石 (Spinel or Balas Ruby)。考巴達克山距葉爾羌不遠，西域聞見錄卷二云：葉爾羌西界巴達克山，又卷三云：巴達克山在葉爾羌西

馬行二十日可至，今若從漢南道經和闐葉爾羌復踰葱嶺，即入奧克索司流域。夫以彼時中國得玉之易，而青金石之產地又復去此不遠，且輪蹄所屆，同屬南道，則有不隨玉以偕入中土者乎？和闐出土古玉石爲英國人所得者，正雜有青金石與斯璧尼石，（洛氏東方綠松石考三八注引洛伊恩羅氏英國中亞訪古記 (A. F. R Hoernle, A RePort on the British Collection of AntiPuities From Central Asia, Pt. I. P.38)）此明爲巴達克山之產也。又美國芝加哥博物館藏中國古墓中物，亦有青金石等，（洛氏東方綠松石考五四）雖未詳其時代，今以中國未產青金石，（衛聚賢謂西域亦有青金石西人亦有是說或又疑即非爾喀摩之產未知孰是）則仍當來自巴達克山者無疑。今之考古者除形製款識外，往往于石質亦所措意，故見于記載考亦甚鮮；後若有致力于此者，其所得寧止于是乎？

青金石既自昔已入中土，則其名當有見于記載者。漢書西域傳云：罽賓國出璧流離。地理志又謂：武帝入海市璧流離。璧流離許氏說文作璧珋，亦單曰流離，或琉璃，實即梵書吠努離耶 (Vaidurya) 之音轉，佛書又作吠琉璃，或曰毘瑠璃，亦曰鞞頭梨，皆指青金石言也。蓋罽賓國即今克什米爾，亦即北印度，故璧流離爲梵語自明。又後漢書西域傳言大秦國多琉璃琅玕，魏書及北史西域傳則言大秦多璆琳琅玕，則璆琳即琉璃，亦即青金石也。何以明之？禹貢雍州貢璆琳，爾雅管子以下均言出崑崙之墟，則禹貢雍州所包者廣也。（汪士鐸謂禹貢雍州西及于葱界）崑崙墟當括和闐葉爾羌以西諸境，是與青金石之產地殆甚近；又尚書顧命天球，鄭註謂即禹貢

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則璆琳爲天青色矣。上林賦曰玫瑰碧琳，西京賦曰珊瑚林碧，西都賦曰琳珉青熒，則璆琳之爲青碧色者愈信。今青金石色亦青，是與璆琳之色亦甚合；又璆琳每喻天象：庾肅之玉贊云球琳星羅，西王母傳云青琳之宇，吳筠步虛詞云煌煌青琳宮；皆示此意。乃法炬譯頂生王故事經云：此是善法講堂所，皆青瑠璃，此是天帝所坐處，有臺圍繞，皆七寶成，則青瑠璃與青琳又何異。（詳石雅上篇璆琳篇）凡此皆明璆琳即青金石，而其所從來不亦遠乎。

又京兆記云，藍田出美玉如藍，故曰藍田。漢書地理志以下，亦莫不云藍田出美玉。案玉無如藍者，云藍者即青金石也。然藍田不產青金石，則曷爲名藍田？曰：此本西域地名，巴達克山採青金石之處彼名藍市，譯曰藍田，而西安轉因之耳。（此例西北尤多如漢書霍去病傳揭武乎樂得注師古曰此樂得匈奴中地名而張掖轉取其名耳又張騫傳注師古曰驪靬即大秦張掖驪靬縣蓋取此因爲名者是也餘詳同名異域之例篇（地學雜誌第十七年第一期一至一四））天工開物云：葱嶺所謂藍田，即葱嶺出玉別地名，後世訛即西安之藍田者，誤也。所謂葱嶺之藍蓋即指巴達克山產青金石之處，然周已置藍田邑，在秦尤爲重鎮，（張華博物志秦前有藍田之鎮）則名之因襲者久。愈明自夏至周，東西交通實未全絕。觀于青金石之出處始末，而亦可思過半矣。

三　綠松石

古時綠松石之著名產地有二：一在中國湖北襄陽一帶，今猶產竹山鄖鄖西諸縣；一產波斯你捨卜的（NishPur）及乞里馬尼（Kirmani）二者元時均謂之甸子。陶宗儀輟耕錄卷七謂甸子有三，其說如次：

你捨卜的即回回甸子，文理細；乞里馬尼即河西甸子，文理麄；荊州石即襄陽甸子，色變。

案所謂你捨卜的與乞里馬泥皆波斯產綠石地名，故知回回甸子與河西甸子，皆即波斯綠松石也。回回國即花剌子模，都基華，在波斯東北。河西諸郡爲漢武通西域以後置，當今甘肅黃河以西諸地，故名河西。後漢書西羌傳所謂「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是也，不曰波斯甸子，而曰回回甸子與河西甸子者，正明彼時波斯綠松石經回回國從中國西北以入中土也。元時波斯雖入中國版圖，故綠松石之輸入自甚易。顧自元以前，記載罕有明說，惟周密癸辛雜誌云：劉淡卿嘗從官軍至小回回國，去燕數萬里；每雨過，山泥淨盡，數百里間皆玉山相照映，碧瀲子皆高數尺，豈所謂琅玕者耶？瀲子疑即甸子之同音字，碧示其色也。本草綱目亦云：今回回地方出一種青珠，與碧靛相似，恐是琅玕所作。回回青珠，亦疑即甸子爲之，乃著者皆擬以琅玕，豈古之琅玕，亦兼指綠松石言之歟。（詳石雅上編琅玕篇）洛烏弗爾

氏謂波斯薩山朝(Sassanian)（西元二二六至六四二年）綠松石尚未著稱，（詳洛氏東方綠松石考三七至四二洛氏謂你捨卜的之綠松石始見于紀元九百七十八年哈烏格爾氏(The Haukal之報告云)）而琅玕之名由來甚遠，則又何耶？竊疑洛說不必盡然也。日本鈴木敏氏寶石誌土耳其玉（日本譯綠松石曰土耳其玉）下，謂你捨卜的西北馬屯(Maden)地方產者，西元前千三百年之古籍中亦嘗記述之，則此坑開自上古必無疑云。此與洛氏所聞固顯異矣。又洛氏謂芝加哥博物館收藏中國古墓發掘物，但有青金石瑪瑙等，而無綠松石；中國達人亦云尚未有得之于墓下者。（東方綠松石考五四）于今所知，又復異是。羅雪堂（振玉）先生曾贈予河南孟津出土之琅玕珠二十枚，云周代物。每珠一端均有小孔，驗之，皆綠松石也。又安特生氏(G. G. Andersson)于民國十二至十三年在甘肅採集古代陶器石器，共分時代為六，斷為自西元前約三千五百至一千七百年。其最新者曰沙井時代，約當夏商之間，中出綠松石珠甚夥，形狀大小不等，有孔者多，亦或無孔。（見安氏甘肅考古記一八）今其遺物一部猶藏北平農礦部地質調查所，論其時代，自以孟津出土者為較晚，而察其形製，又似甘肅所見為尤精緻也。又遼寧旅順老鐵山郭家屯出土之石器，亦有以綠松石為之者，論者謂其時代當屬于春秋戰國以前云。（見八木奘三郎滿洲舊蹟誌第一編第三與第四章）據此，中國之用綠松石，由來已久；且以時代與形製考之，似西北用之尤早，故磨治為尤精，然則其來源之遠又可知矣。

考古時中國綠松石之來源，亦當不出波斯與襄陽之二途，襄陽甸子，在元以前罕見記載，藉曰已有出土者，似不應西北治之已精巧如此，而中國內地尚未有所聞也。且昔人每以琅玕當綠松石、琅玕自古相傳出崑崙之墟，則又安知非卽波斯之綠松石乎？要之，中國古時之綠松石珠其來源雖未盡詳，但證以出土之地與其時代，似尤與出自波斯者爲近。果爾，則三代之際，東西交通當未全絕，此又其一證也，

四　琥珀

中國自昔琥珀之來源果安在乎？後漢書謂出哀牢，博物志謂出益州永昌，華陽國志謂出博南，唐書謂出南詔三濮及環王，蠻書謂出永昌城界西去十八日程琥珀山，本草綱目謂出今金齒麗江；要之，皆卽今上緬甸孟珙(Maingkhwan)地方之產。孟珙明時屬孟養宣慰使司，方輿紀要卷一百十九故馮甦滇考又謂琥珀出孟養山中也。據是，琥珀本出中國西南邊徼，故其入中原也亦自易。惟其名始見于漢初，陸賈新語道基篇云：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是漢武通西南夷以前，中國固已識之矣，則前乎此者又安知中國不先有其物乎？竊嘗考之：山海經南山經云，「首曰䧿山，其首曰招搖之山，臨于西海之上，麗𪊨之水出焉，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無瘕疾」。案育沛郭璞注曰未詳，後人更未有識之者，愚謂殆卽琥珀其物也。

琥珀本出西南，而育沛正見于南山經。高誘注呂氏春秋本味篇云招搖山在桂陽，西海郭注謂在蜀伏山山南西頭濱海處，畢沅氏校正與郝懿行氏箋疏均云即蜀汶山。水經注（卷三十三）謂岷山即瀆山，又謂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據是則麗水殆即麗江。蜀都賦云「其間有琥珀丹青」。本草綱目琥珀下云，「今金齒麗江亦有之」。疑山海經所指，已遠及于今產琥珀之處，準諸地望，考諸記載，均當適合。琥珀率產海岸，而育沛亦出于麗摩注海之處，其產狀又同。本草綱目引大明本草云「琥珀破結瘕」，與育沛之功用亦無異，則育沛之為琥珀已甚明矣。不惟此也，今泰西語琥珀曰阿姆勃 (Amber)，希臘語曰哈爾巴 (HarPox, 見洛烏弗爾氏中國伊蘭卷 B. Lauber, Sino-granica, PP. 521-523）均與育沛或琥珀音甚近，疑皆同源而異讀耳。夫以古今東西語音之相似，則此物之流布必甚久遠，而彼時交通之跡亦必有繫于是者，理宜然也。

漢書西域傳謂「罽賓國出琥珀」。後漢書西域傳謂，「大秦國有琥珀」。（魏志西戎傳注新舊唐書拂菻國傳均同）梁書中天竺國傳云「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璣琅玕」（後漢書天竺國傳亦云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但無琥珀以下之文南史中天竺國傳同梁書）。案罽賓即北印度，當今喀什米爾，大秦殆即東羅馬。今印度未聞產琥珀，梁書正謂其得自大秦，即罽賓琥珀亦豈必其國之產哉。然則大秦之琥珀果何由而得之？是又不可以不詳焉。

世界古時琥珀產地，除孟築地方外，尤于波羅的海岸爲最有名，相傳二千年前已有海琥珀(Sea Amber)之稱。義大利國西西利島喀搭尼阿(Catania)海岸產者，獨具虹光，紅紫交映，爲世稱美。又自古相傳出斯希尼亞(Scythia)，（指歐洲東南部裏海與高加索之間而言）今不能詳。古時大秦國之琥珀，果出何處？已非文獻之所能具徵；惟不敢謂與古永昌郡之產絕無淵源者。觀于東西語音之相似，已足以窺其隱矣。不惟此也，魏書（卷一〇二）云「大秦國東南通交趾，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異物。」（又見北史卷九十七）益州永昌正自昔相傳出琥珀者，則大秦人于此所出異物，必有琥珀無疑，蓋梁書明言大秦珍物有琥珀也。假曰大秦之通永昌，不必其在漢通西南夷以前乎，然漢書西南夷傳言：張騫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張騫列傳見前）又曰：建元六年，王恢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蜀枸醬，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自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據此，則中國西南由牂柯江取海道與東西諸國往來通市之日固已久矣，安見其必始于漢以後乎？又後漢書大秦國傳云，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也。此則記使節往來之始耳。梁書亦謂其國人行賈，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然則大秦國人行賈至交趾，又從

水道入益州永昌，取琥珀以歸，復以此輸入印度，徵諸記載，驗諸方言，歷歷可信，且其事與漢通西南夷無涉，蓋東西行賈取道于此以往來貿易者，固當始于漢武以前也。又米亥爾氏(Meyer)曾以印度博物館所藏琥珀分析之，內含琥珀酸百分之二，謂與孟拱產者甚近似；出波羅的海者，倂含琥珀酸百分之三至八云。米氏又嘗從希臘記者所述印度緬珀（緬甸產者其性質微與波羅的海出者不同故有緬珀(Burmite)之稱）以推測緬珀之所以西漸，謂殆由腓尼基(Phoe-nician)商人雜諸東方商品中挾以西去者。（詳洛氏中國伊蘭卷金石譯證琥珀篇）案腓尼基人昔居于敘利亞西境，其地當屬希臘與東羅馬，其人又長于航海行商，米氏所見，殆與中國古籍所載全合。且印度古代琥珀已由實驗而証明其出于孟拱矣，則又何疑乎東西語音之同源哉。

五　珊瑚

珊瑚今猶以產地中海爲最有名，意古時亦當如此。後漢書西域傳謂「大秦國有珊瑚」。晉書謂「大秦屋宇皆以珊瑚爲梲栭」。梁書中天竺國傳謂「西與大秦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等。」是大秦國自昔名珊瑚矣。考其出處，當猶是地中海之產。玄中記謂「珊瑚出大秦西海中水底石上。」繙譯名義集引外國傳云「大秦西南漲海中可七百里，到珊瑚洲，洲底盤石珊瑚生其上，人以鐵網取之。」此云大秦西海，或西南漲海，固當爲地中海也。（詳洛氏中國伊蘭卷）

（金石譯證明卷下注八）昔亦或出紅海與波斯灣。（詳洛氏中國伊蘭卷金石譯證珊瑚篇）漢書西域傳亦謂「罽賓國出珊瑚」，則疑仍自大秦致之，猶之琥珀然也。史傳言波斯多珊瑚者，尤屢見而不一見。（周書卷五十魏書卷一〇二梁書卷五十四隋書卷八十三唐書卷二二一下等）證類本草（卷四）引異物志云「珊瑚出波斯國。」本草衍義（卷五）言「波斯國海中有珊瑚洲。」唐蘇恭亦謂「珊瑚從波斯及師子國來。」則中國古時之有珊瑚，亦必從西域與西南諸外國得之者，殆無疑也。開元占經器服占篇引孝經援神契云「王者要誓信，則蘇胡鉤出。」太平御覽引此作珊瑚鉤。明珊瑚即蘇胡之同音字，意其始必自胡人致之，故云然耳。隋書（卷八十三）稱「波斯都達曷水之西蘇藺城，條支之故地也。」大唐西域記（卷十一）稱「波利斯國（即波斯）都城號蘇剌薩儻那。」疑單言蘇者，即波斯首都之音略，意初輸入珊瑚者為波斯人，而彼時其國未號波斯，故曰蘇胡，云鉤者狀其形也。

然則珊瑚之入中國果始于何時乎？陸賈新語道基篇云「夫驢騾駱駝，犀象瑇瑁，琥珀珊瑚，翠羽珠玉，山生水藏，擇地而居，潔清明朗，潤澤而濡。」案陸賈為漢高祖時人，而其著述已及珊瑚，則中國明非自漢武通西域以後始有之矣。且賈為楚人，其所舉諸物，亦大半為南方與西南諸國之產；況琥珀由西南入中土已有明證，則意者中國之有珊瑚，殆與琥珀同時，或亦始得之于西南海舶者歟？昔漢武固常使人入海市璧流離矣，則寶物之來自海上者，雖在使

蓰未通以前，又寧得以波濤限之哉。

上所稱舉，雖未畢備，要皆產自西北或西南，而在漢武通西域與西南夷以前，固已先後輸入中土矣。就其所自入之道分別言之：若玉，若青金石，若綠松石，當由西北經漢通西域之南道以入中國，遠或在三代以前；雖稽諸記載，不盡可信，而驗諸出土古物，其遺跡固猶可見也。青金石之流入印度與西南諸國亦最早，漢武且嘗使人入海以市之，則亦必有由海上得之者。若琥珀本產緬州永昌，其得之者必取道西南；然其西入大秦，則當由牂柯江出海，乘腓尼基商人之估舶以西去。珊瑚之入中國或在秦漢之際，殆亦由西南海舶而來，蓋本為海產之物，故取道于海，固易易也。然則東西交通之跡，陸則西北，海則西南，自漢以前往來不絕，徵之寶物之出處與其所以致之者，固已歷歷可稽若此矣。抑中國之通印度，尚有由蜀經川滇入西藏，抵拉薩，南出靖西關，過大吉嶺至中印度一路。此路亦疑自漢以前即有人跡往來者。漢書張騫傳云「身毒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是騫當時即欲從蜀經印度以使大夏，所以然者，彼時大夏身毒已先有蜀布邛竹杖，則知其間必有徑通之路故也。騫傳又云「天子令因蜀犍為發間使，數道並出，其北方閉氐筰，南方閉嶲昆明，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

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而蜀賈間出物者或至焉，」夫蜀賈徑通印度之路，舍取道川邊西藏外，將安所適哉？此路自唐通吐蕃後，中印兩國僧侶由此往來者，時有所聞，而孰知漢武以前固已交通頻繁若此乎？茲僅就寶石之所以聚散，溯其往古交通之遺跡若此。其餘東西文物，下至飛走之倫，即而溯之，亦往往源流本末有可具詳者，考古者又烏可以忽諸！

◎◎◎◎◎◎◎

張譯馬哥孛羅遊記第一册

已出版了！

亨利玉爾氏所注之馬哥孛羅遊記，其搜羅之宏富，考證之精詳，久為士林所推許。該書導言已由本會會員張亮丞教授譯出發表。張先生近又將該書本譯竣，另加補註，分冊付印。第一冊業已出版，共四百餘頁，用洋宜紙精印，定價國幣三元，特價二元，印書不多，購者從速

發行所 北平海淀燕京大學圖書館

代售所 本會

中華民國改造全圖

白眉初著　吳稚暉先生題簽　定價二元五角

此圖係十八年暑假後出版製繪既清晰新全附說尤精實美備極適學校教育之用出版以來風行一時謹爲說明於後

中國領土三千五百萬方里即四百萬方英里佔全球十二分之一江山複雜國疆繁縟頃復變爲二十八省州府改革日不暇給試思國民生命奚恃國運發展奚賴將億萬斯年寄託於其上而猶不知廬山眞面甯非憾事敝館積三載精力製印新圖全部二十八幅中插圖二百餘幅新地名備載收入附說三十二頁頁都三十萬言分爲地文綱要人文綱要社會綱要國恥紀要更旁搜主要有興味之新材萃於一欄目隨筆記錄每一圖邊線外皆詳記主要距離暢論形勢而揭其沿革悉心開發興味盎然手此一編左圖右史國家要項巨細靡遺隨所欲知流盼可得總全國大環境於掌中而備我計畫啓我神智清我印象輔我學業噫生於其上者安可不知其物欲知其物須購斯圖青年爲強國之要素斯圖爲教育之利器洵不可不人手一冊也

北平西單建設圖書館謹啓　電話西局九六〇號

樂浪郡之遺蹟

日本關野貞著　祁蘊璞譯

(一)總說

距今二千餘年前，漢武帝元封三四年間（西歷紀元前百八年百七年），征服朝鮮北半，置樂浪玄菟臨屯眞番四郡，其中樂浪郡長期屬漢，經三國之魏，至西晉建興元年（西歷三一三年），始爲高句麗所據。自武帝置郡至此，共歷四百二十一年，從此漢族勢力，始被擯於半島之外。

此長期歲月間，雖盛衰相倚，然樂浪郡既爲漢族殖民地，則冠蓋往來，中國文化，必以此爲根據，而影響所及，周圍之民族，必受其感化焉。然漢族失去樂浪後，已經過一千六百餘年，其古蹟遺物，早已不遺留於世人之腦海中。及明治四十二年以來，余（著者自稱下同）等數次調查之結果，遂發見樂浪郡治之遺址，及當時之古墳墓，不但此等古墳內獲得多數遺物，可作當時文化發達之證據，且近年土人大行盜掘，出土之遺物甚多，好事者競相蒐集，遂至樂浪之古蹟遺物，喧傳於世。今將此等古蹟遺物之發見及其由來，簡單說明如左：

樂浪古墳之發見　明治四十二年十月，余與文學士谷井濟一工學士栗山俊一兩氏，共受舊韓國政府之囑託，調查古蹟於平壤，因平壤日報社主白川正治氏之注意，在大同江下流南岸

，距平壤鐵道橋約一日里，發見多數古墳群，發掘其一，獲漢式遺物。翌年十月，又受朝鮮總督府之囑託，再至平壤，作第二次發掘，發見種種遺物，就其遺物樣式，証明此等古墳群，屬於樂浪郡時代。其後大正二年九月，余等與文學博士今西龍氏一行，在此等古墳群中心，丘陵之上，有稱土城之處，發見樂浪郡治之遺址，就其出土之種種遺物，愈益証明其爲樂浪郡治。於是大正五年九十月間，余等就古墳群中，在大同江岸者，共有十墓，試行發掘，獲多數遺物，樂浪文化之性質，更爲明瞭。而大正十三四年頃，土民盜掘大起，破壞數百古墳，從其內部取出遺物，多爲平壤好事者所蒐集。又大正十三年秋冬之間，平壤府曾發掘三座古墳，翌年，東京帝大文學部考古學教室亦發掘三座古墳，相繼得貴重資料，於是樂浪文化之研究，更有一番進境焉。

(二)樂浪郡治遺址

古來文獻記載及學者傳說，均以樂浪郡治，在今之平壤，殆無異議。然不意樂浪郡治，不在平壤，却在大同江對岸下流約一日里之地，爲余等所發見，大體得學界之承認。此地今呼曰土城，在大同江南岸小丘上，周圍猶遺土城之形跡，又其地因在丘陵之上，無水患，且在豐饒大平野之中，當交通要路，寔具有樂浪郡治之充分資格焉。其上約有古墳一千四百座，

樂浪郡治即在其中心，古墳內部發見種種遺物，更可爲郡治遺址之左証。此等遺物，即無數之磚瓦封泥銅鏃銅印帶鉤及其他種種佩玉與古錢錢笵是也。

磚及瓦　漢時家屋之壁及垣牆，多用磚築，即煉瓦也，土域內有無數漢式磚之殘片，散布各處，其中有刻後漢「興平」年號者，又瓦之形式，與中國西安(漢之長安)附近漢宮故址出土者，完全相同。此種瓦當，發見最多，至平瓦破片，在土城內田地中，發見尤夥，此種瓦當，除刻漢式之「千秋萬歲」「萬歲」等吉祥語外，又發見有刻「樂浪禮官」者更可証此土城確爲樂浪郡治。又有出土之瓦當，上刻「大晉元康」者，足見晉之元康年間，與此地尙發生關係，則此地當爲樂浪郡無疑矣。

封泥　其次最重要之發見爲封泥，蓋漢代公文書信契約等，均記於木簡上，覆以他之木版，用麻繩束之，麻繩之上，加封粘土，印以圖章，如今之封蠟然，是曰封泥。若欲讀木簡之記事，非切斷麻繩，破壞此封泥不可，因此可保持內容之秘密。在土城內發見左之封泥：

樂浪太守章

朝鮮右尉

誹邯長印

黏蟬園印

長岑長印

漢代樂浪郡長官爲太守，所轄各縣，置長其下有尉與椽，朝鮮詌邯秥蟬長岑皆樂浪郡中縣名，見於漢書及後漢書。今既發見樂浪時代樂浪朝鮮詌邯秥蟬長岑等郡縣之封泥，更爲郡治遺址之有力証據。

錢貨　土城內又發見多數錢貨，其種類有半兩五銖大錢五十貨泉小錢直一等，半兩始鑄於秦始皇時，漢代復鑄之，至武帝時爲止，土城出土之半兩，比之秦錢較小，當屬漢錢無疑。土城內又發見錢笵，卽半兩之鑄型，有錢笵而土城內得鑄半兩錢，當在武帝設郡之時，則此土城爲武帝時所置之樂浪郡，更可得一有力之資料。又土城內出土最多者爲「五銖」錢，五銖錢始自漢武帝，以後歷代行之，則發見之多，寔屬當然。「大泉五十」係王莽居攝二年所造，「貨泉」係天鳳元年，「小泉直一」係建國元年，三者均鑄自王莽。此外天鳳元年所造之貨布，土城內亦有發見，至藕心錢出見，更有特筆直書之價值。此土城內既發見前漢時代王莽時代之錢貨最多，則此地久爲郡治，可證據確鑿矣。

銅鏃　土城內發見多數銅鏃，多屬前漢時代之物，則此地從前漢時代，卽爲樂浪之重要地

點可知矣。

除上所舉外。並發見各種佩玉帶鈎及其鑄型以及漢式銅印等，更為上說之有力証據，則此土城昔時定為樂浪郡治，毫無疑義矣。

(三)古墳

大同江南岸一帶，小陵起伏，以土城為中心，約有一千四百餘座古墳，分布其間，經余等發掘調查者，不過十二三，故由此可知其大體狀況焉。

外形 經過二千年左右之歲月，古墳外形，無論自然的或人為的，均須較原來形狀有變化。其稍為完全者，為截頭方錐體，即土築之方台形，此方台形在中國周漢時代最通行之形式也。

槨及棺 方台形墳內，有藏棺之玄室，周壁為木造或磚築，木造者曰木槨，磚築者曰磚槨，磚槨前面必有運棺之通路，即羨道也。

木槨 木槨係用七八寸角之栗材，造床於地平下，四周壁亦橫以同樣之角材，恰如校倉形狀而較高，天井亦橫以同樣角材造成，其玄室內防水之浸透，免致槨材腐朽，故周圍均用厚粘土包之，或圍以石，中間之間隙，以木炭填之，又或槨材外圍砌以磚，外用粘土包之。

木槨內部，防雨水浸入，以粘土包圍之，然終不能阻止其浸透，故經長年日月，木槨漸致腐朽，天井墜落，四壁崩潰，而床之木材，因爲包以粘土，故由上邊浸透之水，停滯其間，日久亦行浸漬，因此床之某部，防其腐朽，安置床上之棺材底部，尚可保存。大正十四年東大文學部發掘之古墳，其位置低處，全槨材常浸於水，惟藏於內部之漆器，保存堅固，尚可完全取出。

然凡古墳內有木槨者，其木造部大抵崩潰，故必須深深發掘，達至玄室之床，始能得內部之殉葬遺物。此府手續雖煩難，然凡有木槨之墓、古來未遭盜掘之厄，其內部之殉葬物，至今日尚保存無恙，故多數重要遺物，皆由此種墳墓所發見也。

棺　棺置於玄室之內，有一棺者，多數爲兩棺相並，係夫妻合葬，有時一家族之棺，三個四個不等，亦藏於其中。此等棺多用厚樟材造成，內外塗漆，極形美麗。

磚槨　凡有磚槨之墓，有一室者，有前後二室者，亦有前室側面，更設旁室者。在地盤上，先用磚造床，厚達二磚，四周之壁，亦以磚築，厚及一磚，天井成巧妙穹窿狀，亦用磚構成，牆壁分向四方，造有膨體，以防土壓。磚槨前有運棺通路，名曰羨道，長短不等。

當時之磚，比之吾人今日所用者較大，壁之內部，刻有種種陽文，幾何學文樣最多，又有

文字銘者，有時有人物虎魚五銖錢者，最珍貴者爲狩獵圖及仙兎搗藥圖之浮彫。文字銘中，有刻「興平」「泰始」等年號者，有刻「富昌」「大吉」等吉祥語者，有刻「高君」「王」「韓」等死者之姓者，更有刻「堅如石」等祝墓之永固者。有如此文樣文字之磚面，中國流行最早，樂浪磚之文字銘，不過其延長期也。又最可注意者，爲綠釉磚，係發見於土城西南隅之城壁上。漢時陶器，雖往往施以釉采，然在中國境內發見綠釉磚，尚未之聞，而樂浪土城發見之，則當時施釉之磚，必已使用無疑矣。

磚槨之壁，普通厚僅一磚不免失之薄弱，因此墓內天井，多已墜落。加之土民發掘古墳，運去磚片，專爲建築家屋土台竈壁之用，又盜去內部之殉葬物，故磚槨之墓，大抵經後世破壞，而遺物得以保存無恙者較少。

玄室之內，有置一棺者，有置兩棺者，與木槨情形相同。

(四)遺物

中國在周漢時代，盛行墓中殉葬物，就樂浪古墓內所發見之各種遺物，可明瞭當時文化之狀況。大抵玄室之內，置有一棺或兩棺，周圍有各種明器，即殉葬品也。棺之內部，若爲男子，則有刀劍帶金具銅印石印木印刀子等，若爲女子，則有佩玉銀釧銀製指輪等。又有蟬形

之琀，含於死者之口，夯塞塞夯孔，充耳塞耳，眼玉蔽眼，塞杆塞肛門，玉璧置背。明器則有各種銅器利器馬具漆器陶器服飾品玉石器布帛錢貨等，（此分類一部由工作種類而分一部由用途而分）今表示於左：

一，銅器　鍾　尊　奩　攜奩　洗　博山爐　鏡　獸　鎮　壺　車軸頭　印章　鍑
　　甑　銚　鐎斗　轆轤　鐙　銅筒　帳構銅

二，利器　刀　劍　戈　戟　矛　斧　弩機　箭　刀子　椎

三，馬具　轡　馬面　革帶飾金具　鐸

四，漆器　槃　案　杯　匣　燭台

五，陶器　鍾　壺　甕　甑　奩　案　杯　七　釜　瓦狗　瓦豕　瓦雞　瓦鵝　瓦禽
　　井幹　鐙架　陶印

六，服飾品　帶鉤　帶鉸　釧　指輪

七，玉石器及其他　璧　琀　夯塞　充耳　眼玉　塞杆　玉豕　玉印　諸佩玉　玉勝
　　瑇瑁梳　瑇瑁簪

八，布帛　絹　苧布

九，錢貨　半兩　五銖　貨泉　大泉五十　小錢直一　貨布　藕心錢　龍馬鈕厭勝錢

就上所舉，不能一一說明，唯擇其重要者述之：

銅器　銅器可見周漢時代之發達，前記諸銅器之中，舉其重要者，第一爲大正九年出土於船橋里之孝文廟銅鍾，左係其刻銘：

孝文廟銅鍾容十斤
重卌七斤
永光三年六月造

鍾爲酒器，就此銘文，知係永光三年（西歷紀元前四十一年）爲孝文廟鑄造，則樂浪郡必有孝文帝之廟更可知矣。又大正五年，余等發掘石岩里之一古墳，（九百墳）發見銅器，有金銅尊銅鍾鍾奩摺奩博山爐等，技巧精鍊，爲考古學家之所垂涎。特從來發見之銅鏡數百，其時代多溯至前漢爲止，其中可特注意者，爲居攝六年之「內行花文銅齒緣鏡」，據今日所知，爲銘鏡年代之最古者，又「TLV新有善同」鏡，亦屬王莽時代之物，亞於前者，此外製作精鍊，而具雄渾氣象者亦多。此等出土之鏡，既証明屬於樂浪滅亡以前之物，從此中國

古鏡年代之判定上，又得一有力之資料焉。

又本年（昭和二年）歸東京美術學校珍藏之金錯銅筒，以纖細之金象嵌，而具有人物龍鳳禽獸山岳樹木等，其精巧更令人讚歎不置！

利器　前表所列各種出土武器，如刀劍矛戟等，凡從前在中國有不明瞭之處，今因實物出現，均可一一了解。其中大正十四年盜掘出土之銅戈，在朝鮮金石中，係最古者，有左之刻銘：

廿五年上郡守廟？

口造高奴工師竈

丞申工口薪計

據上刻銘：此戈當係秦始皇廿五年，（西歷紀元前二百二十二年）造於陝西省之上郡，其技巧精鍊，世無倫比，干戈矛戟等文字，吾人雖常使用，實際上知秦漢時代之形制者極稀，今得樂浪出土之遺物，均可一目瞭然矣。

馬具　馬具刻有精巧之陰文，金銅馬面轡馬鐸等，均有出土，茲將說明從略。

漆器　樂浪出土物中，可特筆大書者，為漆器之發見。中國漢時漆器，雖散見各文獻中，

然實際上出土漆器，能保存完全，表現古代彫飾之特色者，當以樂浪發見，為其嚆矢，當時發達程度，可以推知。漆器上多記年代銘製作地及製作關係者之名，在漆器史上有極大之價値，茲將發見之年號銘，列之於左：

前漢昭帝始元二年（西曆紀元前八十五年）
同　成帝陽朔二年（同　二十三年）
同　成帝永始元年（同　十六年）
同　成帝綏和元年（同　八　年）
同　平帝元始三年（西曆紀元　三　年）
同　平帝元始四年（同　四　年）、
同　居攝　三　年（同　八　年）
王莽始建國元年（同　九　年）
後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同　四十五年）
同　建武二十八年（同　五十二年）
同　明帝永平十二年（同　六十九年）

上舉年號，跨於前後漢，最早爲西歷紀元前八十五年，最晚爲西歷六十九年。據此則漆器製作之年代，確竟証明。今將余等所發掘第九號墳內漆器之銘文，揭之於左：

居攝三年　蜀西工　造乘輿　髹　泪　畫　紵　黃釦　果槃　髹工廣　上工廣　銅釦黃塗工充　畫工廣　泪工豐　清工平　造工宜　造護工卒史章　長良　守丞巨　掾親　守令史嚴主

此銘刻於果槃口緣之裏，蜀郡卽今之四川省成都，西工係對東工而言，爲製造朝廷御用品之工官，乘輿卽朝廷之御品也，髹同髼，塗漆之謂，泪爲彫之通用字，卽漆器上施以彫刻也，畫者漆器之上，用彩漆描成文彩，紵者漆亭布數層，貼之，使成物型，黃釦者鍍金之覆輪也，以上係說明物品之性質，換言之卽蜀郡西工所造之御用品，係塗漆施彫刻描文彩之亭制而口緣繞以金覆輪之果物盤也。其次爲製作關係者之名，塗漆工人名廣，告成者亦爲廣，（大抵爲一人）塗黃（鍍黃金）於銅製覆輪者名充，用彩漆描成文彩者名廣，（與髹工爲一人）彫刻文彩或文字者名豐，清工職掌爲何，無由判定，或係工作監督官之名！亦未可知。據此銘所言，此果槃係成都所造，而爲朝廷之御用品，一旦納之朝廷，又賜之臣下，送之郡縣，故能於二千年後，發見於邊遠之地。其他漆器銘文，皆註明造於成都或廣漢郡，蓋四川爲古來

產漆之地，漢時特設工官，製造朝廷之御用品，漢書及後漢書，尚可考見一二。

其次出土之漆器，有盤杯案等，多於口緣上飾以鍍金之覆輪，案則有熊形之脚，係用金銅製。漆器中有苧布製之物型，及木製之刳物與曲物，又有刳物與曲物併用者。其塗漆之法，與今日相同，埋沒地中雖已二千年，而漆部，却無損毀，漆之表面，用彩漆描成人物雲氣，極奔放奇拔之致。又有近似沈金彫者，以細勁之刻綫，作成文彩，其描綫與刻綫之自然，雖以今日之技術，亦不能得其眞似，此美術學校漆工科教授所以驚歎不絕也！據此則當時漆工技術之精，程度之高，可以推知矣。

陶器　陶器有素燒者，有施綠釉者，蓋樂浪時代，早已發明釉瓷矣。其種類大者爲甕，小者爲壺，又有竈釜甑等模造品（均爲明器）及井屋等模型，最富興趣者，爲施以綠釉之狗豕雞鵝等模型，蓋明器而納於墓中者。甕壺之中，多盛魚骨，蓋供奉於死者之魚肉，其他必有盛酒酢獸肉者，更可推知矣。

服飾品　腕飾（釧）指環，均係銀製，第九號墳中發見之帶鉤，係純金製，並用金綫金粒，作成母龍一子龍六，精巧無比。此種細工，起自埃及，流行於希臘及埃脫拉斯坎，最後傳播中國，則當時東西交通之發達，可以證明矣。

玉石器　玉石器在周代早已盛行，漢代繼之，其材料水晶瑪瑙琥珀最多，又琉璃製者無珍品，其種類有丸玉小玉切子玉等鼓形耳璫，又有作狗羊等形狀者，大抵爲佩用品，別有塞死者孔竅之琀充耳鼻塞眼玉等，背之下亦有置璧玉者，婦人首飾多用玉，其他有瑇瑁製之梳與簪，又發見龜鈕鼻鈕之玉石印焉。

布帛　余等發掘之古墳，在粘土中常見絹與苧布之形迹，但不能取出。惟平壤府與東大文學部發掘之古墳，取出之絹綾布等，尚完全無損，可知當時織物發達之程度矣。

錢貨　前記出土錢貨，均係前漢時代或王莽時代之物，藕心錢龍馬鈕厭勝錢之發見，能定其年代範圍，更可特筆直書矣。

(五)結論

明治四十二年，余等發見樂浪時代遺蹟，並確定郡治之故址，分析古墳之性質，此一行也，係因朝鮮總督府之調查。其後平壤府與東大文學部，相繼發掘，而盜掘又紛起，故遺物之發見極多。漢代文化之性質，遂可具體的闡明無遺，喧傳內外學界，惹起世界人之注意焉。關於余等之調查，朝鮮總督府已刊行「樂浪郡時代之遺蹟」一書，內容共圖版三冊，本文一冊，世有欲知其詳者，不可不一讀之。至平壤府及東大文學部之發掘，異日必有詳細報告，公之於世，茲僅就余等之調查，簡單介紹其一部焉。

片馬考（四續）

白眉初

二　保山縣關爲人君著論滇緬西南北之界務及致雲南諮議局轉呈督憲書

（子）論滇緬西南北之界務

「嗚呼！我雲南大禍之臨，已在眉睫，何滇人尚懵然而罔覺也！北有片馬之強佔，南有鎮邊（瀾滄縣）之告警，西有蠻莫之進行；網布三面，楚歌四起，雖不必一一親歷其地，似一披覽滇圖，細考邊界，苟非無心肝之人，未有不潸然出涕者。吾人處此危局，提筆欲書，不禁手爲之顫，心爲之慄，不得不爲一千七百萬同胞告者。嗟我同胞！何不幸生於此時，更不幸生於雲南也！我雲南在唐宋元明，久稱天險。自緬亡於英，越入於法，藩籬盡撤，強鄰逼處。昔也日蹙百里，今也日蹙千里。試問雲南之土地有幾，能飽虎狼之慾壑乎？謂予不信，請觀滇緬西南北之老界。緬爲中國屬地，盡人皆知，吾姑勿論，先論吾固有土地。在乾隆時，西連緬甸，包大金沙江外孟拱孟養（毛奇齡謂征緬時，二地皆盡心效力，以故頒給印信），是吾有也。土地之廣大，人民之強悍，固不待言；所最惜者，孟拱之出產，我雲南人不知也。孟拱爲全球最著名，最有價值，爲世界獨一無二之土地。西人云，孟拱土地是一片黃金，非過言也。琵琊，翡翠，琥珀，紅藍寶石，稀罕奇異之物，多出

於此，每年約值一千餘萬，雲南各屬，有能產此莫大之鉅欵者乎？西南包潞江金沙江下流，木邦孟密新街蠻暮等地。木邦在永昌順寧耿馬孟定之外，明洪武十五年改爲木邦土府。隆慶以後，附於緬。乾隆三十一年，頭目罕朱法率衆內附。蠻暮在永昌府西南，爲入緬扼要之路，新街是其屬地。乾隆三十一年，頭目瑞團率衆內附。孟密亦乾隆時歸附我國）皆吾有也。孟密土產與孟拱同。可怪者所失木邦各地，非英人攫取，實自送之。中英曾有定約，謂中國旗旛到處，是中國地。且英人甸底雅君向游至此，見如此大好土地，雖復垂涎，然以條約所載，木邦等處，非英國有（按木邦地於前清光緒二十三年訂立中緬條約附欵時，曾讓於英。閼君云條約所載，非英國有，想係指光緒二十年訂立之約而言），不敢遽行佔領。探之始佔，佔之猶恐中兵過問；久之，無過問者，遂成爲英國領土。豈非自送之乎？既而甸底雅君歸國，獻圖於英皇，舉國之人，狂喜罷市。從此西南邊地，皆非吾有，而可愛可寶可戰可守數百里錦繡江山，化爲英國殖民地矣，況新街跨山爲險，乃西方扼要，萬不可失；失則雲南尚望保乎？至滇緬南路，駐英公使曾爭回之，約允中國展拓邊界至南掌捍人（乾人屬乾隆三十一年所設之孟良土指揮，隸普洱鎮）諸土司地。光緒二十三年劉鎮萬勝，陳道燦會勘公明山與英人爭，遂約圖各畫一界，而案尚未定。後英人將公明山訛

爲孔明山，更進一層，失去孟艮整欠（整欠在車里宣慰司之外，處九龍江之南；乾隆三十一年設土指揮一官治之）等地。艮孟與車里相交處，只有支江數道，無險可守，惟孟艮扼潞江之要，爲南界第一保障。今英國鐵路已修至孟艮，距鎭邊廳城只有三四百里。設倉卒有事，南方邊界已不勝危乎其危。昔人論雲南有孟艮新街，如人之左右手；兵進西也，必過新街，兵進南也，必經孟艮，新街亡，去其左手也；孟艮亡，去其右手也：人無左右手，生存不能自主；雲南無新街孟艮，尚望保存乎。或曰：新街雖亡，有野人山可守，何至不能保守。不知野人山已在英人勢力範圍中，乘滇緬北段，尤有可驚可怕可嘆可悲之一路與南段互相關係也。由大金沙江外進浪株片馬（片馬原屬茶山土司，乾隆十二年，因他戛作亂，遂改隸登梗土司。浪株在道光十八年，兵部准以赶馬撤曹澗，歸雲龍管轄），孟拱戶拱是其要道；由大金沙江內進浪株片馬，允冒密支那當其衝途（允冒屬里麻土司，隸騰越）。今夾江內外之四地，已爲英佔，故庚戌（編者按：此處庚戌年，當是滿宣統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英由密支那進兵，臘月初三日卽抵片馬。前失左右手已不堪，今失片馬，非左右手可比也。以此觀之，英國覦雲南，如蠢然一物，剝其皮，割其肉，彼不覺痛；又斷其手，截其足，亦不知痛；待霍霍磨刀，將欲挖心，方蠕蠕欲動，自顧其身手足皮肉，

已爲人所取也，而猶向人曰：我講衛生，我有妙法，萬不能死；人豈信乎？觀緬北段勘界，俱皆失敗。外務部原案，僅失猛乃猛硔新街蠻鳩大金沙江外等地；又外部與英使指分水嶺爲界，即失黃鐵駡章明午猛要石路茅貢之非河明卓張家坡歪頭山等地。至石鴻韶與烈敦會勘，以高黎貢山爲界，視小江十八寨猔猔猺夷猓夷茶山爲化外地，從橫不下一二千里，豈非令人可泣可悲可驚可怖乎？猶有可慮者，光緒十二年英人默卡賴帶從者數人，潛抵西藏，調查藏事與路線，覓得間道，由西藏直通東印度，其名曰阿桑，過緬甸郭蔭，即可入藏，又可以橫行全緬。現此處鐵道已告成功。滇督電稱英人意在打通印緬，穿挿藏地，即指此也。烈敦又由密支那，尋得捷徑，可以直達永昌。由密支那過賴坐玉崩昔董烏鸞午秤古永順江江苴等地，沿途挿標爲記；土人無知，以爲覓礦產，而不知爲英國行兵之間道查。又臘戍鐵路，英人竭力經營，不遺餘力，前由麻里塌至臘戍，地雖平坦，道途梗塞，今成通行大衢，故英人軍裝，多積於此；一旦鼓行而入，西南北頭頭是道，面面是兵，以彼之鐵軌四通八達，火車電車如飛而至，援兵援餉，數日即過；我則山水橫阻，消息不靈，縱有援兵，遠水豈能解近渴？當此之時，恃烏合之防營乎？恃新軍之子弟乎？抑恃我雲南之土地，取之不盡，資之不竭，任英兵四面八方，蜂擁而來，儘足以應付而有餘乎？

而吾雲南實無所恃也。嗚呼，自去歲臘月（按卽宣統二年）以至今年八月，舉國之人，奔走呼號，皆曰救雲南非徵兵不可。然不曰欵項無着，卽曰人才缺乏；明明有團費之欵，過燃眉之急而不用；何所取團費名也！夫救雲南如救火然，預備救火之水，不以救火而用以烹茶煮飯，此可得乎？設不幸雲南爲緬甸，爲安南，恐此項之欵，將有欲用而不得用之勢！何有乎學堂！何有乎弊絫！有識者當不以予言爲河漢。

（丑） 致諮議局轉呈督憲書

咄！咄！我滇，南淪於法，西困於英，門戶洞開，堂奧裸露：七府礦產，爲法要挾，雖婦人孺子，皆知其心之叵測也●然知法人之叵測，而不知英人之深謀遠慮，較勝於法也。當十餘年前，英領烈敦，偕遊擺夷栗夷狼猓小江茶山各地，沿途繪圖立說，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以及僻壤小村，悉載無遺。垂涎既久，圖謀益力。光緒十八年，狼猓有羊窩喇亂不奔不登四寨酋長各率衆來投，自願歸附六庫（本年六庫段浩，老窩段振興，卯照段承蔭，魯掌茶蕩澤登梗段縱，練地楊耀宋，共與段浩之弟段濟開闢狼猓，未經上憲批准）。及庚子年，英國勘界大臣巴淮西與中國勘界大臣劉萬勝，力爭尖高山（係南段之尖高山），烈敦與石鴻韶勘界，又爭執高良工山爲高黎貢山，公明山爲孔明山（按：公明山之爭執，在

光緒二十四年，劉萬勝陳燦與英人會勘之時，非石鴻韶勘界時之事也）：杯弓蛇影，巧於諉卸，爭之不已，轉而用強迫手段，宣統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由密支那進兵（勒逼小江人百餘名，浪㳇人五十餘名，運送軍需品；又搗毀兩校，解散學生一百二十人，勒捐邊民，每家二人，沿途設碉立營），經浪㳇小江一帶，繞山越嶺，蜂擁而來；是年十二月初三日，遂抵茶山九寨（即上片馬，下片馬，魚洞，古浪，吳宗河，大伯地，小伯地，王克河，崗房），茶人驚以為從天降也。大營紮於上片馬，後退駐小江等地。二等軍官一員（名勒脩，係德人之入英籍者），三等軍官二員，密支那府一員（名賀爾慈），道員一員（姓溫）英兵三百餘名，小江兵一百餘名，浪㳇人五十餘名；牲口二千餘匹（跌死二百餘匹），來勢駸駸，不只得隴望蜀。所佔之界，緣高黎貢山為界，㟁夷㳇夷（東接維西中甸，直通麗江永北，過老窩六庫，由十五噴至永昌城，由馬面關滇灘關大塘隘可通騰越，西北通西藏，東北與巴塘裏塘諸土司接壤，為出川之要道），浪㳇（東接茶山，西連蒲滿，南接小江，北達㳇夷，土地最饒，產黃連金沙貝母），小江（土地頗饒，人民強悍，但不事生產，專尚剽竊），茶山（岡發梗土司，地產沙板黃連）等地，皆被佔領。噫！茶山各地，從此亡矣。數十萬邊民，亦歸英管矣。滇人對此，當何以處之。或謂邊隅之地，得失均無足

輕重，而不知所失者之爲險要也。由片馬至永昌城內：到古炭九十里，古炭到登梗五十里，登梗到賴菓二十五里，賴菓到彎橋六十里，彎橋到蠻營三十里，蠻營到香菜田三十里，香菜田到瓦房街八十里，瓦房街到城內一百里。由片馬至雲龍州：到古炭九十里，古炭到六庫七十五里，六庫到石硐河八十里，石硐河到曹澗九十里，曹澗到雲龍州一百六十里：其迫近如此。由是而觀，騰越雖有數十萬甲兵，其奈之何？況此外又有一路焉，即光緒乙未丙申間，英人經營之臘戍鐵路是也。臘戍距龍陵廳城六百餘里，龍陵至遮放六十里，遮放至麻里壩四百餘里（英人以麻里壩新街臘戍，道路平坦適中，因於此處屯集軍械甚多），麻里壩至鎮康二百餘里，鎮康至永昌城內三百餘里。一旦變生不測，英兵由片馬出雲龍，直截永昌一帶，由麻里壩出鎮康，直截潞江一帶，四面受敵，防不勝防：騰永人死無葬身之地矣。騰永爲滇西咽喉，騰永如失，雲南豈能保乎？不僅雲南也，由懋夷出四川西藏，川藏亦不可保矣。一孔之士，以爲雲南邊瘠之地，何關大局？而不知雲南據各省之上游，有倒挈天下勢。由雲南入川，則據長江之上游。過貴州至貴平沅江以達湖南，則可左右北方，若夫東走廣西，沿西江而下，則據珠江流域。劉維垣云，中國如瓜形，雲南其瓜蒂也；瓜蒂潰則全瓜潰矣。且中英界線，初次劃界，曾侯欲索回新街瑞姑，以固邊庭之重鎮

（瑞姑新街爲瀕江要地，此處江道上有大謝蔗口，下有小前蔗口，夾江背山，面窄而底極深，爲上游最險要之處。若不得瑞姑則新街難守；若不得新街，則騰越南守，新街瑞姑皆中國屬地，有木朝頒給印信，可爲憑也）。自新街爲英所佔，而瑞姑亦與之俱失。姚子梁奉薛星使命勘界，謂新街雖亡，野人山不可再蹈前轍（雲南歷次劃界，未有力爭；姚謂爭回新街，是防英上策；爭回野人山，爲防英中策）。宣統元年，雲龍州知州劉臣堯上督憲書，謂中英界綫，業已劃至干碑地方，我滇若不早爲經營，誠恐異日劃至浪穌，英人見其膏腴，兼產金沙食鹽，或佔據，或賄買，務將此地據爲英有，請速屯集重兵，設立商埠，開辦鹽井以爲阿敦子之聲援。乃宣統二年，英果佔據片馬，其言之先見如此。夫雲南如一身然，新街雖亡，去其足也。至野人山干碑茶山諸地失，則控其心也。去其足雲南人甘於忍受，願作卞和；無如雲南人何至控其心，尚不知覺！猶云此登梗地非中國地也，何必遠慮？此種人眞土木偶人之不若矣！況姚君有言，野人山之得失，關乎雲南，能保野人山則雲南可保；野人山不保，則雲南亦將不保。今則失茶山矣，非野人山之遠可比。又云坎底（總名蒲滿，其地廣大，富礦產，英現竭力經營，並駐有軍隊，我若祇爭茶山九寨，故棄蒲滿浪穌，則失計矣），北達西藏，東通滇蜀，吾若先佔此地，可以管三省之鎖鑰，所

處者，茶山等地，英人經營已久，其手段遠勝他國，將墾闢荒地，大種洋煙，以售諸我雲南，誘我邊民（麻里壩臘戍大山等處，皆種洋煙，華人來此種煙者，不下數萬人，使附近貧民，日後嗜煙者，如水之就下，奔走茶山，不僅如麻里壩等地之人也；是雲南未亡，而雲南之人已失亡矣。嗚呼！自今以後，不二三年，沿邊土地，盡為英得，沿邊華人，盡為英管，雲南人生於斯，長於斯，祖宗廬墓在於斯，碧眼紫髯，如此蠶食，雲南人豈遂甘心也！或曰雲南人不甘心，只是一句口頭禪：試問雲南人學問程度，較他省如何？財力民氣，較他省如何？軍界人材，較他省如何？旅順大連膠州灣廣州灣東三省等，尚且受英法俄日諸國之箝制，況雲南一千七百萬人一千七百萬心者乎？加以禁煙以後，民窮財盡，天災流行，饑饉交迫，當是時雖管鑰復生，不免束手也。夫雲南有極大之利源，極要之地方，經營得人，一反掌間，其富強可以駕各省之上，奈雲南人習焉不察耳！極大之利源何在？曰：坎底地有黃果百千萬株，每株所出之漿，年可得四百餘元，又金鑛兩處，准木廠數處（此物埋於土中，即成頑石，置於水上，百年不朽，各國造船爭購之）。滇猓有黃連貝母，年可得千餘馱，金沙亦極多，土人以之換布，往來客商，常豔稱之。我雲南修鐵路，設警察，辦學堂，籌軍餉，儘可取資於此，何必加糧股，增鹽課，抽收百貨，以致物價增昂

，俾雲南之民，長吁短歎，聊生無術耶？現成之利，固有之物，自甘退讓，不能據理以爭，侏剝小民之脂膏，其非計也！極要之地方何在？野人山新街是也。新街爲野人山之歸宿，野人山又爲雲南之扼要，新街縱不能爭，野人山萬不可失。曾閱西報論野人山云：此山歸華人佔據，英人雖有雄兵數十萬，不能敵華兵數百；苟使英人踞有此山，則數百英兵亦可敵華兵數萬，其形勢扼要，於此可見。且坎底浪速新街野人山，本爲中國固有之地，非若英人用詭謀手段，蠶食鯨吞而得者，我滇人何曾睡生此，任人宰割，任人侵佔！英人得寸進尺，得尺進丈，今已進至茶山九寨，到雲南中心點矣。凡我滇人，當此立憲時代，正宜發奮力爭，勿使外觀者謂我雲南無人也。一爭不能則再爭，再爭不能則屢爭，一千七百萬之雲南人，一十四府之議長議員，亦皆合力以爭，據界線以爭（第一條約載由尖高山脊而行向西山至瓦崙山尖，瓦崙山即高良工山，據條約以爭（第七條約載凡兩國修建礮台碉砦，不准在十英里之內），公法具在，理有曲直無強弱，論有是非無難易；傳曰：國不競亦陵，與其今日失一地，明日失一山，如諺所謂「寧半進屬肆，步步進死」，何如衆志成城，決不退讓，英國知我雲南有人，自當望風而退矣。庚子勘界，沿邊土司，盡皆失地，惟遮放不惟不失，反得十餘寨，利矣。薛福成劃界前，外務部劃與英國，已抵小江，薛爭

回千餘里。英兵進茶山九寨，八寨皆納門稅，惟上怕獨抗。其他如滇緬鐵路，已有成約，得梅覲東數言，而緬約即屏。不然，英人現無故而據茶山，不見雲南動靜，異日必無故而據他處也。履霜之初，當知堅冰之至，雲南土地，能供英人幾次無故之佔據耶？去歲迄此地，歸未數日，而茶山等地，非吾有矣。欲再優游，豈可得乎！

三　雲南省長唐繼堯致駐滇英領事照會 民十一，十二月二十二日

為照復事，案准貴總領事十二月十一日節略內開，關於片馬界務一案，業經電詢緬政府，覆稱絕無片馬設縣之意，請即為之辨明等由，轉達前來，本省長業已得悉。查片馬一帶位置，在抓拉大山即高良工山之東，原係中國領土，向隸騰衙所屬之明光茨竹派賴，保山所屬之登梗各土司管轄，與尖高山北段界務無涉。前清光緒三十一年，雲南迤西道奉派與駐騰英領烈，緬新衙府能，會勘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尖高山北段界務時，烈領已承認片馬各寨，確為中國領土，議照猛卯三角地成案，每年交中國官印洋一千五百元，作為永租該地之費。中國政府以烈領不道，於此段界務，查勘而未劃分，已於會印地圖內聲明，可証所議援案永租一層，並未允許。清宣統三年三月十六日，駐北京英公使朱照會中國外部文內，亦明認片馬等寨為中國屬地，請作為補償辦理。經外部據理辨駁，不允照辦。從此

即成懸案，久不解決。案證具在，歷歷可考。民國十一年九月，接北京外交部電開，據駐仰光領事報稱，緬政府已將片馬改縣設治，希迅查明妥辦，到滇，當經電飭騰越道尹查報去後，茲據覆稱：查緬政府先年在距片馬約三十英里，向歸中國明光土司所轄之拖角地方，設立拖角廳，置行政官，管理片馬一帶，由拖角廳在片馬征收戶稅，平治道路，私立界椿，修築營壘，設兵駐守。按其情形，雖不直接設縣於片馬地方，而已將片馬各寨，實行強佔，併入拖角廳治理，確無疑義等情：據此覆核，均係實情。查緬政府於此等久懸未結之重大界務，隨意侵佔、強行治理，證諸公法條約成案，殊有未合。查前清光緒二十年，中英續議滇緬條約第七款內載，兩國答允，各不在十英里之內，修築新舊砲台營寨等語。此約係爲已經劃定之邊界而立，照約兩國尚不得於定界十英里內，修築砲台營寨。至片馬等地，既經證明確爲中國領土，界務猶未劃清，乃緬政府竟進佔片馬，征收戶稅，平治道路，種種舉動，本國政府，萬難承認。按尖高山北段界務，曾經前清外務部於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一日照會貴國駐北京署使嘉文內聲明此段界務，應從尖高山起，北過之非河，至高良工山山脚之西，循九角塘河至扒拉大山嶺脊爲止。又參攷光緒二十年中國薛使福成與英外部訂約簽印之英文圖譯出，有恩梅卡分水嶺之文。此嶺在北緯二十六度十五分，北京

西經十八度十五分，英國格林威治東經九十八度十五分，正在小江以西，恩梅卡河以東，按其部位，即扒拉大山嶺直抵小江流入恩梅卡河之處爲止。詳加考覈，實與光緒三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北京外務部照會貴國嘉署使所指兩國界線相符。界線既有指定，部位不難一勘即明。夙仰貴國素重公理，近復以正義號召世界。去年華府會議，且願將光緒二十四年向中國租借之威海衛交還中國，以維國際和平。此等高誼，不獨中國紉感，亦爲各國所稱道；斷不宜以片馬一隅之故，致傷睦誼，而違世界主張和平之正義。特此照會貴總領事，即煩迅速轉達貴國政府暨緬甸政府，立將在拖角所設行政各官，並在片馬等處所留營壘軍隊，一概撤退，會商中國政府，各簡派大員，按照條約地圖成案，指定界綫，將尖高山以北，至扒拉大山嶺脊爲止之一段界務，雙方會同勘劃定線，以符原約，而重邦交。…………

四　國會議員何畏補救片馬之建議案，

…………光緒二十三年及二十四年，清政府委騰越鎮劉萬勝與英人會勘滇緬界務，劉一武夫，不知根據光緒二十年中英續議滇緬條約二十款之第五款，索取北丹尼，科干，孟連，江洪諸地，反因劃界而失尖高山以南及以西各地如下：

（一）滇緬關外地四百餘里。

（二）自太平江西岸，溯洗帕河，至喳干，蒸西一帶，失騰越廳所屬木邦，孟密，孟養等宣慰司及南坎，孟谷，遮蘭三副宣慰司外，復失最有關國防之天馬關，漢龍關，虎踞關，共約數千里。

（三）自洗帕河溯太平江，至古里戛，失精綸土司地及鐵壁關。

（四）自喳干退至猛卡等棘山，失地三百餘里；

（五）自蒸西至南坎河，失猛卯，隴川兩土司地，約四百餘里。

（六）自洗帕河至紅蚌河下流，失里麻，猛弄，猛老等地，約千四五百里。

（七）又失孟連，江洪，麻里壩，猛拱，蠻幕等地，約千餘里。

自滇緬界務發生以來，訂約者數次，勘界者數次，情形複雜，片馬問題，冀得適當解決，外交固不可忽視，內政亦不可偏廢。故策片馬者，必舉外交內政以立言，則庶乎其不差矣。夫外交也，內政也，當按世界大勢，中國立國前途，雲南圖存之根本政策，詳加考慮，力圖補救，擇要述之，以備採擇焉。

（甲）關於外交之應付

1、片馬交涉應根據光緒二十年中英續議滇緬條約二十款之第五款，向英索取北丹尼

，科干，流連，江洪各地。（按：光緒二十三年訂立條約附欵時，已將北丹尼，科干兩地，允讓英國。）

2、向英政府聲明光緒二十三年騰越鎮劉萬勝之勘界，光緒三十一年迤西道石鴻韶與英領烈敦之勘界，只能作爲查勘，不能作爲定界。

3、滇緬界務，必從重勘入手，而求領土與主權之保全。

4、未勘界以前，宜由中央派員赴勘，詳爲調查，以爲重勘之證據。

（乙）關於內政之整理

1、設立邊務督辦，或怒俅墾殖督辦，實行屯墾政策，經營怒俅各地，以遮斷英人由片馬入藏之野心。

2、滇西各屬土司．宜改設縣治　滇西各土司，大小數十，羅列滇邊，地方寥廓，人稀地闊，與英緬接壤。英人垂涎已久，糾葛時生，非改設縣治不足固國防。

3、滇西宜另設行省　雲南地面遼闊，自省垣向西直行至野人山，古里戛，除劉萬勝石鴻韶失地不計外，約有四十餘日之路程。前清失地之多，由於行政區域太大，無力顧及。自片馬問題發生以後，行政上諸感困難，爲抵制英人侵界計劃，宜將雲南

省會，向西移動，設於大理。而滇越鐵路，已抵昆明省城，對法南防，亦甚吃緊，欲移省會於大理，事勢上有不可能。爲促進行政上之便利起見，滇西另設行省，較爲妥善。

4、省會宜設於大理　大理居滇西之中，形勢險要，設省會於此，則西藏等地易於控制。……………

滇緬界務原委已如前述，茲再略附數言，以作結束。查自中英對緬交涉以來，計三次訂約，兩度勘界，我國無一次不受極大之虧損，無一度不失去無數之土地；此固由於英人之狡猾，然亦我當局與人民平素罕有措意，臨事則顢頇應付有以致之也。今時殊世異，強權未可盡恃，公理未盡澌滅，甚願中央政府與滇當局顧念邊防，乘機將尖高山以北被英人強佔各地，速行交涉收回，以固我邊陲，前述外交司所擬辦法五項及何畏君所提外交應付之2，3，4各款與內政整理之1，2兩款：或屬治標，或屬治本，要皆切實可行，苟能實力進行，於邊務大有裨補。至南段公明山未定案一段，亦應注意同樣辦理，早占先著，以杜英人狡謀。勿待臨渴而始掘井，再步武前轍也。（待續）

阿賴帕米爾調查記

（這篇東西是瑞何樂阿氏 W. R.Reck mers 在一九一三及一九二八年兩次調查之彙報）

李書春譯

阿賴帕米爾 (Alai Pamirs) 一個名詞，包括阿姆河 (Amu Darya) 西爾河 (Syr Darya) 及中國國界間所有之一切山嶺而言；亦卽帕米爾本部及其西支。若以政治之疆界言，則亦可謂爲俄羅斯帕米爾 (Russian Pamirs)。

我們在得到名詞之正確意義以後（一個帕米爾就等於帕米爾山系的一部），帕米爾在地勢學的名詞上，仍不易規定其範圍，更不必尋英文之多數詞來說。柯爾葛施帕米爾 (Khargush Damir) 阿里柯爾帕米爾，(Alichur Pamire) 都是全部 名爲哈爾帕米爾 (Hare Pamirs) 的一部分，就好似西倫敦 (West London) 或南倫敦 (South London) 都爲倫敦的一部分一樣。我們所說的乃是一個地名變而爲普通名詞，卽如俄國的鄉人只知本國有窩瓦河 (Volga) 而問別國人河之大小時常說：「你們的窩瓦也像我們窩瓦這樣大嗎？」他們的本意是問你們的河也像我們窩瓦那樣大嗎？這是因觀念的緣故，將地名或物名變爲普通名詞。帕米爾一個名詞正是這樣的紛雜。

若將紀葛爾(W. Geigers) 一八八七年出版之帕米爾，(Die Pamirgebiete) 內帕米爾地圖與一

九二三年重印之印度調査(The Iurvey of India)中之帕米爾，(The Pamir)，第四十二張兩相比較，我們就立刻感覺牠們的相同點。我們若以較小範圍之帕米爾抱括阿賴與布哈拉(Alai and Bukhara)來看，在近四十年來，沒有若何新的改變(卽無新發見)。因之也不必說到正確的高度和氣候的區別。帕米爾的圖內還有許多待補的地方。因此，就可看出一個簡略地圖進而爲細緻地圖所經過的階級。

舊日俄國調查所(Russian Survey)以一英吋十俄里(Verst，一俄里等於中國一·八六里強)(1:420.000)爲比之帕米爾地圖成爲後來任何地圖的骨骼或樣本。時間愈久，粗略的補充漸漸的加入。阿賴這一塊地勢的新的調査，自然以難抵達的山嶺爲目的；所謂難以抵達，是以軍事調査家之觀點而言；因彼等工作，必有相當之速度，以完成俄國在土耳其斯坦新得領地之圖。在他們急遽的進行中，免不了要遇着攢聚的山峯，聯絡的冰川和險絕的羊腸小路，卽使他們是亞爾卑會(AlPine Club)的會員也沒有工夫費在這一個難於明了的阻礙上；因爲軍隊和政府急於要知道的，乃是何處有發生戰事的可能，和何處可有賦稅的收入。因目的不同，他們自然就把那些高山冰川留給探險家去調査了。

若以時代目的和出版的速率而言，舊日調査所的版本，俄國仍不失爲完善。平原，河流

，鄉村，道路以及隘口的表明，都具有相當準確的程度。換一句話說，此圖爲一騎兵或旅行家之指南，甚爲可用。一切之重要川流系統，與限制生活居處及營業之自然現象，在此圖上，皆已完備。然而圖中任何處，並未注明沒有調查的區域。因要補足這些未調查區之空白，所以一切列於川流系中之山脈，可以說都是出自想像，其過程即在已知的川流當中，加以山脈，因之若將這些山脈復行調查，必須再將這片地面完全走遍。

俄英法德諸國之旅行家，在近四十年來，繼續不斷的發見新山脈。但是此地的情形，複雜太甚，即十俄里地圖（10-Verst map）之改正重印者，仍難脫原有之遺憾。不幸事實與臆斷之分析甚難，而先時之探險家皆具有極大臆度之缺點，其審美觀念，絕不許他在圖上有一塊空白的地方；若遇有一塊是沒有顏色的地方，他就任意的加上些尺蠖。（按即地圖上山脈之形）這些臆度的山脈，一半是耳聞，一半是他自己的直覺，都沒有確實的根據。即如在幾處大一點的地方，如巴爾塘（Bartang），雅子葛來姆（Yazgulam）萬曲（Vanch）與京葛布（Khingab）諸水源，以及慕柯蘇（Muk Su）之兩旁，蘇爾克布（Surkhab）之北喀喇特勤（Karategin）之內，他都注以淡黃色；這些淡黃色，就是地圖上僅有的空白了。

雖然如此的說法，我必須表明我自己對於俄國之旅行家或探險家，抱有萬分的崇拜。不

知道一點近代爬山術的馬石克頭夫(Mushketov)就能在一八八〇年渡過馬加(Macha)山峽，此峽乃在艱難而狹長的雜拉夫珊(Zarafshan)冰川之頭。在一九〇四年柯爾任夫司基氏(Karjenevski)渡過極爲危險之慕柯蘇山峽。我只提到他們二人，他們不過是無數成功者中的二人。他們都是用很劣的儀器與極少的金錢而成功的。

此處並非是作長的歷史或書目的地方，所以我可以將我自己在一九一三與一九二八年的工作，述說出來，以表明俄屬土耳其斯坦山脈探求之進步。自從一八九四年我第一次到布哈拉之後，因受東布哈拉(Eastern Bukhara)與西帕米爾(Western pamir)乳白山峯之引誘，使我漸向東移。這些旅行的結果—在一九一三以前的—我有一篇文章，已竟報告給世人，這文章乃是劍橋大學一九一三年出版的。(The Duab of Turkest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3)

這一篇所要說的兩次遠征，雖然中間相去十五年，但其根本的目標是相同的：都是爲詳細考查某一山的系統。在間隔的這幾年裏，我所調查的地方並未發生若何事故。這是我極爲高興的。因爲我私自將這塊地方，定爲我自己調查的目標，別人沒有人到過，地面上也沒有變動，那自然是我很喜歡的了。在他一方面，有一件事體發生，使我能到帕米爾去，而在以前，自從費祺諾(Filchner)軍事宣傳以後，是不許外人到的地方；也是使我非常的慶幸。

一九一三年，我同德奧亞爾卑社(The German aud Austrian AlPine Association)所組織之探險隊到帕米爾的時候，已故之德姆勒博士(Deimler)用照像調查術，考查了喀喇特勤之一部，及大彼得脈(Peter The Great Range)，之主要部分。在德姆勒博士亡後，葛魯伯博士(Dr. Gru-ber)將其草稿作成地圖二，其一為巴拉馬斯(Barolmas)與吉自爾蘇(Zizil Su)冰川五十萬分之一的詳圖(載 Zeitschr fur Gletsckerhunde 1926)。其一為喀喇特勤之隆起圖(載於 Zeitschr. d. Ges. f. Erdkunde 1925)。惟喀喇特勤下游則不詳。

一九二八年，芬司特魏德耳博士(Dr. R. Finsterwalder)曾調查賽耳陶(Sel Tau)外阿賴(Trans-Alai)左拉姆阿特山脉(Zulum Art Range)與坦尼馬斯河(Tanimas River)間之山脉與冰川四千餘方哩。其整理付印，自然尚須時日。我敢預言。這一次在地圖的測繪上，必大有進步。德芬二氏之地圖，實不能以價值相較。在德氏調查之時(一九一三)，照像調查術尚在萌芽時期。若以現在儀器之標準來評斷德氏所用之器具，則粗劣特甚。再進一步而言，德氏乃一人獨作，而芬氏與其助手畢司克氏(Biersack)使用一副齊司(Zeiss)所出之極新照像調查器。德氏乃一算術家，但這次調查，乃是特殊的一次。而芬氏乃一專門調查家。故二者之地圖不能以價值來論。

一九二八年之探險，雖與一九一三年有長時間的距離，然而二者仍然是相連續的，其目的都是爲要製成阿賴帕米爾的詳細地圖。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出照像調查術進步之速度來。照像調查術可使地勢學家，於五年之內將阿賴帕米爾之地圖完全另行更正。

一九一三年之探險隊，乃由德與亞爾不社之資助而成，其中之一切事體，是由我管理。在我之外，正式隊員爲已故之德姆勒博士（地勢學家）與克來伯爾司伯博士（Dr. V. Klebelsterz 地質學家）。克氏近專注於冰川學。此外尚有五個自費而加入的隊員：費克爾博士（Dr. H. v. Ficker 現爲普魯士氣象事業處處長）柯爾吞把斥博士（Dr. A. Kaltenbach 乃醫士與生物學家），夫拉柯爾吞把斥（Frau Kalten bach），瑞柯瑪司夫人，（Mrs Rickmers）與谷爾曼（Herr E Kuhlmann）這個八人團體的統制問題，在地理界發生了許多的疑問。然按我以往的經驗而論，我仍甚樂觀。其理甚爲簡單。曼柯克瑞（Gordou MacCreagh）曾說過，作領袖者，萬不可諸事皆在隊員之前，當與隊員進退相同。這一種的秘訣，就是阿非爾士峯（Mount Evrest）三次探險都能有特殊成功的根本。

一種思想上的變動，使我有一次不成功的試驗。我想一個考查家，步行總比騎牲口好一點，若是要騎牲口，騎驢比騎馬好一點。所以我們自撒馬爾罕步行出發特意買了，五十四驢

，以驢我們的用具。不幸，這些牲畜，力量非常的小，而又常為較深之水溝或河渠等所阻障；其地橋樑很少，所有的河流，必須涉水而渡，而所有渡口之深淺，皆以馬之身量為標準，因之驢隊只能尋找較淺之渡口而走。不但如此，自古凡關於旅行之事物，即支搭帳幕，也是以馬為標準的，所以這一路的困難，就不必提起了！然而我仍然堅決的。這一個步行的調查家，可以記下許多被騎馬調查家所看不見的新發見。我理想的調查方法，是用一兩個馬驢載應用的儀器，如照像器等；就是僱兩個挑夫，更亦未嘗不可：無論何種腳力，只要能免除裝卸的麻煩就好。其餘重要物品，用駱駝載過難渡之河渠，更為所宜。在這一路，我對於駱駝的特點，知道了不少。對於爬山走遠，駱駝是無所不能。在一週之後，我們就將所有的驢完全賣去，換了馬，這些馬都是布哈拉酋長從他的人民中征發而來的。

這次調查，始於五月二日，終於十二月十三日；共用去英金一千三百五十鎊。我們由撒馬爾罕，通過曼尼司隘口（Manis pass 一千八百五十米），越克姆克坦山，此山為赫撒爾山脈（Hissar Range）之一支。至克施克河（Kashka Darya）流域之克塔布（Kitab）。由克地而雅開巴（Yakkabagh）查克曼玖得隘口（(Chakman Kuide pass）二千七百米），塔施克爾汗（Tashgurghan），耶葛爾依馬爾旦隘口（Langar -i- Mardan Pass 三千三百八十米），撒爾西亞（Sarissia），喀喇塔格，（K

ara(agh)，都施姆比(Dushambe)，費慈巴德(Faizabad，一千二百米)，阿布依葛爾姆(Ab -i- Garm 一千四百米)，萬克施河(Vankhsh River)，慕吉依克爾夫(Muj-iKharv 一千三百米)，喀喇特勤之葛爾姆(Garm in Karategin，一千四百米)，克拉依拉利阿布(Kala -i- Laleh Ab 一千六百米)，坎乃施伯克(Kaniskbeg，一千八百米)，土布柴克(TuPcheg 三千三百米)，葛爾丹依克夫塔爾隘口(Gardan -i- Kafta: Pass，三千八百九十米)，京葛布流域之耶葛爾(Langar in the Khingab Jalley 二千二百米)，帕施姆葛爾(pashimgar 二千七百五十米)，葛爾姆冰川(Garma Glacier 四千米)。由原路回至阿克伯西塔吉隘口(Agbai Sitargi pass 四千六百六十米)，萬山上之西塔吉(Sitagi on The Vanch 二千三百四十米)，克來依拉克哈爾(Kala -i- Rokhar 一千八百八十米)，沿噴志(panj)至克爾葛斯維德(Kurgvod 一千六百三十米)，阿克伯維司克哈爾維(Akbai Viskharvi 四千一百六十米)，桑瓦爾(Sangvar)撒吉爾德施特(Saghr Dasht 三千米)，撒拉布隘口(Sariab pass 三千六百米)，拉維納(Ravnau 二千三百米)，過通阿布依納布流域(Ab -i- Nab Valley)之拉維納隘口(Ravanau pass)，德依巴蘭德(Deh -i- Baland 二千米)，耶葛爾(Sangar 一千三百米)，克施班頓隘口(Qeshmdaen pass 二千五百米)，穆曼納伯德(Muminabad 一千二百米)，谷來布(Kulaib)，阿姆河內之烏爾塔都葛島(Urta Tugai Island)，克爾及

都比，(Qurghan Tobe)，凱布典 (Kabadian)，巴巴塔格，(Baba Tagh) 松克汗流域(Surkhanvalley)之楊茲巴慈爾，(Yangi Bazer)，密爾施底，(Mirshali)，伯森 (Baisun)，葛撒爾，(Gusar)，克爾希 (Kershi) 由此還抵布哈拉。

費克爾氏與克來伯爾司伯氏二人由旁路歸來，其所經之地爲：京葛布 塔比達拉(Tabidara，一千七百三十米)，塔巴爾隘口 (Talbar Pass，二千七百米)，谷葛嶺 (Khogaling 一千四百九十米)，巴爾專 (Baljuan 九百七十米)，費慈巴得 (Faizhud 一千二百米)，都施姆比 (Dushambe 九百三十米)，萬爾慈布流域 (Vaizab Valley) 中之克拉 (Kaia 一千一百米)，西葛底 (Sigdi 二千〇十米)，通過赫撒爾山脈 (Hissar Rauge) 之叔都爾葛爾登隘口，(Shutur Gardan Pass)，塔克凡 (Takfan)，勞旦隘口 (Laudan Pass 三千六百七十五米) 克施吐特 (Kshtut 一千四百米)，剻止垠特 (Panjkent)，由此回撒馬爾罕，我們在路上曾作多次的冰川調查，和山嶺之攀登。吾等攀登山巔二十餘，其最高者達五千七百米。惜吾等之登山，以地質與地勢爲目的，沒顧得詳查最高及難登的山嶺。

我現在要簡單的說明我們這一次所得的各種結果。德姆勒博士所作之地圖，我前已說過。此外克來伯爾司伯博士作西土耳其斯坦之地質(Beitrage Zur Geologie Westturkestans 1922 480 PP.)

；維也納科學館出版。費克爾博士亦著帕米爾氣象之測量(Untersuchungen uber die Meteorologischen Verhaltnisse der Pamirgebiete: Wien. 1919)。

德姆勒博士最大之發見，爲萬克施 (Vakhsh) 之層斷。其處之溫泉(溫泉名阿布依葛爾姆，Ab-i-Gam 溫度爲百度表四十度)及連續之地震，爲其特誌(喀喇塔格於一九〇七年被毀)。由馬石克頭夫 (Mushketov) 和其他諸人之作品裏，可以看出萬克施層斷之連綿，乃沿阿賴谷克什葛爾吉自爾蘇河 (Kashgarian Zizil Su)，由赫撒爾 (Hissar Pnouince) 延長至塔里木盆地。萬克施層斷，正與阿賴和帕米爾之地理界限相合爲一。

上喀喇特勒 (Upper Karategin) 地方，有幾處地面，顯露出很古的樣子；其最堪注意者，爲土布柴克，(TuPcheq)，同時尙有許多不同世紀之冰川堆集石，現於地面，其最古者爲達爾維慈 (Darvaz)，撒吉爾德施特 (Saghir Dashx) 及其周圍地方。

在喀喇特勒一帶，雪線是由四千米至五千米。在葛爾姆谷 (Gamo Valley) 其雪線則多按其山本部之高低而異。此外更有必須申明者，卽山之兩面，雪線之高低，亦不一致。山之南北兩面，有相差至千米以外者。九月中，我由山之南面攀登米爾慈塔什山 (Mirza Tash 五千三百米)，山石皆乾燥，至其嶺始見有積雪四寸餘；而在北山坡上，其冰雪則延長數千尺，

直至干斗冰川 (Gando Glacier)。由此証明山嶺之雪，乃冰坡之上嶺。

若欲將此地氷川之時代，與阿爾卑斯山之冰川時代，兩相比較，因調查尚未詳盡，現在尚非其時。冰川之最古痕跡卽位於穆克蘇與吉自爾蘇之交，造成美麗風景之穆克蘇冰川。(Muk Su Glair) 其遺集石塊，有好些汚穢的遺冰，由山坡下向上延長數里之遙，而仍不及現存山嶺之冰雪。這些冰塊足為冰川最近後退之證據。而這些凸出汚穢之冰塊，或又可證明一比較互促的變動。而冰川時期的縮短，或為此種變動之助因。大彼得山脈中最長之冰川，不過十二里。許多冰河，如巴拉馬斯 (Barolmas) 河源之上，都沒有雪集盆地，或旁來的水源，全賴着高峯上冰塊的消融。總之，阿賴帕米爾組成了一個冰川學的試驗地，因其中的山嶺，多是易於攀登的，而氣候又多相異，故尚須連續的作系統的調查。阿賴帕米爾四週，俱為不毛之地，好像一島之遠居海中：正可與亞爾卑斯山兩相比較。我們可以將近百餘年來在阿爾卑斯山所得之一切地理智識，應用在這個新環境內。由另一方面說，土耳其斯坦天氣之乾燥，及地面岩石剝露，與堆集之顯明程序，都可助成亞爾卑冰川歷史之研究。

許多的人，相信中國土耳其斯坦古代荒城之歷史謎的解決，是在帕米爾的冰川之上。我對於這種信仰，甚為讚助。在地理上，我們找不出任何可靠証據，証明塔里木盆地古時為一

雨量充足的耕種地域。假若形成冰期之氣候變化，也使塔里木盆地增加雨量，則此時代必在人類有史之前。準確一點來說，就是在農民禾份移入之前。那些古城，皆以農業為主，其農業則恃灌溉。水之來源，則賴以殘餘冰塊或死冰塊—冰川退後所遺之冰塊—為源之河流。此等冰塊，皆為末次冰川退去所遺，現已斷絕；故加增冰量的來源，也漸漸減少，而河中之水量，亦因之漸少，以至不能充滿各地灌溉之水渠。於是在歷史上，亞洲腹地忽然燥化之問題，其原因亦可由雨量之不足，變而為殘餘冰溶化之不足。如此，我們可以使這狹窄的問題脫離於那寬泛的氣候變遷問題。但我們覺得氣候供給雨量之停止，必較溶化藏冰之速度為快。這也可以証明一個比較急烈的氣候變遷。由以上看來，凡中亞之一切遇合，都是驟然的，而且各樣變更都不相同，且具顯明的分別。雖然此地之地震，每可以將山嶽之冰塊震下，成為冰川的來源，但現在已死之冰川，不過是小小的一部份而已。

自桑葛爾達克山(Sang Gardak Mountains)麓之塔什克爾汗(Tashguerghan)我們由雅克巴伯克(Beg ot Yakkabagh)之秘書阿克拉姆(Akhram)引領至克拉塞急流(Kala Sai Torrent)上之克拉依施蘭(Kala -i- Shrian)山洞。在這如畫之山峽內，林木茂密，多杜松，間雜赤楊。水自半山上一個洞內流出。洞之兩廊，在水之右岸，其高可及四千二百米。我們由導引者對此地之熟習

，及殘餘之火把，破壞之石鐘乳等，証明此處久已為土人瞻謁之地。故老相傳（神話化）此洞為帖木耳那（Tamerlanb）之馬廐，此說或本於其地厚集之糞遺。但此種糞遺，實為古來羊羣的遺物。下掘不深，即見殘骨數層，且在一裂罅內，得一古泥製之燈。有一地穴（與主洞相隔不遠而相連），兩旁皆以木架與石塊為牆。其內土塊下落，造成一很寬之地平台。吾等入洞約有五百餘碼，所經之處，有寬敞如庭堂者，亦有狹窄似走廊之處，更有一處必須爬行始得通過。其時光暗氣蔽，有若活埋之苦。此次因準備不完善，所以未作大規模之開掘，庶免有礙於將來專家之考查。克拉易施閣在人類的遺跡上，雖然不知新石期人曾否漫遊該地，而人類之蕃殖於此，必始於極古之時。但亦或為洞居之獸類所在地。

我還到了一個世人不很知道的地方，名烏爾塔都蓋島（Urta Tugai Island）。島為阿克撒斯（Oxus 即阿姆河）之兩支所形成，位於庫來布之南。島上有蒼翠的林木，碧綠的草原，可稱為一個奇美的樂園。又有河渠沙洲以及多成羣的雉雞野豬，而虎豹等亦不時出沒於叢林之中。我很願意在清明的十月天氣內，行獵於此島上，可惜那幾個算術家，已竟不能再耐煩等候，因之不得不舍去這愉快的樂園，轉向歸程。在島之南端克克爾地方有一渡往阿富汗的永久渡口。

阿賴帕米爾之氣候，概括言之，都是簡單而乾燥的。雖然有的地方，多少有點變更，但尙須有詳細的考査。旅行家對於這種長期不變的淸明天氣，甚爲喜悅；因爲這種天氣，對於攀登山嶺，是很合適的。不幸在這種簡單不變的天氣裏，時有一種黃色的土霧，破壞了淸明的天空，這種黃霧，乃是微塵被熱氣帶到空中而成；天氣愈好，太陽愈熱，而這種黃霧越升的高，甚至天日不辨。

至於給某一個新發見命名問題，我們只在範圍之內，加以執行。探險家以靑年或貧苦人，或靑年而兼貧苦的人居多數。除了把供給他們經費的私人或學術團體的名字寫在地圖上還有什麼好的方法，能充分的表明他們的謝意呢？我們最大的願望，就是把自散德爾峯（Mount Sandal 即阿爾天馬慈爾 Aitine Mazar）至京葛布山口一帶之山系，都表以有系統的名稱。大彼得脈已代表其西部，但吾等則以羅曼諾夫（Romonou）是包括其全部。其東部，在舊地圖上有時名爲皮瑞阿克陶（Periakh Tau）及波爾雅克陶，（Pir Yakh Tau），即鮮山峯或鮮峯山脈。我們因時間的倉促，使地勢學上名辭的須要，不能不求諸其他材料，也不得不以人類的記憶爲用了！

用本地風光的一個名辭來表現一個地方，似乎是很難一件事。現在沒有人再疑惑米爾慈

塔什（Mirza Tash）「書吏的石頭」是我起的一個名辭，來紀念與我們同行之布哈拉酋長代表的；我所用的是本地言語。學者之會用波斯話土耳其話或坎拿大的古印地安話的，很可以發明出許多有興味和有詩意的名辭來，表明那些地方的山水，但這種名辭是很少的。

我們所到之極東端，即葛爾摩冰川之上十英里。至此，我與德姆勒博士，因天氣惡劣而折回。壞的天氣，常是脚夫的災殃。在冰川右岸，米爾慈塔什頂上，可將塞爾陶（Sel Tau）之中部及其西支，作整個的觀察。這就是我魂夢中將來所要到的地方。這「將來」二字甚爲正確，因爲牠整整延長了十五年（由一九一三至一九二八）（待續）

中國地名小辭典

第一集　現代之部

中國現值改革之際建設怒發地名紛紜閱目皆是莫可究詰實為各界同感之苦痛欲除此苦宜人手中國地名詞典一編以為快自用初熱心搜集者垂三十年今已積滿篋笥約分三類

一、為縣邑類　中國縣名約千九百加以新增新改縣名暨各大都會名城互埠益以清季民初府道之名收入名詞逾二千以上

二、為村鎮類　舉凡要塞關隘市埠碼頭名村互埠車站驛汛軍台牌博郵局地點以及改革建設應有之主要名詞收入逾兩萬以上

三、為自然類　舉凡山脈山峯江河湖泊港灣沙洲原野戈壁軍港商港及一切海灣島嶼物質建設著中一切名詞收入逾四千以上

綜計名詞將及三萬个擬從頭整理按筆劃多寡以次排列刪繁就簡期其精要應多儘多應少儘少期其勻適前列清目極易檢閱布皮金字宣紙精印裝璜美麗為袖珍本攜帶便利誠改革建設時代國民應攜之利器各界宜備之秘寶也今擬以六個月為整理時期以四個月為印刷時期自十九年二月開始工作至十一月內出版凡中外紳商軍政實業旅行各界所應購備以供不時之需

定價及郵費　全一冊　定價四元　郵費三角

預約價及時期　五月一日以前三元　以後四元　九月一日預約截止

預約辦法　外埠匯款購券開明地點並附郵票九分以備寄回書券保險之用預約券總發行所北平西單建設圖書館啟

川邊旅行通訊

譚錫疇
李春昱

自離成都後，於一月二十一日行抵西昌。茲將沿途情形，詳陳於後：

自一月三日離榮，經夜宿黃泥堡，即大相嶺之山麓。過山至漢源縣城尚有六十里，匪人出沒時為旅患；而黃泥堡團防又以人數少，不敢遠送，恐村中發生後顧憂。交涉之結果，派團丁十二名送至山之米坡，杜塞各路口。再前已無歧路，當不致有匪人踪跡。計時約生等業已過山，然後撤歸：是以安然越過。乃後五日竟有刧案發生，擊斃團丁兩人。大相嶺高海面約二千七百公尺，山之東側雪線約在千一百公尺以上，西坡雪線約在千八百公尺以上。山頂雲霧瀰天，五丈以外，不辨行人。溫度在華氏廿三度左右。在漢源停兩日，調查城北煤田，然後南行。經漢源場而至廚家壩。又調查其西山之煤田。一日即至富林。此時以冬防吃緊，（四川冬防，指陰曆年前數日，為地方最不靖之時），乘以苦力均將休息，遂暫停工作，而直向西昌來。十三日由富林過大渡河，經平夷鋪海棠保安，而於十六日抵越嶲。沿途夷人甚多，左耳佩環，身披毡毯，亦常佩武器；然均歸化，尚不為害。至越嶲，距生夷亦較近，故搶案之發生亦較多。在生等抵越嶲之前夜，曾於城西捕獲行刧之夷人十名，其六人均當時擊斃，餘四人現猶羈押縣署。縣署中另有羈押每支夷人中之重要者一人以為質，保各該支中不下山

行刦；爲質者在各該支中每月輪替一人。乃日久弊生，就其支中擇不重要者送來爲質，以後永不接替，而搶刦如故；官府無可如何。由越嶲南行十五里，移住中所壩，以候哨期。因小相嶺爲夷人最猖獗之處，按陰曆三六九日爲哨，非哨不能行。是日早七時放哨，下午三時收哨。沿大路約一二里有蠻兵蠻稱三五，持槍爲哨，另於路兩旁山頂或路口上站兩三人，口中呼呼作聲，用以威嚇生夷。普通行人經過時，每人納保護費三角，背貨者四角，駝子與轎子一元，公事人員免費，而蠻兵敬禮，藉以討酒資者，哨哨相連，殊爲討厭。小相嶺高大相嶺至少在五十公尺以上，因生等之所帶氣壓計，均已超過，不能適用。其上溫度約在華氏二十一度左右。過小相嶺，三日而抵西昌。由富林至西昌，計行九日。此段之電報，數年前爲蠻所毀，至今未復。至西昌後，向縣署教堂及旅部探詢，僉謂除大路一線外，均不能調查。或有謂以夷人作保，保保相遞，可以入山調查。但詢之官府，則堅決阻止，謂不可恃。生等亦以冒險太大，不便輕試。現尙有一線之希望者，待羊旅長歸來，與之相商，再看如何。因羊旅長對夷人尙有相當威望，（其夷義子甚多），現與滇軍在鹽源作戰未返。但彼駐西昌多年，而西昌之北門，無人敢出，是其歸來，恐亦無良好辦法。寧屬金鑛如咔里龍達均遠在夷巢，尙有十餘日路程。此間天主教士，對地方情形尙稱熟習。伊謂淸末夷人尙不若是之猖獗，大

路上不見其踪跡。厥後夷人漸漲，漢人減縮，比至民八民十一，大路不能通行，昭覺縣失守。迄今昭覺城中，漢人八九家均已夷化，為之作奴。其縣長至今無一親[illegible]任者，其後羊旅長及其部下之鄧團長，駐守西昌，道路重通，已為患不鮮矣。生等又詢之搶人之故，伊謂就其觀察，原因有三：一，夷人重女，非經戰陣不能受女子之歡迎，故為偶配計而有野蠻之舉動。二，夷人不能耕織，搶漢人為之奴，謂之娃子；或為牧童，謂之羊排長；互相售買，各以奴多自豪。三，因種族之關係，不免仇視；下山時常受漢人之磋磨，而施以報復。職是之故，漢夷不能一日相安。凡此種種，均在內地之所未見未聞者。并多方苦索，得夷文一卷，將來可存之圖書館，亦不易得之物也。

中國地理教授掛圖　全套二十四幅

為初中初師講授必需之品此圖在敝館未成立以前民國十五年稱中央地學社時曾發行一次預約券並售出多份旋因他故中止券價一一璧還迨敝館開辦之初又復計畫製繪斯圖擬就地勢高低水質深淺詳考精辦表以八色雖因成本太重圖價較昂值茲教育經費奇絀之秋深慮未易風行躊躇莫克實現今決以現時適用價格低廉為標準創製斯圖每幅長二尺六寸寬一尺七寸五分符號放大山水疏闊唯染四色務求悅目致使指導便利學生印象倍真全套二十四幅收費五元郵費加一現方在製繪中不久即當付印特此預告

北平西單建設圖書館啟

物質建設精解　吳稚暉先生題簽

全書四十萬言　裝訂二册

按十八年十月教育部訓令第一七八八號中央執行委員訓練部公函內開各級學校教職員研究黨義辦行條例業經中央第四十四次常會通過仿全國各級學校依極開始準備並於下學期起切實遵照實行其條例中載明第三第四兩期均係研究實業計畫即物質建設謹按黨義各書雖有數種要以物質建設即實業計劃為最精最密最要最多地名複雜計劃紛紜義蘊宏深詞旨醇厚且非理想全係物質非玩文所能明非容思所能解實為研究黨義前途一大障礙一大苦海自用初先生平生精研究地誌討論哲理恭讀中山實業六計劃精為解釋其道有三一對於地名必說明其位置地勢沿革與環境之關係以解除讀者不知地名之苦二對於理論隨處發揮精義原原本本切實明暢以解除讀者未研究義蘊之苦三對於詞旨複雜者條理之朗若列眉洗脫者抉擇之舒若雲錦令讀者心領神會色舞眉飛誠研究實業計劃之大樂國也爰訂名曰「物質建設精解」凡軍政教實為紳各界以及男女學生俱應人手一編用資瞭解

定價　定價三元　郵費二角

預約價格　四月一日以前二元　以後二元四角

預約分總發行所　北平西單建設圖書館

雲霄之地理

淪波

雲霄者位于閩省西南之一縣也。因僻處內地，交通不便，歷史幼稚，書史上尚未見有關于自然之記敍與人文之論述，是以聲名寂寂無聞，罕有人能知吾雲之在何隅者。因此爰就地理環境與人民生活分別述之。

(一)位置　雲霄舊屬漳州，離漳城約一百四十里，與漳浦詔安東山相距各七十里，四縣分峙，如桌之有四足焉。秀峩崇山之梁山，即在雲霄縣境之東。

(二)氣候　氣候溫和，無酷暑祁寒，夏季最熱約在華氏九十度；冬季最冷，約在華氏四十八度，貧苦之家，冬季只須夾衣，便得度歲。降雨多在夏季，其餘諸季則較少。

(三)面積與人口　吾雲面積向未正式測量，不知確數，約等于隔海之東山縣；人口亦未經正確之統計，大約有二十餘萬。

(四)居民職業　A農業——因四周皆係山嶺環繞，中係一大平原，有如四川省之成都盆地，各處均有小河及溪澗，以資灌溉，加以地味肥沃，甚適農耕，年可三熟：自舊曆三月下種，至六月收穫，謂之早稻；自六月下種，至十月收穫，謂之允稻。所謂允稻者，其意蓋謂收成較易于早稻也。因早稻之收穫期——六月——常有颶風之患，颶風一來，稻粟常為之

吹掃一空，農家甚畏之。尤稻收成後，則耕種麥，黍，蕃薯之類，尤以蘿蔔之耕種爲夥，幾於家家均有耕種。一經收成，即在田間掘土成一小穴，將蘿蔔該置之穴中，以脚踏之，日間晒于太陽之下，約一旬日，便成蘿蔔干，俗謂之長年菜。蓋無論貧富之家，均特此爲主要餚饌。一次收成，足供一年之用。其味頗美，其肉可口，而價又甚低賤，農產品之大宗也。米之收穫，除本地供給外，每年尚有數萬石運往于東山汕頭一帶消售。　B商業——商業不甚發達，惟自去年開築馬路以來，城內商業，爲之一振，且商店一律改建新屋，少數富商巨賈，亦間有做造西式之高樓，頗壯觀瞻。全縣居民業商與業農者約二與八之比。

(五)交通　A陸路——因多山嶺，陸路交通，甚感不便，旅客往來，多係步行。惟近來龍詔幹路已在開工建築，不久可望完成。將來龍詔幹路成後，而吾雲適當該路之後半段，是商業頗有發達之希望也。　B水路——港灣淺狹，電船及小火輪只能到離城八里之東坑村；帆船則可直達城下。電船多往來于汕頭香港一帶，帆船則多往來于厦門。

(六)名勝　吾鄉有「東山十八境，不値雲霄一仙人倒影。」之諺。所謂仙人倒影者，即離城不遠處，有一山，名曰大人山，全山之景，俱倒映于縣政府前面之一池塘，甚有奇趣。遊子每到其地，輒有戀戀不肯捨離之概。此外，各村頗多建佛寺于附近之山，舉其著者：

有南山寺，在浦陽村之西南；有白塔巖，在白塔村之北；有荷步巖，在荷步村之東。上列諸寺，俱在茂林深樹之中，景色清幽，避暑之佳地也。

（七）教育　教育甚腐敗，推其原因，多係居民守舊，視學校爲無重要，加以受昔日八股教育之遺毒。人民多崇古說，喜讀古書，識見甚淺狹，雖盡力以鼓吹提倡，亦無由發生効力也。現有戶口至數百戶以上之鄉村，未曾設立學校者，比比皆是。計全縣現有小學大小共二十餘所；中學一所，則成立較後，因經費缺乏，無甚顯著之成績。

（八）民情風俗　交通梗阻，風氣未開，民性守舊異常，對於祖宗遺傳之習慣，不肯稍爲更改，幾有視如金科玉律者。婚姻須由父母訂定；男女界限極嚴。信神佛鬼巫，婦女每有不畏跋涉之勞，登高山，跋遠途以求神拜佛者。且各村時有迎神賽會之舉，每年必演劇三五次，耗費資財殊不少。民性兇狠，族姓觀念極重。縣內方張二姓之人居多，苟方姓張姓之人，一旦有事，立即促成械鬥，械鬥一經發生，全縣交通遂爲之阻絕，市場貿易亦隨之蕭條，甚至罹池魚之殃者，不計其數。每案人命損傷，俱在百人以上，金錢消耗，亦在十萬元以上，此實最大之惡習，亦地勢使之然也。近自得軍隊駐防，馬路開築以來，此風已稍歛矣。

東方問題討論會編輯之定期刊物

新　東　方

宗　旨

討論東方問題　促進民族解放

特　色

1.東方各民族均有特約通訊員及聯絡員

2.特約編輯達一百餘人之多另有常務編輯能翻譯二十國文字(現時尚在續聘)

3.全世界華僑機關及東方各民族革命機關與中國內地各埠各大書局多有代售

價　目

零售每冊大洋二角(專號在外)郵費國內二分國外八分

預定全年連郵費國內大洋二元三角　國外大洋三元二角五分

預定半年連郵費國內大洋二元二角　國外大洋一元六角五分

發　行　處

中國北平西單北大街

新亞洲書局

太白紀游略

倔道人

名山在雍州域者，曰終南，曰太華，曰太白。說者謂山莫長于終南，莫奇于太華，莫峻于太白。終南太華，載在禹貢。漢唐以前，太白無徵；或曰即太乙，或曰即敦物：皆非也。按洞天記：「唐白玉經三十六洞天，太白居第十一，爲德元之天」。余游太華之冬，檄權郿篆。同年中州李子虔伯以長安令陞漢陰別駕，時調攝武功；書貽余曰：「郿之民聞君來如望歲，吾不賀君獲治郿。爲民賀爲太白山賀也。溯漢以前，太白爲武功山，自邑遷渭北，始專屬郿。其興雲降雨，澤利民生，歷代褒贈，不具論。唐宋以來，若李青蓮杜子美有詩，陸魯望有敘，栩栩州有碑版，蘇東坡有奏議，國朝（按爲清朝）山人李雪木柏，買觀察鉉（按郿志曰鉝郿志曰鉉未詳孰是。）汪司馬皋鶴有程記。近百年來，流風漸歇。每歲六月山開，惟男婦進香踵至，即有時禱雨祈水而來者，旦亦罕矣。吾有志未逮。知君有山水癖，凡所以觀風俗，正經界，勸民諸政，必能次第行之。庶幾探積雪之嚴，挹靈湫之水，爲名山一滌塵俗也」。及之任，道出武功，虔伯與酒招飲，復殷殷致詞。謝曰「唯，唯。」既抵任，撫摧公事，即入鄉問民疾苦。進耆老數輩來前，使席地坐，與之話農桑，詢田里，少壯者環立諦聽。耆老進曰：「吾民自兵荒後，元氣未復。所幸豐年屢告，衣食能粗給耳，蓋藏蓄積無有也。老死田間，無事不至公堂。每

患官與民不相親，閭閻隱微，末由上達；若得官不時來吾鄉，民有所質，速爲理之，無論勞民不得肆其譸張，良民亦不至慢于稼穡：所望于官者足矣，吾儕小人，抑又何求！」話畢，慰勞使去。數月後，四境之人情風氣，得其大致矣。癸未三月既望，余弟洽軒由東來署。喜曰，昨游太華，今又可同登太白。迨五月後，登麥既畢，鋤禾正忙，人語樂歲，花落庭間時，方稽査保甲，至邑東鄙，乃約洽軒，暨同里高曉珊之甥，田子受之，偕其來游。於六月二十六日由槐芽鎮至遠門口，宿保安宮。遠門舊有十三宮，今圯其三。保安山官建，餘皆民商私祠也。晚有二三老民來謁請，曰「登此山往返四百餘里，莫或推之，莫或挽之，恐不任其勞。民有子弟，可使前驅。」曰，「游山雅事，何束縛馳驟爲。吾之來非徒騁游觀，以縣之四境，東臨盩厔，東北臨扶風，北與西鄰岐山，悉爲識之；惟南隣佛坪界，在太白之巔，吾因査保甲而略地，因略地而游山，即或力絀而返，吾心慊矣，不欲重勞吾民也，其勿舍我稽事」。二十七日味爽，輿，舍車而徒，與洽軒受之皆笻杖芒鞋，從者負餱糧以行。過三官池，戈諸坪小葉匣大葉匣，峯回路轉，溪徑縈紆。龍盤山有神廟湯房，于此煎茶飲之。至小郭集，望香巖山觀音大士香煙地，一曰猿引山，據云昔人登山無路，見猿猱導引，攀蘿捫葛隨之，蹤數丈，徑猝然斷，遂修路建廟于上，近則南北峯際，紺宇林立，山趾撐木梯數十尋，通行

人跡，卽少白山也。七月朔，香火甚盛；男女奔走偕來。有老民設湯房于山下，聞余至，煮粳米獻，受其汁，飲之。原新桃硐，舊有仙人橋，無復存，尋買祠祭所書「隔斷紅塵」亦被山水冲失。過露風厓，小西岔，廟三椽，湯房一間，洽軒携僮前行，余與受之入廟小憩，有虫飛集，似蟻而大，名馬洪冲，螫人甚利。同來孩官亭，南北神廟各三椽，東一帶草棚，泉石瑛流淙淙；西爲守亭者王姓居宅。山遠門至此三十里。路澗行亂石中，高高下下，雖無甚險阻，路頗崎嶇。是日暑氣猶盛，烈日炙人，過午從揮汗不能行，遂宿於此。二十八日早，行至石壘，一名土壘，所云萬笏山也。北兜村墟市橋，都來眼底。復下一梁，壯若門限，曰下壘。過此則崢嶸摩雲，而壁緣牆而行。所喜山徑曲折，澗壑陰翳，兩厓畫眉黃鸝，軥輈繇蠻不絕。有小鳥聲聲呼曰，「客早間！」語音瀏亮，泉響風清，使人勞而忘苦。登石壘頂，卽獨秀峯，回視土壘，直拜下風。行至此二十里，始入太白山門戶。有紀道人修板廟三椽，草殿六間，又依厓作宗，半樓半洞，灑掃淨潔。於此早餐而行。紀道人又遣人攜釜負米，先往候于下坂寺。是日驕陽蒸熾，松風不動，行至竹雲嶺上，忽見峯頭澗底，噴白如湧絮，頃刻瀰漫山谷十餘里。至黑風門卽神合天，蜀中善民李騰虔寓此修路：冬則修山之陽，夏則修山之陰，無間寒暑者，已十一年。至土地嶺，遙聞雷聲殷殷，下嶺未四五里，風雨大作，趨

松花坪石廟中避雨，途刻不止。復冒雨前進，所歷大壑落水簾洞諸景，皆不暇顧。雨中行三十里；至下坂寺，衣履沾濡，易以乾衣，濕者付火烘之，與洽軒受之痛飲至醉，皆有寒色。晚餐旣畢，和衣而臥。廟僅板屋三椽，供神外隙地無多，是日避雨麕集二十餘人，同宿廟中。人語嘈雜聲，風雨瀟淒聲，終宵不能成寐。二十九日雨止天霽，諸峯淨洗，松翠欲滴，景射朝暾，煙味如畫。過臥牛臺即駱駝嶺，兩山夾澗，互如浮梁，迤邐向西南行。上山則蒼松夾道，石磴盤紆，至救苦嶺。雨後泥路峻滑，少懈即致傾跌，度瘦魚兒嶺，石脊如劍脊，至上坂寺，日方亭午。昨被風雨所侵，足力微頓，從此又以前無宿處，至大太白池尚六十餘里，于是飭採樵蘇，汲泉造飯，憩宿于此。廟共板屋六椽，倚崖東向，門外下臨絕壑，日落山暝，望東北星斗界處，雲岸高立，蒼茫似海。約五更時，出寺門外，忽見雲海中霞采遊飛，金光迸射。少焉，日露半規，漸次湧上，大如車輪。及將離雲海，極力騰躍，若日光與波光俱長，三五躍始出海，既出則圓明如鏡，餘霞散而成綺。樹際曙色，照耀分明，俯視澗谷，猶黑如漆。憶當年登岱至日觀峯，未見出日，不意得于此觀之。三十日鼓力前進，過寒風關，上沖山嶺，四望諸峯羅侍，有若迎者，有若趨者，有若列坐而拱衛者。嶺上新修偏路，似險而不，履之令人意適。逾嶺循崖下澗，傍山行十里。至神霖，有石洞坂屋。又過魔女嶺

分天嶺雷神峽鬼門關，二十里至鬼罐亦曰孤魂罐，有大板殿，北向孤立，以亂石堆圍之，屈兩山之凹，東西皆大壑。陰風慘烈，景物淒然，雖天氣清明，日色淡而無光，慄乎其不可少留。大太白池有道士聞余至山，來此拱候，使導洽軒前行，余與受之緩步于後。至罐上，覓所謂三山九牙十二重樓諸勝，但見怪石嵯峨，山鵑野梔，秀映草際；泉涓流如滌，旁生白芽，若草若木，山中人取以煎飲，曰太白茶。過二里關，一曰三天門，仰見太白極頂，曰八仙臺，碎石堆壘，色如積雪，上立標竿，長二丈許。又過金瓊關，臺上雞鳴報午，如聞空中天雞。由鬼罐行至此三十里，爲大太白池廟。背嶺依臺，西向臨池，池約三十餘畝，滿盤瑩澈，莫能測其深際。有鳥飛鳴水次，馴不畏人，自呼曰「淨池淨池」云。大者如畫眉，小者如脊令，背頂白衣鳥，尾際雜紅黃色，亦有花紋麻色者。池有纖草，即飛鳴啣去，故名淨池鳥。池居山巔，終歲不涸不溢，水味甘美，任人汲飲。余靜觀移時，見池水如拭鏡，天光雲影，各隨所照。晚宿廟內，夜來風雨又至。七月初一日，天明大雪，檐際垂冰筋尺許，人着重裘不知其溫，惟飽食燕麥之粥，間撥煨芋之火，下方嚴冬天氣，不過如是。向晚天色晴霽。初二日，洽軒往大太白池，余與受之西過楊四將軍池，行稻田罐，淺水涉草，扁石履卑，饒有澀池北流之趣。又西南二里許，爲走馬嶺，通去洋縣道。石上苔蘚結成馬足痕，大小不一，色

雜青黃，輪廓窗門畢具，宛然馬蹄印于石上者。隨者指爲天神行馬處。折而南下，三里爲二太白池，池約十餘畝，廟在池南。楊道人以營其藥官隱此，不常川于山中。洋縣境上，別有丹邱。又東南下五里爲三太白池，池約四十餘畝，廟北向，臨水次，木工甲仙所。由二太白池來此，路頗幽峻，中有石扆，欹凋立，以略彴駕空而度，如太華棧。惟十餘步，深能見底，履之不致惴惴。又八里爲玉皇池，池大頃餘，廟在池右，依山結宇，樹木漸多。道人李姓，款客必恭。又東南行，沿路林木茂密，有樹翅背，枝柯叢生，名抓地松。五里爲三清池，水已半涸，松滿山谷，林內產佛手參，長寸許，有指有掌，全背枇杷葉，能療疾，從人多採擷之。藥王洞在其南，佛池在玉皇池西，皆以日暮不至。返經玉皇池，李道人約供晚餐。受之德，留宿于此。余急返大太白池，至已鐘動矣。初三日，洽軒先下山，余遲受之于後。受之既來，又德，約明日早行。余獨上太白極頂，于山之陡絕處，賈勇而登。陰處猶多積雪，石隙中小草山花，能于冰雪之際，傲寒吐放，亦著奇觀。陟八仙臺，涂道人建廟于上，嗦哺皇經。其人頗讀黃庭道德諸錄，與之坐談移晷，共步臺畔，四顧蒼茫，于東北泉見長安，其附近諸邑，指視歷歷，渭水一線如帶可掇。山之南高崗峻坂，爲佛坪梁，尋郿佛分界處：臺之北屬郿，南屬佛；廟居郿佛之交，前十數武爲涂道人新鑿九龍池，又前爲雷神殿，即雷神

洞。山頂平處約十餘畝，白石如沃，有草無木。步至西臺而下，復有稻田纏。回憶太白山圖，三池上下鼎列，茲按其地：大太白池在山北，餘在山南。太白自頂至踵，石土相間，皆濆濕，無一燥處。人行山中，濕氣，藥苗氣，加以日氣蒸蒸，每觸之頭輒昏昏作痛，以檳榔甘草解之。石大面質鬆，多劈裂痕，故不能鑿洞，不能鐫碑。是晚天色濃陰，夜復雨雹，天明晴霽。初四日，借受之下山，各道士送之。是日微風游雲，乍陰乍陽，共覺身輕腳健，勝于來時。過雷神峽，遇山下民眷養神者，執旗鳴金，咸于道傍作禮。神纏以上，雲氣襲衣，若迎若送，仰望遙空無纖翳，俯瞰林壑，日色蒼松，惟片雲頭上籠罩以行。及沖天嶺上，雲氣全開，西望潛隆山拱向太白，若傴僂鞠躬狀；俯觀五丈原頭，惟見一帶紅匡，閭閻鋪地。斂書嶺畔，見松鷄雌雄將雛行林薄內，樹上松鼠往來，杈枒跳躍自若，人與物俱無機心。下坂寺有劉姓老民，負糧携瓜，久候于此，遂煮麪飽食而行。山上野薑雜花，叢秀可愛。回望二仙山怪石古松，如亭如蓋，過水簾洞，復過李騰慶在此斬木開道。佳話移時，洽軒已游新開山，迎余于接官亭，使人持書來迎。旋至松花坪避雨處，不堪回首。然摺得晴雨兩幀畫圖，歸裝亦足快意。神倉天下有黃泥坂數里，與秦山快活三大致略同。及石壘頂，日已曛，宿于樓洞上廚。初五日早行，未晨晡時已到接官亭。洽軒具早餐，山豌豆味最佳。又山下老民等

，結山輿來迎，慰謝去之。食既畢，受之同治軒先回遠門。余西行十里，至新開山，陟其上，周歷眺望，見四圍錦嶂環列如城，滿產青棡樹，蔥蘢可悅。山上有坪有阜，有池有泉，亦勝蹟也。雖著人力，多由天成，若非厠于名山之麓，亦當無佛稱尊。老道人李姓，由保安宮來居于此，年近八旬，步履猶健，送余下山，再三止之而回。晚來遠門，復宿保安宮。次日乘車由槐市回。計往返十日，周行四百餘里，亦云勞矣。然全屬之界，皆在吾心目中。惜虎伯已挂冠去，未由與酒相招，剪燭共話，為悵悵耳。客告余曰，「關中名山，終南東西亘長八百餘里，奇矣；若太華太白而外，更有吳山，居汧隴間，嶽鎮是也。」

太華譬諸行文，挺拔修潔，局勢緊密，讀者易為賞心。若太白則汪洋恣肆，叠矩重規，非拓開心胸，放寬眼界，未易得其起復廻環層折不窮之妙。太白山眞奇文，眞奇觀也。惜地僻山深，風雪不時，廟宇無多，宿食未便，故游者常少。又無古碑舊蹟，堪令尋味，以故詞客文人，至者益尠。徒以世俗所謂威靈顯叠者，驚駭愚夫婦耳目。每歲六月山開，接踵奉香于道，以媚神邀福，致令滿奇仙境，穢于塵俗，可概也。山中六月中旬，必大雨一次，謂之洗山，有以夫。然登此山亦正復不易，非多攜衣物食具，自度其筋力足耐勞苦，未許冒味前進。否則，恐有性命之虞。在彼若非有所秘惜。大凡天下愜心

之境，未有不自辛勤敬慎中來者，豈第游山也哉！余幸爲過來人，特瑣瑣及之，以告後之游此山者。佩道人自記。

介紹精詳正確的

「二百萬分之一東亞地質圖」

一、內　容——共十七大張，計：伊爾庫次克，赤塔，海蘭泡，庫頁，千島，綏遠，北京，元山，函館，西安，南京，福岡，東京，雲南，臺灣，琉球，小笠原等處地質圖各一張。

二、著作者——東京地學協會

三、發賣所——東京地學協會（東京市京橋區木挽町九丁目二十九番地）

四、定　價——日金二十五元

五、出版期——一九二九年五月

蘇州最有勢力之大日刊

（附送小蘇日刊）

言論公正

記載翔實

大蘇報

附業

（一）法律顧問部
（二）結婚介紹部
（三）國貨振興部
（四）美術宣傳部
（五）醫藥研究部
（六）各國函授部
（七）職業介紹部
（八）人事調查部

均有細章函索附郵四分

館址蘇州平門內大馬路

電話一三〇一號

寧古塔鏡泊湖踏查記（轉錄天津大公報）

誠蓀

東北富源，多在北滿，世人稔知。第以有清一代，錮爲禁土，且因交通阻塞，胡匪出沒無常，移民視爲畏途，致使數千里之寶藏，棄置於荒山曠野。鑛產森林，固無論已；卽就吉黑兩省，未經開墾之可耕農田，約尙有二百萬頃之多。強鄰正以人口生存問題，銳意侵略，有此大好天地，能不令其饞涎欲滴！惟世稱滿蒙特產，當以農鑛林畜各種產物爲大宗，不意吉林寧古塔地方，於萬山重叠水流似箭之處，水貯成湖，積勢而爲一大瀑布，所謂鏡泊湖大瀑布者，不但風景絕麗。且因山勢陡立，造渠引水，約可得五十萬馬力之原動。如利用之，而設立水力發電所，則約可得四十萬基羅瓦特之電力。此絕大產業，世人鮮有知者。遠而用高壓送電，至各大商埠及工業地，附近則設立工廠，如造紙，磨粉，製油，採鑛，墾荒，及其他各種工業，當地均有無盡藏之原料。故欲開發北滿，實爲不可忽視之要圖，固不待言。以是外人覬覦已久。民元二時，卽有某國人，前往視察，至民六始大舉組隊，實地測量調查，亘數年間，耗資巨萬，舉凡附近一帶之地形河道，水勢漲落，天候物產等，均採錄無遺，其計劃將來卽以此處爲動力中心，藉以操縱滿蒙之工業界。誠以今世所有之原動，未有可與水力競爭之者。觀其首相奏摺中，詳陳利害，其策略之毒辣，實令人悚然心驚。此番前往踏查，

係倡議於前熱河都統闞子珍氏，由其備資，邀數同志實地調查，以爲將來經營之先鞭。然其嘗意已不自今日始。以前雖喧傳已久，其所以未經果行者，因闞氏罹患腦病，起居不適，今春豁然病爽，遂將舊事重提，毅然組隊前往。聞闞氏自退休後，痛國權之日消，屏絕軍政，專致力於商業，尤注意於社會事業。此次於嚴寒中，跋涉冰雪，不辭辛勞，其精神固足多也。二月二十六日由瀋陽出發，同行者闞氏外，尚有德人施樂雅君，（土木建築水利地質均有相當經驗），尹君秀峰（鐵路工程），黃君子佩（土木工學），及尹君贊先（電氣工學），共五人。輕車簡從，於下午四時，乘滿鐵特急車，悄然離瀋，憑窗回顧，囂塵漸渺，但見殘陽西沈，征車北駛，不覺此身已飄然數百里外矣。既而山河暗淡，人影憧憧，一行默然危坐，似各尋思其前程中之究竟。此時闞氏笑謂諸人曰，我等此次恬然成行，無異尋常客旅，惟其所負任務，於國家之興替，及東北存亡問題，均有重大意義，而社會竟無有知之者，寧非怪事。然吾人作事，固非爲沽名，當致力於事實，其他非所計也。晚九時車抵長春，即在站內大和食堂小憩。當地李鎮守使，係闞氏故友，招待極爲周密。是夜復乘中東路十一時四十分車北下，俄人經營此路，一切規模宏大，如車內設備，至爲舒適，即所有器皿，亦無不堅牢潔麗，不似滿鐵之小家氣。登車後、夜深人靜，同行多已倦體不支，遂欲下榻，尋其旅中好夢

。車行轆轆，風過如吼，千里江山，一覽而達濱江。晨曦初上，鐘正八時，旅客魚貫而下。軍政界人有到站歡迎者，聊作寒暄，即驅車至道外新世界。主人濱江李縣長，及當地官商胡二爺，各設筵款待，珍錯畢陳，備極奢麗。施君至道裏，購辦應用食品及俄器等。濱江為余故遊之地，前此雖經中俄戰事影響，然商務之繁盛，仍不失其首要地位。二十八日晨，出發至中東車站，於歡送聲中，十時車行人散，遙望松花江畔，惟見幾縷黑烟，徘徊於天空。由是東南行，漸入荒涼之區，冰雪載途，地曠人稀，到處丘陵起伏，綿亘無垠，山坡多半荒蕪，未經墾植，而榛莽叢木之類，漫山遍野，渺無人煙，以視關內之取樹葉草根以為無上燃料者，相形何啻霄壤。故移民屯墾，實為民生及開發滿蒙至要之舉，刻不容再緩者也。沿途各站，多為木材粮石集萃之所，牡丹江附近尤為巨擘。但路線兩側，早經砍伐淨盡，已不見森林跡影。車過一面坡，該地有駐防軍一團，均到站歡迎。據謂民八時，該地盜匪猖獗，經閻氏督隊痛剿，件在附近斬死七八百人，匪徒始聞風遠颺，賴以鎮攝。夜十一時，車抵海林，趙鎮守使貴丸，已率地方官紳，在站迎送。趙係閻氏故屬，舊雨重逢，倍極歡洽。下車後，即換乘備妥之汽車，深夜向寧安縣城進發。路程六十里，為寧安長途汽車公司之專用綫。道路崎嶇，簸聲震耳，一小時後，始達寧安，即下榻於增興火磨。主人徐財東備筵恭候，遂略

進飲食，各就床安息。
古寧安在海林之南，昔稱寧古塔，幅員遼廓，其後幾經改革，於民國三年，始設縣治。牡丹江在城南半里許，由西而東，橫貫其間。城內商業繁盛，綏寧鎮守使署外，其他機關學校林立。商民三千六百戶，人口約二萬三千餘，有火磨三處，大者日出麵粉千袋。附近以大豆小麥及高粱等農產物為大宗。由此沿牡丹江而下，小火輪可直航至車站。三月一日，早起進膳，復乘原汽車向東京城出發。該地在寧安之西南七十里，二小時可到。出城後，即入牡丹江。江面約寬七八十丈，汽車馳行冰上，平坦無阻。江東岸多平原，間有闊地，土質肥沃，西岸則丘陵起伏，惟大王山聳立江濱。行三十里，車復登岸，循大東道前行，經仙人洞山之大洞道，復入平原。沿途居民絕少，間有三五家之小村落而已。未幾東京在望，遙見長堤隆起，乃古城之遺墟，間亦有殘破之石基存留。外城週四十里，內城十里，為正方形，此即唐時渤海國都，當日之上京龍泉府是也。進北門，市廛已變為農田，荒涼滿目。憶昔帝王之都，車水馬龍，冠蓋如雲，而今碩果僅存，足供吾人追懷憑弔者，惟五鳳樓下之黃土一坏，即當日渤海國王宮殿之遺址也。各界遠出歡迎，商戶多有懸國旗誌賀者。下車即卜居於永興泉燒鍋。城內住戶零落，約計不過六百戶，滿漢參雜，商家六十餘，人口約在五千以上。有火磨

一，及燒鍋二，稍較大。城南有小學五處，並公安分局稅局等。在昔全盛之時，居民十萬戶，車掛軸，人摩肩，熙攘喧沸，而今已風流雲散，蕩然無存。縱觀附近形勢，四面翠山環繞，狀若屏藩，中現平原曠野，牡丹江南來，繞城之西北兩面，蜿蜒北行，鏡泊湖橫亘西南，所謂遠山近水。土饒物豐，威儀雄壯，交通四達，誠東北之神臯，宜乎古代文化，以此為策源之地，六百年帝都所在，非偶然也。在永興泉進早餐後，將行裝卸置於此，祇攜帶應用器物，仍乘汽車，同行道鎮守使，及當地紳商護從等，共二十餘人，向湖端大瀑布處出動。該處俗稱吊水樓，在城之西南四十里，二小時可到。出城行二里，入牡丹江，沿冰上南行，十餘里，登西岸，漸入岡地，石塊突陷，車行維艱，循車道迤邐而上，少頃達嶺，塊然大石，其色黑，質堅多孔，到處有陷落處，形成深洞，據謂係一種火成岩。由此迤南，數百里無異狀，土人呼之為石頭甸子。復西南行，繞數山，漸聞水聲潺潺，出自谿谷，山迴路轉，頓聞怒濤如吼，幾疑為地崩山倒，不禁竦然起畏，而吾人奔走千里，急欲一睹之大瀑布，已現於眼前。東鏡泊全湖之水，至是澎湃直下，遙望之，如銀河倒瀉，匹練空懸，恂天下之奇蹟。其旁有石碑，顏曰「中國第一瀑布」，信非過譽。幅寬約五丈餘，夏日水漲，漫溢至十數丈，略為箕形。水從箕背傾瀉，高約三丈餘。其下成一圓形深潭，四週峭崖壁立，其中沫花翻

騰，勢若鼎沸。東側對瀑布處爲出口，過此復成一較小之圓潭，故兩者相連，恰爲一葫蘆形，由是沿山谷東流而下。復成牡丹江之本流，水行十里，雖隆冬不凍。瀑布以上半里內亦然，水流湍急，澄可鑑底。

攷鏡泊湖唐時之忽汗海也。其上游牡丹江，源出敦化西南長白之陰，挾諸水，至是匯爲巨澤。其他大小河流，挹注於湖內者，爲數甚多。故水勢汪洋，南北亘長一百二十里，寬二十里，或五六里不等，水深十六丈至十丈上下。湖身隨山勢曲折變幻，大體略成一不規則之「S」形，瀑布即在極北端之終點處。在此行各種測驗後，並撮影數片，遂復乘汽車，繞湖西岸，行數里，入於湖中，冰上覆雪半尺許，銀沙千頃，天地無塵，行人車馬，如履坦途。沿湖西南行，中途有小島，突出水面，俗呼鬧山子。四顧羣山重叠，崢嶸萬狀，挾岸山水交錯，紆迴奇離，忽而峭壁陡立，上徹雲霄，迤邐前進，復現沙灘平鋪，緩步可躋。既而前望山橫途窮，不復可進，瞬息車行路轉，頓見豁然開朗，則又現出一幅景色。所謂柳暗花明又一村，於斯有焉。右岸老黑山，巍然聳立，其上森林密布，望如烏雲。據說內有金銀礦甚富，並產參茸，花蘑，及各種獸類甚夥。山角炊烟起處，遙見石屋一楹，想係湖濱漁家。此時紅陽西轉，遠山蒼茫，對此湖山佳勝，尤留連不忍去。車從小木廠登岸，此處爲上游泛來之木排，

由陸地運入牡丹江之孔道，蓋所以避免大瀑布之摧殘也。（據說木排至瀑布處，急劇冲下，即被潭內之大石塊軋碎，成爲木片浮上。）經過山頂，回顧湖中，瞭若指掌。曲折行數里，至富寧造紙公司，係土屋十數間，行將倒塌殆盡，有二工役看守，略爲週視，即驅車回東京城。歸途已樹影婆娑，過數山村，窗外景色，不復能辨。車行極速，抵寓所已八時餘矣。晚餐後，招第一小學孫校長，爲述鏡泊湖掌故，及富寧公司沿革，言之至爲詳盡，辭冗不錄。

二日晨，早起進膳，乘汽車復往湖濱，並邀孫校長及宋某同行，爲任嚮導。此次沿牡丹江，由東岸登陸，過數荒村，盤道而上，至山腰，遙瞰江流，由西迂曲向東南行，至「四季通」地方，復折向東北。此處逼近湖身，距離祇五里餘。江南岸有山溝，南行直通湖濱山頂，俗呼正溝。此即吾人欲有所經營之目的地，所謂水利地點是也。衆相率下車，以杖撥草，沿山坡而下。行二里許，懸崖峭立，衆皆止步。余與黃君並數兵士，牽葛而下，繞過山澗，始達江面。現在水涸石出，惟北半部水流淙淙，視可見底。南岸稍高處，有平地甚廣，在此行測驗後，遂沿正溝步行而上，藉得視察附近地勢。中途遇大隊，均皆棄車，順鳥道步上山椒。此處俗名南崗，四季通江面與湖心，即此一嶺相隔。將來穿鑿水路，煞費工程者，即在此也。山巔較湖面約高二十餘米達，臨高瞰下，懸崖如壁，所幸藤葛蔓延，灌木叢生，得以攀附

而下。汽車則仍繞至西方小木廠，下入湖中。此時閻氏奮勇異常，由絕壁踉蹡而下，在冰上指揮工人，穿孔數處冰厚三尺餘，水澄清絕，無泥濁色。試測撮影後，日已將暮，遂乘車復由故道回廠。晚間當地商會朱會長，設筵招待，備極週到，庖饌亦頗不惡。三日起甚早，進膳後，復乘汽車，由昨日故道至小木廠，下湖折西行，觀察沿岸一帶地質。行七八里，有平地由南岸突入湖中，形似半島，俗呼鹿圈脖子，蓋獵人逐鹿至此，可圍而捕之，故名。步行穿過半島，即上車赴湖西北隅，縱橫勘查，又復穿冰數處試驗。在閘山子附近，車正馳騁如電，忽而轟然一聲，如聞霹靂，車之後方兩輪，已陷入冰中。同人倉皇下車，尹君秀峯，手負重傷，餘幸無恙。後車趕至，集衆將車撤出，機件已受損傷。該處冰厚纔三四寸，因附近係下濕地，故水深亦只五六尺。諸人棄車，步行至瀑布上流冰解處，復繞行至一山口，三面高峯，中爲沙灘漫坡，乃天然之水浴場。循此緩步而上，行數步，有茅屋數間，內一老嫗攜二少女同居，爲煮水饗客。略座小憩，復直上小山巔。此處名張家亮子。由西北山岬展望，瀑布一帶，瞭然在目，對此高山流水，不禁心曠神怡。閻氏偶有所感，因口占一絕云：「乾坤黑暗待水洗，傾盡江海仍如此。大帝一怒銀河倒，管教世界光復始。」其氣概亦自不凡。下山後，各尋沙石上，蹲臥休息。未幾汽車開來，遂登車駛回東京城。踏查工作，因限於

時間關係，於此告終。惟因鏡泊湖曲折綿延，廣袤似海，此次足跡所至，尚不及五分之一，而湖內名勝，首推道士山，大孤山，小孤山，老鶴山，眞珠門，及城牆礌子等處。均未得恣情遨遊，遺憾實深。據稱大孤山，高出水面七百餘尺，湖心聳立，最爲奇特，道士山有兩岬環抱，形如二龍之戲珠，上有古刹，名三清廟。老鶴山則孤立於湖之南端，其上時有水鳥棲止。故名。山巔常有鳥糞，積厚數寸，遙望之，無異積雪。又湖心有二山對峙，其間舟可通行，厥狀似門，故有眞珠門之名。迤北有半島，突入湖中，俗稱城牆礌子。上有古城，東南北三面濱湖，下臨懸崖絕壁，欲登城眺望，須由西南方盤道而上，天險地雄，襟帶江湖。時值夏秋之候，山花繚亂，水光碧澄，遙見魚躍鳥飛，俯視嵐影浮沈，所謂江山如畫，蓋亦天之鍾秀於此，不限於遐夷也，而其超然離塵，猶不啻世外桃源。遊人至此，無不嘆絕。湖中佳勝，隨處成景，非描筆所能彷彿其萬一。惜塞外氣寒地荒，詩人騷客，蹤跡不至，既無名士爲之宣揚歌詠，致使此東北靈境，不能顯耀於世，千數百年，湮沒殆盡。斯誠吾人類之恥，無以對造物之苦詣也。夫西子湖畔，山水秀麗，其所以婦孺皆知，歷代享盛名而不替者，亦不過幾首詩詞，幾處名跡，後人輕描淡寫，競相附會，一若此一片山水，曠世無有可與匹敵者。然其天然景物，固不如鏡泊湖遠甚，造物亦竟有幸與不幸耳。

湖內生產極富：如附近之貢魚泡，盛產紅翅鯽魚，紅鱗紅尾，體厚而短，其味肥美，前清例爲貢珍，其他鮎魚歲子，鯉魚歲子，產魚亦多。水鳥水獺等，則所在皆有。南湖頭一帶，產通草及烟葉二種，爲他處所絕無，滿清視爲珍貢。北湖頭某處湖底有沙泥，光芒奪目，以手團之，晒乾即成美麗光潤之堅石，較之大理石，尤燦爛堅緻，携歸示於建築家，頗爲重視。又湖邊南諸嶺，森林蔽日，漫延千里，寶藏之富，與夫棄置之久，不禁令人扼腕三嘆，徘徊而不能去也。湖週有古城數處，均年久失攷。其中不時發現古物。按自唐虞時代，肅愼建國於此，其後漢晉之世，稱挹婁，魏隋以降，改拂涅，洎乎盛唐五代，渤海於此立國，始與中原往還頻繁。其後遼金相繼，滿清崛起，莫不以此爲發祥之地。故於歷史上，有極重要之價値，非可與荒陲僻陬，同日而語也。

車抵東京城，爲時尚早，遂各摒擋行裝，當日向寧安縣出發，趙鎮守使亦同返防次。此次湖遊三日，承趙氏偕行，並派隊防衛，日幫助工作，得以迅速力行，盛意可欽。察其爲人，誠懇洒脫，亦軍人中不可多覯者。八時抵縣城，即在鎮署晚筵，同行均欲即晚赴海林，趕乘夜車回哈，趙氏堅留盤桓數日，不能過拂其意，遂仍下榻於增興火磨，四日，休息，鼾睡半日，下午赴澡堂沐浴，晚更在戲園聆劇，清歌漫舞，尚有可觀。當夜十一時，乘汽車赴海林，

趙氏等並親送至車站，作陽關之別，二時遂乘中東車西上。連日疲憊，均陳榻倒臥，五日下午二時，車到濱江，一行均往新世界暫憩，余則訪故友楊君於純化街，作竟日談。夜十一時，復均集中東車站，乘夜行車南上，六日早朝，睡眼惺忪，已聞驛夫高唱長春。下車至大和食堂，稍憩進早餐，復搭滿鐵八時半特急車，於下午二時返抵瀋陽。計出遊九日間，爲期倉促，所有關於測驗紀錄，擬待他日將具體工程計劃作出後，再爲披露。俾將數日中，耳目間見，援筆記出，聊以誌此行之不枉，最後並欲大聲三呼口號曰：「願同胞都到鏡泊湖邊去！」十九年三月十五日，記於遼寧建設廳。

本會出版書籍之一

地學叢書　乙編上册　精製華裝一厚册　定價五角

本書爲本會會長張蔚西先生選輯，所收均爲近年來國內地學界博大精深之名著。考古證今，尤爲治史地者所不可不備。詳目列下：

一　中國地學圖考原……陶懋立
二　西遊錄今註……張蔚西
三　湛然居士年譜附世系雜考……前人
四　成吉斯汗園寢發見記……前人
五　致中國地學會辨成吉斯汗園寢書……屠敬山
六　成吉斯汗陵寢辨證書……張蔚西
七　答張蔚西成吉斯汗陵寢辨證書……屠敬山
八　再答屠敬山成吉斯汗陵寢辨證書……張蔚西
九　成吉斯汗陵寢之旁證……前人
十　灤口黃河橋古爲雒山淤湖說……蔣觀雲

發行所　本會
分售所　景山書社　北平景山東街

西貢見聞錄（轉錄天津大公報）

盧郁文

（一）登岸難　二月二十二日，搭法船安德勒本號（Andre Lebon）由滬起航，同行者有馮君洗繁，高君文伯，崔君敬伯，彭君實君及予五人。二十六日經香港，約六小時，僱汽車遊港市一週。三月一日抵西貢。晨起，船入湄公河口，及午，始抵西貢碼頭。西貢為安南要港，安南屬法。我從於高小讀歷史時，曾有深刻的印象，今於船抵碼頭之先，遙望碼頭上男女往來如織，其身材相貌，舉止動作，皆我族類，故未覺為身到異邦也。船既停，我等雖非來西貢者，然而十日來海中生活，縱無苦楚，却嫌單調，故急整衣冠，準備登岸。甫出艙至船面，俯見下船出口，僅留一門，而碼頭上則圍此船門，三面用木柵欄住，僅留一口。口之兩旁，鵠立三人，料為巡捕。木柵內則四五黃色人，未辨其為華人抑為安南人，威風凜凜，指揮搭客之下船者，對華人檢察甚嚴。視此，則登岸熱情，為之冰冷。且西貢約居北緯十度，已近赤道，時值正午，烈日當空，鵠立烈日之下，聽候檢查，實亦不堪，乃廢然返艙，專等檢查後，再行下船。

（二）遊園所見　下船後，步行遊植物園。所經市街，尚皆整齊清潔，惟「內有雅室樓上開燈」的招牌，不時撞見。後詢之友人，始知西貢一市，鴉片烟館，不下千家。植物園中，花草

樹木，皆覺新奇，各種鳥獸，亦多蓄飼，有類於北平之萬牲園。路徑迂迴，尙稱雅緻，惟景色率因得之天然，殊尠人爲之美，以與我中央公園北海公園較，則一者僅代表地理，一者兼象徵文化也。

(三)華僑市街　次日遊堤岸，距西貢約十里，乘電車刻餘鐘可達。市爲華商聚集之所，中有一街，且以「廣東」名，商號櫛比，狀頗興隆，惟槪屬消費品，小本售賣，大規模之產業經營，未之一見。書店亦頗不少，近代文化書籍甚少，而「封神演義」「三下南唐」諸種怪異小說，則滿陳書櫥。「命相大士」「卜課專家」，亦皆招牌輝煌，生意隆盛。中國文化之傳播，一若以此輩爲前驅者。

華僑所辦報紙，有南圻華僑日報，羣報，民國報，及中國日報四家。承友人介紹華僑日報館梁仲衡君，羣報館陳仲衡君，羣報館陳擇楣君相見，誠摯指導，並備述華僑居安南之苦狀。

(四)華僑的地位　安南華僑總數約四十萬，居西貢堤岸者可九萬。華人僑居安南，遠在法領安南之先，故在安南所享之土地購買權，內河航行權，因相沿已久，既難消滅，招忌亦甚。入境之始，既多留難，入境之後，復多苛征。男子凡十八歲以上六十歲以下者，年須納人頭稅三十五元，營業則課稅亦重。華僑苦之。曾請於祖國政府，交涉取消人頭稅，而終無結果

。行政設施上，亦頗有軒輊，頗令人發異常之感想也。

（五）華僑的組織　四十萬華僑中，十分之八九爲廣東人，十分之一二爲福建人，論其人數衆多，且在異邦，似應有相當組織，實則一盤散沙，漫無團結。惟鄉土觀念，特別濃厚，以祖籍之所在，自然則分爲五帮：曰廣肇帮，曰潮州帮，曰瓊州帮，曰福州帮，曰客帮。廣東人而不屬於廣肇潮瓊者，率屬客帮。帮設公所，所長一人，辦事若干人。承梁陳二君介紹，參觀廣肇公所。據所中辦事梁蔭宜君稱，公所之設，原爲華僑鄉戚之聯絡機關，由來已久，其職權向無明文規定。迨法人取得安南，爲便於統治華僑起見，乃與以法律上之承認。所長先由僑民選舉（其選舉與被選舉資格，以納稅之數量爲標準，故各帮有選舉資格者，爲數甚少），再由政府加委。故以公所地位言，實居於官民之間。以言其職權，則傳達法政府及華僑雙方意思。但其實際，華僑素少請願之事，即請願易得咎也。惟華僑創辦學校，或將有所企業，關係稍重大須請法政府核准者，亦須經所長簽字。公所經費，經法政府認可，征之本帮僑民。公所而外，有商會之組織，比較完備，且無地域之分。華僑有所要求於祖國政府者，賴由商會轉上海總商會，轉呈國民政府，極感迂迴遲滯之苦。我等前往商會參觀，適過辦公時間，未得入，甚憾事也。

(六)華僑的營業　安南華僑，以業米為主，絲綢次之，其餘營業，雖亦應有盡有，要皆為供應米業之需要而設，無獨立發展之機能。米業興則與俱榮，米業敗則與俱枯。米商資本在百萬以上者，數十家，自有船舶，運銷海外。安南全境穀米出口，華商握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據稱近年來，華僑米商，勢漸衰落。其原因之大者，要有三端：第一，昔安南人知識未開，祇知耕種，未悉運銷，故米商一任華僑操縱。近則漸知商情，自己生產者，將自己出售，不復假手華僑。第二，法政府對華商營業，多所阻礙，同時更扶持越人，以為抵制。第三，法國初領安南，其主要商業，為由本國輸入過剩工業品，於米業未暇顧及。近則漸形注意，起而競爭。然細究我米商所以致敗之根本，仍在於營業之性質，既非躬事耕種，亦非特殊製造，且無固定銷場，惟居於生產者與銷費者之中間地位，藉轉移以取利，一旦生產者自行運銷，或消費者自行採買，縱無外力，此中間人自將失其效用，而無以自存。是誠安南華僑之一嚴重問題，若不速謀救濟，非僅華商失勢，行見四十萬同胞顛沛流離，沈淪異域矣。

(七)華僑的教育　華僑設學，無論為公立為私立，須呈法政府核准備案，教科書必經審查而後用。據報載，法政府教育統計，安南華僑學生六萬人，除一中法合辦之中法中學外，無中等學校。則此六萬兒童，於小學畢業後，即為其教育終了之時。就西貢堤岸一市言，僅幫公

立小學，僅一有所，學校經費，出自各幫廟產。其比較豐裕者，一切設備，尚屬勉強。私立小學七十餘處，欵由私人募集，十九竭蹶。設備旣簡，學費不貲。參觀廣肇穗城小學，客幫崇政小學，振華私立女校。就中以穗城小學，規模宏大，有學生千餘人，分高小及國民二部，高小學生約四百名，餘爲國民生。國民生不納學費，全年經費四萬元。客幫崇政小學，雖亦公立，經費支絀，年由公所撥千五百元，不足則由私人募集。振華私立女校，以職教員熱誠精幹，有學生百二十人，精神尙好。據稱爲堤岸私立學校冠。各校之董事者，多係商人，縱令偶有一二於教育有研究之教員，似亦無能施其理想。學校課程，漫無標準，各自爲政。客幫崇政小學，教授國語。頗有成績，三年級生，能操國語談話。而穗城小學，於國語一科，則付厥如。教職員思想，似極龐雜，禮堂中有懸中山像者。有懸孔子像者，有中山像與孔子像總理遺囑與孔子家語並懸者。無暇與作長談，故不悉其教學方針也。

(八)安南革命的爆發　先是我等行抵香港，船中公佈無綫電，稱安南革命，醞釀已久，一九二八，二九兩年間，暗殺案屢見迭出，即爲革命爆發之先聲。迄今醞釀愈烈，進行愈猛，惟正式發動時期，尙未成熟。法政府百般防範，多方偵查，忽於二月初破獲革命黨運藏軍械，激起暴動。二月九十兩日，革命黨起事於安拜，襲擊法軍營，一度佔領，殺傷法軍官大隊長

一，副官三。另一枝起事於永保，攻破縣城，殺死縣長。安南政治區劃，分南圻，北圻，中圻，老撾，柬埔寨五區。安拜地屬北圻，此處革命發動，北圻各地，如富壽，崇西，百寧，金安，沙河，全境騷然。而南圻，中圻各區，亦受波及。時有革命黨人出沒，及法政府捕獲黨人之事，大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勢。

(九)安南革命黨的組織與口號　安南革命黨的組織，吾人無從探悉。惟據報載，被捕黨人中，有教師，有學生，有醫生，有看護婦。其判處死刑及無期徒刑之十五人中，有軍人七名，農工商八名，以是知其黨的構成，必為各階級民衆之團結。而此革命運動，亦必越人之普遍的要求。革命口號，法政府禁止發表，據聞此次革命，純為越人要求解放之運動。其口號至為簡明，一曰「殺盡宰制安南的法人，」二曰「恢復安南的獨立。」有被捕黨人，於受審訊而被誣為共產黨時，厲色抗辯而言曰，「我非共產黨，我為要求自由而奮鬬。」其悲壯有如此者。

(十)法政府捕治安南革命黨　革命運動，以未成熟而爆發，終難與法政府抗。領袖阮泰學（係北圻榮陽人，曾居廣東五年，參加革命事業。）就捕於東潮，腹部中彈，傷勢頗重。符德湉為泰學之左右臂，亦安拜舉事之中堅，被捕於崇西。領導攻陷永保之杜文詩，製造炸彈之

阮文奎，被捕於永保。計在安拜被捕者百三十人，中有士兵五十二，在富壽被捕者二百餘人，中有士兵六十，其在各地被捕或數人或數十人者，不計其數。革命黨人既經先後捕獲，法政府乃指任軍政界要人，組織刑事委員會，審訊黨人。關於安拜之亂，已判處死刑者十三人，無期徒刑者一人，二十年苦工者一人，餘尚待訊。其尤慘者，法政府於捕獲黨人之後，復派兵到其村落，或拆去其竹籬，或毀滅其房屋，而於嘉林村黨人所住之樓房，則用火藥炸毀之。

(十二)革命風潮方興未艾　我等既悉安南革命之始末，乃欲知今後之趨勢如何，因以質之素悉安南情形之數友。據云越人往昔無知，今漸開化，壓迫既步步加緊，要求解放之熱情亦繼長增高。試觀此次革命風潮之遍延全境，革命黨人之普及各界，乃知此運動為越人全體之共同要求，斷非捕治少數黨人之所可平息。革命風潮，方興未艾也云云。三月七日於船上。

白眉初著各種圖書一覽表

書名	價目	備考
民國地誌總論之部	二厚冊五元	人文地文記載詳盡
京直綏察熱誌	二元五角	凡地文人文教育實業水利路政財政社會狀況沿革古蹟無不備具
滿洲三省誌	三元	
魯豫晉誌	三元四角	
秦隴羌蜀誌	四元	
鄂湘贛誌	五元	
地文之部	四元	專述中國地文
中國人文地理	二元	專述中國人文
高級中國地理教本	八角	富備意趣爲初中最良教本
地理哲學	一元二角	闡發地理義蘊極有趣味
國都問題	二十枚	闡述南北兩都痛切淋漓
今日之琿春	一角	痛述民九日本侵佔琿春之慘案
燕趙水利論	一角	說明河北水利義極詳盡
蒙古詳圖	一元	內外蒙古一覽
中華民國省區全圖	一冊二元二角	爲學地理者必備之品
國恥地圖	一幅四角	係中國全圖上插入國恥一舉兩得
國民明恥中華民國快覽圖	明春出版	集圖誌之大成
建國方略地圖	計畫中	
中國分省教授掛圖	計畫中	

總發行所　北平宣內南閘市口回回營三號電話西局二二五七

西藏之今昔

孫崇岐

貝爾查理氏（Sir Charles Bell），英人，官於印度。西元一千九百年，被派赴大吉嶺工作。從政之暇，輒研習藏文藏語，三載，遂精通之。一九〇四年春，英兵寇藏，貝為建設處主任，曾因勘測印藏鐵路線，穿布丹入藏，雖遭土人反對，不顧也。其年夏秋之間，任代理駐錫金（哲孟雄）政務委員，秋至冬初，兼管理春丕責。一九〇八年，被任為駐錫金政務委員，兼辦與布丹西藏交涉事務，一九一八年始卸職。貝氏在任內，抱積極侵略政策，威迫利誘，於一九一〇年與布丹訂約，收之於英國勢力之下。其年，達賴喇嘛，為清廷所迫，逃往大吉嶺，貝設法與之接近，終為密友；更結識藏中達官，以狡猾之手腕，博其歡心：因之英人侵略西藏計劃，遂得暢行無阻。一九二〇年，貝充英國駐拉薩代表團領袖，於是益逞其籠絡之能事，博得利權不少。貝氏擅長交際，藏友頗多，故對藏中今昔情形，知之頗詳；嘗就其聞見所得，著「西藏之今昔」一書，（Tibet: Its Past and Present），歷述藏中風土人情與夫近世政治社會軍事教育各種景況，頗為詳該，爰撮要述之。

壹　西藏之疆界面積與人口

西藏之面積，就民族言則甚大，就政治言則較小。若就民族言，北之青海，東之喀木（康），南之錫金一部，西之拉達克（Ladak），均爲藏人盤據地；若就政治言，則青海喀木已爲行省，錫金拉達克已歸英人；其本族政府號令所及者僅前藏之大部及後藏與阿里全部而已。就民族言，其疆界西起東經七十八度，東迄一百〇三度；南起北緯二十七度，北迄三十九度。惟以地理環境限制，各部落不易團結一致耳。

西藏四方疆界，多含混不清。如南部與布丹相交處，並不以天然地勢—山脈或河流—爲準繩，而以林木分界。藏語稱此種分界處爲「高地樹」界或「低地樹」界。易言之，即有柏林之高阜屬之藏，有竹林之低處屬之布丹；因藏人需高地草原從事畜牧，布人用竹之處則甚多也。是種分界法，準雙方需要而定，固自有其優點；然頗難立絕對的界限，易起糾紛，是則其缺點也。

就民族言，藏之西北部與新疆分界處，約在北緯三十五度三十分東經八十一度三十分相交處，北倚崑崙山脈。由此大致作東北向，至柴達木草原之西，至阿勒騰塔格分水嶺，折而東，傍南山（祁連山）行，至東經一百〇二度處，折而南，經丹噶爾之西，西寧與可可腦兒（青海）之間。由東經九十四度三十分以東，即與甘肅接壤。自丹噶爾而南，而東，而西南，

遂與四川毗連。再南至東經一百〇一度北緯二十八度三十分相交處，折而西，更與雲南接壤。再西，至恩梅開江上流北緯二十八二十之處，遂鄰緬甸。昔日藏緬邊界本甚含混，西元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始由英藏私行勘劃。再西，與阿薩密接。阿薩密北部，尚有多處未經調查；密什密及阿波爾（Mishmis Abors）等蠻族，盤據該地，不受印藏管轄。由阿薩密以西，藏之南鄰爲布丹錫金尼泊耳三小國。布丹與藏界，前已言之。錫金以梯斯塔河（Teesta）分水嶺與藏爲界。藏尼之界，全部幾尚未勘定，雖有喜馬拉雅山障隔其間，然分水嶺多在山之北部，而藏人則時深入南部，尤以東段爲甚。自尼泊耳以西，藏與般遮布接，大致作西北向，越印度河班公湖，至喀什米爾東北部，遂復接新疆。

錫金在西元一七九二年（清高宗乾隆五十九年）中國征服廓爾喀（尼泊耳）以前，本據有春丕附近地。惟國小力弱，時受鄰封侵蝕，故其史籍曰：「強有力之象陣至自南；活潑之猴隊至自西，狡猾之狐群至自北。」蓋謂英（象）尼（猴）藏（狐）常寇掠之也。

克什米爾東部之拉達克及喜馬拉雅山東部之布丹，由人種言，均屬藏族。即初統於藏人之錫金，雖民衆大半爲尼族，其政府握大權者，亦均藏族也。沿尼藏及克什米爾印藏交界處，尼印境內，多有藏人，而尼印之人則尠有居藏境者。英屬大吉嶺區，原隸錫金布丹兩國，故

藏族亦夥。惟近數十年來，英人經營不遺餘力，遂大多數爲尼族矣。

就民族言，藏之面積約有七八十萬方哩，當英倫三島之七倍，與英領印度埒（除緬甸及木地係王自領區）。人口約四百餘萬，大多數居於東南部拉薩一帶與喀木等地。西部人烟稀少，平均約每方哩一人。因其地屬高原，平均在海拔一萬五千呎以上，氣候寒冷，穀類不生，牧草復少故也。全境地勢，作西東傾斜。東南區降至海拔五千呎，其地不僅牧草多，卽農產物亦饒；人口皆聚於是，蓋以生活較易耳。

西藏地勢既高，面積復大，形成印度北部之天然屏蔽。舊日因種種困難，外人鮮有躬履其地者。以之內部情形，舉世莫得詳知，故有秘密國之稱。近年來，風雲變幻，英俄兩國，爭欲染指此秘密之區，以逞其侵略之慾，於是遂爲世人所注意，而昔日之秘密者，近亦得公開聞諸於世矣。藏處於中英兩國之間，扶掖提攜，兩國均有義務也。（按是語爲貝爾所言。英人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貳　西藏之天然區分

藏地天然分爲三大區。北區曰昌唐（Chang Tang），藏語「北原」之意，約高出海面一萬六千呎，爲一大高平原。北限崑崙及柴達木草地，南迄雅魯藏布江。原中川谷交錯，沮洳棋布

。大多數溪流，皆無從入海，故豬爲湖泊，且多鹹水湖。其出產因地勢高寒，故頗稀少：無林木，牧草亦不豐饒，然頗足供野犛牛野綿羊野山羊野驢羚羊及其他動物之處也。居民以牧畜爲業，北部食糧頗缺乏，其每日所食，皆係經種種困難得之於南部者，故對米糧，不敢恣意飽餐。稍產菜蔬；其南部有番薯，在海拔一千五百呎之地，更有麥穀之屬。此區幅員：東西一千五百哩，南北四五百哩，地曠人稀，印度北部一大屏障也。

南區西部包有印度河及狼楚河 (Sutlej，薩特里日河) 流域，中部及東南部包有雅魯藏布江流域。三大河流皆發源於曼那薩羅瓦爾槳山附近 (Manasarowar)。前二河之源在加義拉(Kailas印語) 山麓，即梵文古籍中之西瓦樂園 (Siva) 所在地也。二河西北行，折而南，注印度洋。雅魯藏布江由西而東，流貫南藏中心，印人稱之爲布拉馬布得拉河 (BrahmaPutra)，藏人通呼之爲藏布(Tsang-Po)。「藏布」者，藏語清潔之意，對任何大河有時皆用之，不僅限於此江也。江之支流水勢，多逆幹流向西行，故有人謂昔日江水亦係向西流者。

藏人稱以上諸河所發源之山爲珍寶山，(土音曰康瑞布哲 Kang Rim-Po-che)，其觀念頗爲神秘，信有四河發源於此：(一)，由馬口出泉者，其水流經產馬之西藏；(二)，由象口出泉者，其水流經產象之尼泊耳(三)，由獅口出泉者，其水流經拉達克，故其人有如獅之膂力.

(四)，由孔雀口出泉者，其水流經以產美女著名之中國：蓋藏人富宗教神秘性，故凡事皆好雜以神話也。

雅魯藏布江可通行土船之處甚長，即洪水氾濫時，亦無妨害。土船多以牛皮或犛牛皮包於木架之外而成。架之質料或用柳木，或用叢生河干之灌木；後者藏語稱之爲「拉」(La)，較爲堅韌。船逆水行，每日速度爲十或十二哩。

藏中二大都會－拉薩及日喀則－及著名商埠江孜，皆在雅魯藏布江左右。拉薩爲全藏中首都，四通八達：由新疆，蒙古，西伯利亞，中國本部及印度等地來者，多會於此。宗教及政治首領達賴喇嘛，亦駐床該地。故拉薩不僅爲西藏政治中心，亦宗教中心也。此區爲西藏本部，土人稱之爲「伯」(Po)，以示別於北之昌唐，東之喀木。

英語「提伯特」之稱，並不用於藏地；或爲「吐伯」(Topo，「吐」者藏語「上」意)之訛音歟？西方稱西藏音近「吐伯特」者，初見於阿剌伯人之記載，時爲西元九百五十年，稱之爲「吐八特」(Tobbat)。歐人之稱西藏，蓋本於阿剌伯也。

南區及北區之東與東北，是爲東區，多山脈河流，爲中國暹羅緬甸諸水大發源地；流入中土者有揚子江黃河，流入暹羅者有湄公河，流入緬甸者有怒江。揚子湄公怒江三水，有時並

行。前二者之最近距離爲二十八哩，後二者有時更近。此區有多數土司，或隸於藏，或隸於印；喇嘛教勢力頗普遍，故達賴在各地皆有相當信仰也。諸土司中有文化較高者，但多數仍極蒙昧，嗜殺，以刦掠爲業。

本區地勢較爲低下，大部皆可從事農耕。山谷之處，牧草豐饒，林木茂密；礦產如金銀銅鐵之屬，含量頗富，多未發掘。若以近世方法從事開拓，則前途發展，實未可限量也。

除上述三區各有特點外，仍有可注意者，即藏中雪線高度之不同是也。在錫金西藏交界處，喜馬拉雅山之陽，雪線爲一萬七千呎，其陰則爲二萬呎。是種差別，蓋以山陽迎由印度吹來之潮風，雨澤富，故雪量多；迨過山後，潮氣已失其大半，雨稀雪少，氣候亢燥，雪線遂因之而高也。藏之東部，諸山雪綫，下降甚劇，通常爲一萬五千尺至一萬六千尺。

藏人對境內諸山，除認爲聖山者外，槪無專名。有曲摩哈立山（Chomolhari 藏言「女神之山」），爲春丕附近所崇拜之聖山，他方來此瞻謁者亦夥。山口因常有客旅經行，故皆有專名；其附近牧場，亦有定稱。各場利權，保護周至，不容他人染指。當冬雪遍覆平原時，居民則驅牛羊至山坡無雪處。坡上牧草甚短，且極稀薄，惟滋養力則較山下之高大多汁者爲佳。

以往西藏地圖，因調查未精，致地名訛誤纍纍。如在錫金布丹西藏交界處之寂寞鎮（Gyo-mo Chen），舊圖皆訛爲寂寞集（GiPmochi）。又如錫金北境之高山珠姆玉姆（Cho-mO Yum-mo），舊圖訛爲巨米山姆（Chumiumo），深望日後有暇，能一一校正之也。

叁　西藏之湖沼氣候及商路

藏中沼澤，星羅棋布，尤以昌唐及南區爲多。湖之形成，蓋不出下列三因：（一），支流挾帶雜質，致幹流壅塞；（二），河床增高速率較河水侵蝕力大，致河流阻滯，終乃積成堤阜，橫隔河中；（三），昔日爲冰川刳成之石坑，爲水注滿。昌唐大部形成一大盆地，致溪流皆洩入湖泊而不能入海。

湖之大者，首推可可腦兒（青海），面積約一千六百三十方哩。騰格里池亦不小，面積約一千哩。其他湖泊，面積在百里以上者甚夥。諸湖在昔日皆較今日爲大。湖旁丘陵起伏，石片上鹽殼層積，且露舊日水痕，有時比近日湖面高出數百呎，是知湖水減少，必甚劇烈也。其所以如此者，蓋以喜馬拉雅山脈突然隆起故。由地質學上言，喜馬拉雅山年代頗稚。南部高山忽然隆起，印度洋之潮風，阻隔不通，以之藏地遂日漸乾燥，湖水蒸發，速率頓增，故面積日小，水味日鹹也。

距日喀則三十哩之地，孃河（Nyang）流域，有寺曰尼薩爾（Ne-sar），據云已有一千二百餘年，為西藏古寺之一。現時該寺雖係磚坯築成，然最初則係川柏木所造者，即至現時，柏柱尚巍然聳立，惟以年代深久，變為黝黑色耳。寺中住持謂昔日藏中氣候較近時潮潤，雪量亦多，故柏樹頗多。藏人普通皆信昔日林木甚茂，米穀亦豐，以供給其時之信男善女。是種傳說，頗有注意之價值，蓋可由之窺測今昔藏中氣候之變遷也。（岐按：新唐書卷二百十六下吐蕃傳云：「長慶元年，以大理卿劉元鼎為盟會使……及吐蕃使者論訥羅盟於京師西郊。……明年……元鼎與論訥羅就盟其國……。元鼎踰成紀武川……。曰悶怛盧川，直羅娑川之南百里，臧河所流也。河之西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夾河多檉柳，山多柏。……至麋谷，就館臧河之北川，贊普之夏牙也。」長慶為唐穆宗年號，其二年為西元八二二年，距今一千一百餘年，其時藏地尚多柏樹，則藏中傳說昔日伯木甚多者，非虛造也。）

西藏北部，地勢既高，氣候自冷。且多風，故益寒。旅客當秋冬出行者，因風暴多起於正午及午後，故多在黎明起身。其南部稍低之處，海拔在一萬二千呎以下者，如春丕等地，氣候尚為宜人。雖有時未免稍寒，然以空氣乾燥，無印度等熱帶之傳染病，亦深適於衛生也。

在每次越喜馬拉雅山入藏，即感覺一種截然不同之景色：山南布丹錫金二國，氣候濕潤，陵谷高深；山北藏境，則乾旱亢燥，谷寬丘川。山之南北，天氣雖均清朗，然山北則較山南尤佳。

大吉嶺與錫金，每年雨量，隨地不同，約由八十吋至二百吋。迨過山至藏，春丕附近，平均年僅八吋。江孜附近，經十餘年之考查，知其每年雨量，最低爲四吋半，最高爲十二吋。若至十二吋時，則常致洪水爲災。惟至中部，雨量似有加增趨向；拉薩附近，每年平均爲十四吋，而其北六十哩之處，則在十八吋至二十吋之間。

藏人精於貿易，東至中土，南至印度，北至蒙古，均有藏商足跡。商路亦四通八達，無遠弗屆。其東西幹路：自印度西北部起，以喀什米爾都會色凌那噶爾(Srinagar)爲出發點，東至拉達克之列城(Leh)，然後入藏，經噶大克，日喀則等地而抵拉薩。再東，至察木多，道分爲二：南道經巴塘，裏塘，以至打箭鑪；北道之終點與南道同，惟迂途甘孜及瞻對耳。打箭鑪爲漢藏人種限界，亦二族之大互市場也。藏之羊毛藥材由此入華；華之絲茶由此入藏。藏人嗜茶，尤喜華茶，謂其滋味優於印茶。以之華茶踪跡，幾遍全藏，其勢力且西至拉達克焉。

其向北幹路，係由拉薩北行，經那楚喀(Nag Chu Ka)，青海，甘肅，而至庫倫；再北與西伯利亞接。每當夏冬二季，除商及赴藏瞻禮之來自北方者，皆齊集青海，結大隊而行，以防刦掠。約在八月或明年一月中可抵拉薩。其用以代步負重者，或爲犛牛，或爲駱駝。犛牛可

直至拉薩，駱駝則須置於距拉薩十日程之那楚喀地方，不許近於聖地。由那楚喀以南，道路稍平靜，小隊旅客，亦不致發生危險。

由印入藏之商路頗多。自色凌那噶爾起行以至拉薩者，前已言之。此外由西姆拉城(Simla)亦可入藏。稍東南，阿爾摩爾拉(Almora)城，亦有入藏之路。但皆非要道。其東則由大吉嶺之加林旁城(KalimPong)經錫金，越喜馬拉雅山，而至春丕，稍北，至法利(Phari)。由此，有二道至拉薩，一沿赫拉姆湖(Ham Tso)東岸行，路較短捷，且饒水草；惟亦有迂道江孜者。此道為印藏通商幹路，雙方貨物，半皆由此路出入，他道所不及也。

自拉薩至印度最直最捷之道，係經車塘(Tse-tong 或 Che-thang)，錯那藏(Tso-na Dzang 或 Chona Dzong)以至印之打旺(Ta Wang 在布丹之東)。深望將來能展長由阿薩密至藏之道(自阿薩密東北隅至藏之東南部，)經巴塘裏塘打箭爐以至中國本部，為中印間交通幹路，惟山嶺稍多耳(英人野心不小)。

以上所言商路，大部皆極惡劣，並未修繕平坦。此種道路，深足磨練犛牛驢騾馬羊等之忍耐性。藏騾體格頗小，惟登山矯捷如貓。有時負一百六十餘磅之貨，七呎之崖，自上躍下，毫無困難，他牲所不能也。在滑草上，騾勝於犛牛，惟在山道上，犛牛穩重，遠勝於騾。犛

牛形雖蠢笨，然其越山渡嶺，行動則頗爲妙也。騾夫每騎馬於後驅策，非下峻嶺峭壁時不下馬，因藏中諺語曰：「汝（指馬而言）若不負之登山，則汝非馬；設汝（指人而言）不步行下山，則汝非人！」

肆　西藏古代略史

據藏人傳說，其始祖本係獼猴。猴爲大悲化身，曾遇一女鬼謂之曰：「余前世生於魔家。惟慾海難離，對君愛慕殊深。」猴初頗遲疑，但終以情絲牽挂，與之結婚。後生六子，猴哺之以神米，於是毛漸脫落，尾漸消失，而爲人形。此六子性格不同；其肖父者皆誠篤勤勞和善多才，肖母者則嫉妒險惡貪婪好爭。職是之故，直至今世，藏人之善惡賢愚仍不齊焉。

近代人種學家皆謂藏族屬蒙古利亞種，其原始居處，或與突厥族同在亞洲高原。惟藏人未必來自一地，或亦有至自東北或東南之緬甸及阿薩密者。由容貌上觀察，藏人與蒙古人，實不易辨，僅言語不同耳。

西藏古史，晦暗駁雜，莫可究詰。藏人所作史籍，雖爲數不少，但皆偏重宗教瑣事，神話奇蹟，怪誕不經。關於歷來民生狀況，政治情形，記載殊少，故欲研究藏史，實爲一大難事。藏中僧侶，直至現時，尚不許讀歷史，恐彼等因讀史而忽其宗教及玄理上之研究也。蓋佛

教本之歷史觀念，藏人自不免受其影響耳。但西藏並未逃希洛多德（古希臘史家，西人稱之爲「歷史之父」）之注意。二千四百年前，希氏曾詔晉人以印度西北某國有大蟻掘金之故事。謂其國多金，蟻守之嚴。旅客若竊金以行，則群蟻必追及而殺之。此種傳說，雖荒唐不足置信，然亦有少許證據以解釋之。藏地產金，掘金者因地勢高爽，風暴頻仍，常背覆黑毯，蠕蠕然有如大蟻。且多攜碩犬，亦黑色，猛鷙迅速，過盜賊則逐之。因是輾轉相傳，去事實益遠，終乃造爲大蟻殺人之故事。希氏所記當亦根據傳說者。至藏人史籍之善本，當推「青紀」(Blue Record)。該書謂西藏初有十二國，其君主無信佛者，故無足輕重。蓋藏人觀念，以爲歷史若不以宗教爲中心，實無多許價值也。

當西元前一世紀至紀元後七世紀，傳說中有若干君王。其時木炭業已發明，溝洫灌溉之制亦已輸入，冶金之術亦粗具規模。至七世紀初，英主棄宗弄贊在位（Song Tsen Gam Po，宜譯爲松贊干布）文明大啟，國亦日強。弄贊即位時年僅十三（註一），享年頗久，兵威所及，南至北緬，北抵華西。娶唐宗室女文成公主及尼泊爾公主，盡力輸入文化。其時佛教入藏，已三百年，惟提倡無人，勢力甚小。二公主皆篤信佛法，贊普遂亦皈依佛教，譯經建寺，剃度僧徒；佛教因之大盛。贊普以國中僅有語言，尚無文字，乃根據什喀米爾通行之印度字母，造

爲文字，躬自習讀習寫，以資提倡。更立法制，以懲殺傷寇盜姦淫。於是遂成爲粗具文明之強國焉。

藏史有詳載贊普介紹新法於其民衆之文告者，曰：「……豪強者，必以法裁抑之；貧苦者，必以合理之法則治理之。創度量衡制，勵農耕而教民寫讀之事。創良美之儀度。口角者罰；殺人者抵償；盜竊者九倍其所竊罰之。越界私掠他國者，流，且斷其一肢。誑人者割其舌；使人民崇拜神祇，孝養父母伯叔。善者以善報之，勿與柔馴之民鬥。讀經典且究其義蘊。篤信因果報應之律，棄去一切非宗教之事物；助汝鄰人。少飲酒，務謙遜，償債宜速，勿用不合規制之度量衡。勿注意汝友妻室之言。設有「是」與「非」，以神祇證之。……」此法既公布後，恐民衆不甚注意，更譜之於歌，用種種游戲以資宣傳，故不久卽遍於國內，如日月之施不照臨焉。

西藏定爲國教之佛教爲流行於尼泊爾之密宗。此派與近日尼境之印度教同，多雜以自然物的崇拜。加以藏中本流行一種靈魂主義之「苏」教(Pon)，其混合於新來教義，自爲意中事。是故藏之國教，實一似佛教而非純佛教之宗教也。

佛教傳教士多來自尼泊耳，喀什米爾，及中國；而儀俗藝術則由中印兩國輸入。文成公主

傳入麴酒乳酪製造法，且教民以使用水車及造陶器之術。（註二）弄贊更大興土木，造宮殿於拉薩附近紅山之上，即現時達賴駐床之所，布達拉寺所在地也。

弄贊爲一大征服者，立法家，及宗教教育改良家，故在西藏史上，爲永不磨滅之偉人。直至現時，其經殿之在拉薩寺院者，常有人來此瞻謁，以麴酒致祭，肩摩踵接，頌揚祝辭；而每當戰事危急時，則更舉行宗教儀式於其拉薩城外之故宮，以祈庇佑焉。

華茶之輸入，在其孫時，後遂爲主要飲料。現時藏中小康之人，每日飲茶二三十杯至七十杯，其水量實足驚人。既而天文星卜醫藥諸技，亦次第由梵文華文譯爲藏語。故就事實言，西藏文化，乃大半得自中華，小部得自印度者。

西元八世紀後半期，名王棄宗弄贊（Ti-song De-tsen）在位（註三），信佛教。密宗名僧巴特瑪薩木巴瓦（Padma Sambhava）由烏闍衍那（Udyana 印度西北部一國）至藏，大譯佛經，建寺院，今拉薩東南五十哩之桑耶寺，即其時所造者。巴特瑪薩木巴瓦法力無邊，降魔驅鬼，奇蹟甚夥，爲紅教之偉大聖哲。其在藏中地位，與釋加牟尼埒，蓋以其傳播佛教之功頗大也。

棄宗弄贊殂，嗣位者爲牟尼贊普（Mu-ni Tsen-Po）以國內貧富之不齊也，前後兩次下詔均產。但結果則貧者仍貧，富者仍富。其母惡其紊亂國政，鴆殺之。牟尼贊普之設施，以西方

機會均等之說衡之，自無不可。惟佛家素主輪廻之說，而藏中復信因果報應之律，人之今生貧富，皆視其前生行為而定，故均貧富之事，實違反當時思想，宜其見惡於人也。

西元九世紀後半葉，羅帕禪(Ral-pa-chan)在位(註四)，其時藏中僧侶亦有至印度求經者，惟藏與印熱，水土不服，動輒病死，得生還者，不及什四，故多視為畏途，非具絕大犧牲精神者，不敢往也。羅帕禪篤信佛法，優遇僧徒，令國內每七家齊僧一人，敬謹供養，其熱心佛教，可謂極矣。王弟論達磨(Lang-Dar-ma)，反對佛教之中堅也，不慊於王之所為，弒之自立，竭力摧殘佛教；史籍述當時之情形曰：「佛法斷碎如已朽之繩。藏中和平如無油之燈。惡魔如潮之怒上，善衆如夢之被忘。僧侶因無人供養，相率還家；奸臣當道，大權在握。故論達磨者，實一具人形之惡魔也。」

由棄宗弄贊至羅帕禪，西藏頻與中國構兵，互有勝負，據藏中傳說，棄宗弄贊死(西元六五〇年唐高宗永徽元年)，中國軍隊曾攻陷拉薩(註五)。棄宗隸贊時，為西藏極盛時代，威力所被，西逾帕米爾，南抵尼泊耳，北及突厥，東至華西。中國政府曾輸金帛請和。後以新皇帝即位，不履舊約，藏兵東下，攻陷長安，時在西元七六三年(註六)。藏史又謂藏尼曾聯兵侵入印度，或亦在棄宗隸贊之時歟？惟藏人深懼印度氣候，故未能大衆深入也。

羅帕禪時，藏勢仍盛。其兵力常佔華西。後兩國構和，訂約以可可腦兒為藏之東北邊界，藏人捨其侵佔地，惟保留其族人所居山地。吾人所知中藏構兵及訂約諸事，半得之於雙方史籍，半得之於依然存在於拉薩之二石碑。碑上字跡，因年代湮久，及後世華官毀傷，已有一部模糊，然與中藏雙方記載對照讀之，頗可得其梗概也。

棄宗弄贊，棄宗棘贊，羅帕禪為藏中特出人物，文武兼資，諸王中之佼佼者也。至今藏人稱之為「三大宗教賢王，有權威之人。」佛教傳佈，太半為此三人提倡之功，其結果雖文明漸啟，然民風未免漸流於柔懦矣。

論達磨在位三年，以殘暴為一喇嘛所刺。相傳此喇嘛用木炭塗其白馬，衣寬大之烏衣，飾以白線，騎而之拉薩。值論達磨正審視上述之二石碑，喇嘛乃拜蹈獻技，論達磨呼之使前。喇嘛遂乘機出預藏於袍中之弓矢，殪之而逃。出拉薩後，洗馬使白，棄來時所衣服裝，以是緝者不能辨識，終得安然無恙。現時藏中所謂黑帽舞者 (The Black Hat Dance)，即紀念此復仇舉動者也。(註七)

論達磨被刺，棄宗弄贊之王統絕，內亂起，部落分立。各築碉堡於高險之處以自固，其遺蹟近日仍有存者。西藏婦女，地位頗高，酋長卒，妻女能代行職權，其政績亦有時斐然可觀

。藏中佛教，自經論達磨蹂躪後，不振者七十餘年。迨印度名僧阿底沙（Atisha）等接踵入藏，遂復興盛。阿底沙所居之洞，在拉薩東十六哩，現仍保存。洞高居山陽，雜花野草，搖拽生姿，實宗教改良家適宜之退休所也。

西藏當西元十一世紀時之生活情形，可由其時彼土詩聖密纈利巴（Milo rePa）自傳，稍知一二。吾人知彼居於洞中，與現時藏中居士無異；盜賊時欺侮之。官府每捕獲賊匪，常挖眼以示警。其時尚用貝殼為貨幣。要之，其民衆生活，八百年來實無大變異也。

十二三世紀時，喇嘛教勢力已遍於民間，其呪詛奇術，頗博得大部信仰。蒙古大汗曾招藏中薩迦寺高僧至宮庭說法。迨忽必烈汗立，更篤信喇嘛，將全藏政教大權皆付之薩迦寺呼圖克圖。自是藏地遂屬法王。法王權勢雖大，其思想則頗開明，對各宗派皆優容之，使其充分發展。

法王治藏者約七十五年（元世祖至元七年至順帝至正五年，西元一二七〇至一三四五年），迨西元十四世紀中葉，政權被奪於土爾常楚加贊（Chang Chub Gyal TSen）；又經百年教權又奪於後起之黃教；於是紅教乃式微矣。常楚加贊征服各部，勢頗強，是為西帖亞（Sitya）朝始祖。傳世約三百年，至西元一六三五年（明思宗崇禎八年，清太宗天聰九年），其末王為中部藏王（藏巴汗？）所逐。惟藏巴不久又為厄魯特蒙古和碩

特部固始汗所滅。固始汗卒，未幾，藏地遂入中國版圖。藏與蒙古因有同出一源之傳說，加以宗教相同，故關係異常密切。迨清末及民國初，蒙藏先後宣布獨立，且於一九一三年一月雙方訂互助之約於庫倫焉。

註一　舊唐書吐蕃傳謂棄宗弄贊以弱冠即位。欽定蒙古源流卷八謂特勒德蘇隆贊（即棄宗弄贊）年十六即汗位。而貝氏謂弄贊十三歲登位；與蒙古源流所載相差三歲，未知孰是。

註二　新唐書吐蕃傳稱唐高宗初即位，吐蕃棄宗弄贊請蠶種酒人與碾磑等諸工，許之。

註三　新舊唐書吐蕃傳所載贊普世系，皆混亂不清；欽定蒙古源流所記之吐伯特汗世系，亦有訛誤。蓋唐代與吐蕃頻年戰爭，關於吐蕃事，自多失記；又以言文隔閡，記亦不免有誤耳。茲根據上述三書，將吐蕃贊普世系表列如次：

棄宗弄贊（蒙古源流作特勒德蘇隆贊卒於唐高宗永徽元年西元六五〇年）——子某（先弄贊卒）——孫某（永徽元年至調露元年西六五〇至六七九年）

——器弩悉弄（調露元年至武后長安三年西六七九至七〇三年）——棄隸縮贊（蒙古源流作特蘇隴德贊長安三年即西七〇三年即位）……乞黎蘇

籠臘贊（卒於玄宗天寶十四載西七五五年）—娑悉籠臘贊（天寶十四載即位西七五五年）……乞立贊（卒於德宗貞元十三年西七九七年）
　├足之煎（貞元十三年至二十年西七九七至八〇四年）
　└某（貞元二十年至憲宗元和十二年西八〇四至八一七年）—可黎可足（元和十二年至文宗開成三年西八一七至八三八年）
　　　└達磨（開成三年至武宗會昌二年西八三八至八四二年）—乞離胡（達磨妃之兄子弟贊王統至是絕）

右表棄隸縮贊及娑悉籠臘贊皆無卒年；乞黎蘇籠臘贊及乞立贊皆無即位之年，惟由其年代與藏中記載及布達寺前之棄宗弄贊紀功碑所述，互相鉤稽，知棄隸縮贊即乞黎蘇籠臘贊，又即碑上之棄隸縮贊（Ti-De Tsuk-Tsen，棄宗弄贊之父），娑悉籠臘贊即乞立贊，又即棄宗弄贊也。請證之：

I、棄宗弄贊紀功碑乃吐蕃紀念攻陷長安而立者。攻吐蕃陷長安，事在代宗廣德元年，西元七六三年。其時吐蕃贊普，不知係娑悉籠臘贊抑係乞立贊。惟由藏史攷證，知棄宗弄贊在位爲八世紀後半葉，而娑悉籠臘贊即位於七五五年，無卒年，乞立贊卒於七九六年，無立年；由七五五至七九六年，適爲八世紀後半葉，故

知乞立贊卽係逹悉籠臘贊亦卽棄宗棄贊也。

2，由紀功碑知棄宗棄贊之父爲棄棄祚贊：而由蕃中記載知棄棄祚贊曾尚唐公主。攷吐蕃贊普尚唐室公主者，一爲棄宗弄贊之文成，一爲棄棄縮贊之金城，以年代推測，棄棄祚贊所尚之公主當爲金城；然則棄棄縮贊之爲棄棄祚贊，固無疑也（音亦相近）。

3，由紀功碑知棄棄祚贊卒後，棄宗棄贊卽登位，中間並無他人。故棄棄縮贊與逹悉籠臘贊中間之乞黎蘇籠臘贊，亦卽棄棄縮贊也（音亦相近）

註四 貝氏謂羅帕禪在位爲九世紀後葉，且謂吐蕃自棄宗弄贊以迄羅帕禪，常與唐室構兵。此事殊有疑竇。攷唐與吐蕃，由新舊唐書所載，自長慶和盟後（西八二二），戰爭幾無，迨會昌二年（西八四二）後，吐蕃弄贊王統絕，國中大亂，諸部治兵相攻，益無暇東擾中國。九世紀後半葉，正當唐懿僖昭三宗時，若常與吐蕃構兵，何以史書竟無紀載？此其可疑者一。貝氏又謂羅帕禪爲其弟郎達磨所弒，而郎達磨在位三年，又爲喇嘛所刺，弄贊王統絕，諸部分立。此與兩唐書所記又有衝突。兩唐書謂弄贊系末王達磨死於會昌二年（西八四二年），時爲西元九世紀前半葉，非

後半棄。此其可疑者二。

註五　唐高宗永徽元年，棄宗弄贊殂，當時中國與吐蕃並無戰爭，中國軍隊入拉薩事，當係訛傳。

註六　唐代宗廣德元年，吐蕃大舉入寇，陷長安，帝幸陝州。郭子儀却之，但無大勝利也。吐蕃爲紀念此次光榮，樹碑於拉薩，今尚存於布達拉寺之下。碑爲一四面石柱，高約二十三呎，頂作方尖形，碑上關於中國地名，爲淸時華官所落頗多，深爲可惜。其碑之全文如下：

當棄隸祚贊王時，凝論路恐 (Ngan-lam Lu-kong) 深受倚任，爲首相。巴東雜 (Bal-dong-tsap) 及耶米…吉 (Lang-mi zig)，雖居高官，惟與王疏遠，害之而卒。二人對王子棄宗隸贊幾亦加以傷害，國內政爭遂起。路恐將巴耶之背叛事件，奏明王子，請其留意。迨二人背叛證實，嚴懲之。於是路恐更受信任。

當棄宗隸贊時，凝論路恐爲王腹心，言聽計從，王信之專，命爲內務大臣。渠熟處中國事務，調令軍事長官先率兵至鳴贊 (Kar-Tsen)。渠精於用兵，循循深入，據中國境內之哈沙 (Ha Sha，河西?:) 其對中國有川途者，………中國震慄。雅莫

唐(Yav-mo-tang)……中國之……向中家(Chong-ka)……等。路恐……仇
敵……大國……奉献於大參議官。……和氣……官吏……忍受困苦……
……國。
乘宗棘贊王英明大度，從諫如流，對國政措設，皆極妥善，且佔領中國州縣堡壘
甚多。
中國王—赫呼喜王帝(He Hu Hik Wang Te ，文武孝皇帝？—肅宗)—及其大臣等
皆恐，許年奉帛五萬匹。於是使中國輸貢矣。
此後，中國老王—赫呼信王帝卒，太子—王彭王(廣平王？—代宗)—立，頗不
以向吐蕃貢獻為然。吐蕃王大不滿意。於是擬論路恐為參議會領袖，以便攻中國
更西(Keng-Shi ，京師？)之中國王宮。
蹤吉聶聶給宗騰(Zhang Chim Gyal Gyal Zik Shu Teng)及達抓路恐(Ta-dra Lu-kong)二
大元帥，奉命進攻更西。與中國軍隊大戰於在吉湖池(Chi-hu Chir)堡。擊潰之，斬
殺頗衆，中國王—王彭王—亦由更西城逃往陝吉湖(Shem Chi hu ，陝州)。更西
陷。內務大臣吉胡(Gye-hu ，高暉？)……更……生命。潼關(Tong-kwan)及

伯堪(Po Kan)……吐蕃王之……吐蕃……。因切愛於……吉生恐卓(Kem Shing Kong Cho ，金城公主?)之名……大臣……大小諸王，……國家至終……大著。路恐，受王之信任，……經歷萬難。

註七　現時北平雍和宮黑寺黃寺等喇嘛寺院，每年廢曆正二月尚有「打鬼」之舉，據云即係紀念此事者。

地學界消息一束

壹　又是一個最高峰

▼比喜馬拉雅高峰尙高一千二百五十尺▲

美國人駱發士，今春在西康打箭爐南，發現一山，較喜馬拉雅峰（埃非爾士峰？）約高出一千二百五十尺（平津各大報皆曾川大字登載，未知該美人所測量者準確否？）

貳　大規模的探險隊

▼目的地是介在西藏尼泊耳錫金間雪屏山脈▲

▼德英與意瑞士五國探險家的大聯合▲

雪屏山爲喜馬拉雅山之一脈，介於西藏尼泊爾錫金之間，在埃非爾士峰東南八十哩。近有德人狄倫斯教授夫婦率英與義瑞士諸國探險家，定於本年四月中，作該山探險之舉，茲將該隊組織及計劃略述之。

（一）五國探險隊之組織　雪屏爲世界第二高峰，較二萬九千呎之埃非爾士峰所低尙不及千尺歲曾有探險隊二度前往，擬登臨巔頂，均皆失敗，且喪多命。今又有德英與義瑞士五國人士，擬結隊作登山冒險。其組織之週密完善，爲歷屆所弗及，誠壯舉也。雪屏與埃非爾士

峰，遙遙對峙，然兩峰初無相似之點。每當風日晴利之際，自五十里外之大吉嶺，即可望見雪屏。峰高凡二萬八千一百五十呎，埃非爾士，孤立如擎天石柱，而雪屏則在峯巒環侍中，亭亭植立。此屆探險隊之組織，極為審慎。對於以前歷屆探險事件，均加以審切之研究。隊員對登山經驗，至豐豐富。該隊隊員均已抵印度，在大吉嶺會齊。所雇脚夫人等，均係當方土著。該隊定三月底自大吉嶺出發。翻越峻嶺，直赴雪屏。此行程途險巇異常，自大吉嶺至雪屏，有二路可通：一西北行經拉森谷，越玻格里（高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呎）與康拉（高一萬八千三百呎）二嶺，入尼泊爾境庚薩與康巴城，抵雪屏冰川西端；一東北行上湖梯司他河深谷，直抵拉城，而達雪屏東麓之齊末冰川。此屆將經行何路，尚未宣布。

雪屏探險正身工作，定四五月之交開使，為時適當五月中旬印度季候風之前。探險隊大本營，大概將設在一萬七千呎之高度間，其上再設帳幕六處。此種步步為營之計，實為攀登高山之秘訣。又探險成功大部分，須仰藉於負獲物品之土著，其間尤以尼泊爾山間土著，最為可靠。以前三度攀登埃非爾士峰之探險隊，均得力於此輩。本屆探險仍將多多徵集曾登埃非爾士峰之尼泊爾土人。蓋凡脚夫之登山者，須熟諳巖石冰雪情形，而脚力尤須穩勁，能肩荷重物，攀升巉巖。此屆除尼泊爾土人外，更將僱老甲人與藏人約二百名，將食品等自大吉嶺運

至探險大本營。探險隊並携有拍攝電影專家，如遇天氣良好，當可成功。隊中有地質學家二人，研究沿途地質。並有新聞記者一名，記述沿途情形。稿成後交專人馳往大吉嶺，發電至加爾各答，再由彼轉達倫敦，傳諸報端。

雪屏連峰相屬，最高點有雙峰山行者遙瞩，輒生可望而不可及之感。山中隙處有大冰川，時有大堆冰雪，自巖上下墜，積久則匯成冰川，沿山谷沖瀉而下。

環峙雪屏較底之山峰中，最堪愛翫者，莫如希尼阿爾欽峰。該峯夙有不能飛越之稱，世界積雪峯稱，當推高峯最爲瑰麗。峯之四週，屑冰豎立如刀劍，有時陽光穿入，絢耀成虹，縱目遼望，恍如仙境。

自大吉嶺至雪屏，途中氣候幻變，莫可究詰。大吉嶺拔海八千呎，但前行不遠，即下至深峽中，拔海幾二三百呎。氣候鬱蒸，瘴疫滋蔓，灌木發林中，爲巨蚊水蛭窟宅之所。

再沿山谷向上行，山坡滿被喜馬拉雅特產之石南灌木，當五六月間花發之頃，嫣紅姹紫，如火如荼，瀰漫山坳間，備呈絢麗之觀。再上行則密林漸稀，時見龍胆，櫻草，虎耳之屬。更上則入冰天雪窖中，寒風砭肌，如履極地，故全程經過之境，在溫度表上相差至一百五十度之多。山中有時降雪甚大，天氣轉換，無從預測。又錫金地方產野獸甚少，尋常祇有犛牛山

羊之國，冰川積塊中，則產麒鼠。

（二）前屆探險之追述　雪屏險怪如此，然歐人知此山者甚少。至十九世紀末，其名始著。前此作破天荒喜馬東脈探險之約瑟胡格爾爵士，僅行抵雪屏以東而止。在錫金探險之第一人，當推葛蘭罕氏。一八八三年氏曾攀登雪屏以南高二萬四千呎之開卜魯峰附近。據氏自稱，曾達開卜魯峰巔頂。是否實國，現仍成疑案也。

英人測繪錫金地圖時，首由大吉嶺開始。至一八八四年有土著測量員名雲池者，曾旅行雪屏以北地方，取道高二萬尺之瓊森拉嶺。由錫金穿入尼泊爾境，途中凍死二人。又有土著名達司者，宣稱前雲池數年，曾經此路赴拉薩。但其所行道，恐仍在雲池所經以北。一八九一年懷德爵士與同作一人探險，直達雪屏東麓之齊末冰川，發現希尼阿爾欽峰，是為歐人履此境之第一人。

此後探險者踵至，一八九九年有道格拉司佛萊胥非爾氏來探險繞行雪屏西麓，探冰川之險，攝有影片多幅，歸著一書，陳述攀登此山之可能。佛氏探險隊宗旨，在測繪冰川與雪屏形勢。當時曾有意攀登峰頂，適遇大風雪，遂不果登。於是遂循齊末冰川，折回瓊森拉，取道尼泊爾境，越康拉與瓊格里二嶺（一高一萬六千三百零三呎，一高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呎）。返

大吉嶺。佛氏此行雖未能登臨雪屏，但令後來者能知沿途道路狀況，其功績殊不可忽視。一九零五年始有人直接作攀登雪屏之企圖。是年有瑞士人三名（紀樂滿博士，萊蒙氏與巴琪副將）偕大吉嶺旅館主人義人雷吉氏組織一探險隊，推英人克羅萊氏爲首領。

該探險隊由辛加里拉山脈與章巴拉抵鴉龍谷，自雪屏西南麓前進。曾在高二萬零三百四十三尺地點，設一營幔，有數人更攀登一千尺之高，九月一日下午，紀巴雷三氏率脚夫三人，由冰川下行，擬返營帳。克萊兩氏則仍留原處。據克氏事後自稱，彼當時曾警告諸人，勿於下午下山。衆不聽，途經雪坡時，中間行之脚夫二人偶失足下墜，時巴氏與另一脚夫在後，紀雷二氏當前，衆以長繩纏身而行。至此，後行二人均被牽陷，前二人亦搖搖欲墜，幸得苟免，餘四人則陷入崩雪中。

萊氏在高處帳中，聞未死者呼援聲，獨自前往援助。克氏則臥帳中品茗（據氏在一九零六年二月阿爾卑雜誌中自述如此。）是晚氏並有函致「探險雜誌」中云，事已如此，無可挽回。萊蒙懷萬一希望而往，不能勸阻，余非有見死不救之殘忍，蓋此種意外，據老於探險者之經驗言之，實爲愛莫能助。明日余擬下山一視究竟」云云。此雪屏探險慘史開卷之第一章也。

嗣後探險喜馬拉雅者雖不乏其人，但登臨雪屏巔頂之舉，迄無人敢輕於嘗試。至一九二九年

始有探險隊二組，在印度雨季前後，分別前往。

其第一組舉動粗率，毫無成績可言。有美人名法末爾者，於四月二十七日自大吉嶺偕少數脚夫出發，抵尼泊爾之芝闌村，循克羅萊探險故道，隻身率脚夫三人，裹四日糧，向鴉塹冰川前進。途中支帳三處，最後於五月二十六日擬率脚夫更進，並未携繩索甕橐等物。時山中雪勢至險，脚夫等均拒前行。法氏遂冒險獨進，脚夫最後見法氏置身於高二萬二千呎之鴉塹鞍（地名）上，其後情形如何，迄無知者。

去年第二組出發之探險隊，則異前述。組織者爲德國巴伐利亞登山專家，佈置週密，實力雄厚，結果亦斐然可觀。該隊首領爲鮑艾爾博士，有德奧阿爾卑山俱樂部之青年會員數人相偕，並有前居赴埃非爾士峯探險隊專管運輸希貝爾氏相助，脚夫多人亦曾有埃非爾士峯探險之經驗。該隊自大吉嶺出發後，經甘托克與拉城，至雪屏東麓之齊米冰川。在山麓建一大本營，遂更自雪屏北脈通冰川之長嶺攀登。是嶺勢甚險峻，其角度約四十五度。

該隊攀嶺工作之艱險，述之猶令人心悸。途中堅冰高聳成垣，逸緣狹隘，幾於不能容步。冰涼涼處尤令人喪胆。每進一步，均不能不求助於斧鑿。冰岩支帳，面積祇能容二三人。尤令人氣沮者，當該隊前進時，道遇大雪，不得已而退却。歸途所鑿之道，均爲雪沒。該隊鼓勇

返大本營後，俟雪霽再重行上山，歷時三星期之久，始攀升冰岩二千三百尺。最後該隊行達二萬四千六百英尺之高峰，雪屏極峰似已不難到達。但不幸此時又適降大雪，深至六尺，該隊遂再度下山。中經千辛萬苦，全師而還。已隊訓練之有素，經驗之飽滿，良足稱也。

（三）本屆探險員歷略　登山探險一事，艱苦百端，故非體質健全，年齡壯盛者，不能成功。以雪屏之天險，吾人欲能登臨其巔，對於此層尤不容忽視。本屆探險團團員，率皆探險能手，其歷略頗有一爲紹介之價值。

本團首領狄倫福斯氏，爲楚瑞克大學地質教授，曾在阿爾卑斯及霍海塔武拉山中攀登山峰七百餘，大率均未携嚮導。其間自闢新道，達人跡未經之山峰，計五十六所。氏今年四十有四，其老父阿斯加博士，現尚健在，今年已登八十；當其六十九歲時，猶能健步登瑞士絕險之少女峰；至七十四齡一年，曾孤身遊大黑斯坦因山。其精神之矍鑠，令聞者均驚歎弗置。狄氏九歲時，即作初次登山之遊。十三歲遊多羅馬登山中之薔薇峰。一九二一年，氏遊德魯升布蘇山，下山時繩斷，墜廿一英尺之崖下，身膺重創，幾喪生命。氏爲人精幹，各項運動均所精嫻。大戰時在義大利前線山境，率領健兒，在一萬尺以上高原，防衛關圉。曾在沃德蘇山故佈疑兵，並鑿冰爲戰壕以禦敵。其間迭經艱葛，功績卓著。氏曾著阿爾卑斯登臨指南及

地質學書數種，並精攝影學。狄氏夫人爲國際著名之女網球家，在德奧瑞士各國屢獲錦標，對於登山與滑雪（按係雪中運動之一種，滑雪者著長八英尺闊四寸之木屐，在雪中飛躍，此戲以挪威最爲盛行）諸技均極嫻熟。數件狄氏登臨，此屆將任大本營留守職務。

隊員中爬山技藝最佳者，推阿鄂林與施奈德二氏。施氏爲奧籍，專攻地質學，爲東阿爾卑斯山爬山名手，年事雖輕，經驗則甚富。足跡所經之山峰，不下千餘。氏曾於一年中攀登二百峰，造成絕開之紀錄。何氏習醫，其爬山雖祇於一九二三年開始，然技術極佳，爲德國新進之爬山名手。現任柏林學界阿爾卑斯俱樂部會長。

隊中醫士爲雷赫武博士。氏對於登高與體質上關係之研究，極有心得。隊員阿茲氏對冬季登山，經驗豐富。其人現任工程師，曾攀登人跡罕至之山峰，造成不少記錄。對於滑雪一技甚精，曾爲希臘政府測繪阿林勃斯峰隊員。瑞爾爲瑞士人，一九二七至二八年在美半工半讀，曾攀登美國落機山之長嶺，黃石公園南山，與西雅圖附近之藍尼峰。隊員斯密士爲英國籍，年二十九歲，阿爾卑斯俱樂部會員。自幼即喜爬山，一九二二年赴阿爾卑斯山中，在山中探險至二年之久。隊員滿斯巴里爲義人，先本奧籍，擅攝影術。攀援岩石間，尤所擅長，嘗爲電影公司表演滑雪諸技。另有杜凡尼爾氏亦爲拍攝電影片專家云。觀此屆探險隊中人才之盛

，其成功當操左券矣。

叁　川邊也要有國人考查

◉廣州國立中山大學組織的◉

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校長戴傳賢及副校長朱家驊，以川邊各種情形，國人頗多模糊，緣組織川邊考查團，由該校地質學教授瑞士人哈安姆領導，赴川邊考查，並呈請南京政府訓令川滇黔各省當局，如意保護。政府已據呈令行各省矣。其令文如左：

案據國立中山大學校長戴傳賢副校長朱家驊呈稱，竊職前以吾國幅員遼闊，川邊疆域及山川險夷，關係國防至為重要，尤宜早加察勘，製成確圖，為西康改省之準備。並以西北各省，礦產地質，在學術及實業上，亦有考查之必要。擬組織川邊考查團，派職校地質系教授瑞士人哈安姆，率領助教技士學生等，由粵出發，經雲南四川以達川邊西康一帶，分別查勘。往返期以一年，應需聘請測量專家及購置測量器行裝旅費，共約大洋三萬元。經呈奉鈞府撥助一萬五千元，並奉頒發該教授哈安姆等護照一紙，轉發具領在案。現該教授擬於本年五月間，率領考查團各員生出發。惟念前途修阻，所經川滇黔等省，均屬偏遠之區，難保無土匪滋擾，非有軍隊保護，似不能安心工作。理合呈請察核，仰懇俯念該團員遠道考查，職務艱鉅

，准予分令雲南貴州四川各省政府遵照，俟該考查團到達時，務須酌派軍警，暨嚴令所在地方官，切實保護，俾得完成任務。」合行令仰該省府遵照。

肆　東北的通古斯族也有團人去考查

▼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計劃▲

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民族學組主任蔡介民先生，對於國內各民族，擬次第從事實地調查，以資研究，並立有精詳之計劃。去年曾派遣研究員德人顏復禮，編輯員商承祖，前往廣西凌雲調查猺人生活狀況。助理員林惠祥，業已前往台灣調查番人狀況。均已印有報告，由商務印書館發售。去年秋間，該組復添聘凌純聲君為研究員。凌君為巴黎大學民族學博士，於民族學極有研究。就職後，對於該組調查計劃積極進行，擬定於本年內舉行二種調查：一為浙東處州之各處畬民，一為東北之通古斯族。茲因浙東匪氛猖獗，不便前往，故先行前赴東北實行通古斯族之調查。此項調查計劃大概述如下：（一）調查民名：黑斤人，一名赫哲人，西名「高爾的」Goldi，尚可稱為通古斯族之純種，我國俗呼為魚皮韃子。因其生活大部依恃魚類，即其年齡亦以生後曾食過鮭魚幾次計算。（二）調查區域：吉林省之東北部，即松花江，牡丹江，烏蘇里江三流域間，（三）行程：自依蘭（三姓）為始，東北行經撫

川，當錦至同江，折向東南至饒河，再沿烏蘇里江南行，經虎林，過興凱湖北上，至寶清，更東南至穆稜爲止。（四）調查時間：預計三個月，此項調查，由凌君及商承祖担任。四月杪已出發云。

伍　戰國時代燕國古物行將出土

▼燕下都考古團已到易縣工作▲

流經易縣之易水，又名武水，其南有城，曰武陽，在縣城東南十餘里，古燕下都也。前有北京三學術團體，合組燕下都考古團，計劃發掘，以期得到古代重要史料，近已從事工作。其發掘典禮，業於四月二十七日舉行，開會時情形如下：

四月二十七日，易縣各界，應燕下都考古團之請，赴城東南練臺行發掘武陽城之典禮，行禮如儀畢，首由團長馬叔平（衡）報告燕下都考古團之組織及任務。「組織」係由國立中央研究院，國立北京大學及古物保管委員會三機關聯合而成。「任務」：是以研究中國固有文化，先民遺蹟遺物以作將來研究之資料，佐證史事之紀載者。絕非鑒賞古物，玩弄古董者之可比。末謂搜求遺物後，當經相當研究後，報告于國內外。將來易縣或爲社會所注意，促進文化發展云云。

本會出版書籍之二

馬哥孛羅遊記導言　張星烺譯補　平裝一冊　定價貳圓

馬哥孛羅遊記，久爲士林所知。是書西人詮釋者，不下十餘種，然最完善者，當推亨利玉爾氏注本。本會會員張亮塵教授邃於史地之學，以是書之我國舊譯本稍欠完善也，爰取玉爾氏注本，於授課之暇，從事迻譯；積時數稔，始克告成。本書導言，考證精詳，於馬哥孛羅之歷史及其著述之源流，提要鈎玄，包舉靡遺。譯者又自爲中國史上之馬哥孛羅及元代西北三藩略記一篇，補註於後；博大精深，遠勝原作。前於民十二夏曾分期刊於地學雜誌。茲特搜集各篇，印成專書。國人之治史地及留心掌故者，允當人手一編也。

發行者　本會

代售處　景山書社

雜俎

壹．綏遠鄂托克旗的沿革與疆界

鄂托克旗，即伊克昭盟鄂爾多斯右翼中旗。漢爲朔方郡南境臨戎廣牧兩縣地。至魏晉時全皆荒棄。晉末，被赫連勃勃所據。後赫連氏爲後魏所滅，改建夏州，立爲化政，闡熙，代名三郡。隋得之後，將朔方郡移住於此。唐代改爲宥州。五季時又被黨項拓跋夏佔據，屬寧夏路。明特爲蒙古佔踞，始終不爲內屬。至淸代方肯來朝。民國改革以後，一切依然照舊，相沿至今。該地在寧夏東北三百五十里。綏遠臨河西南一百五十里。由札薩克駐在所計算，東至察罕札達沙泊七十里，接右翼後旗界址，即杭錦旗。南至賀通圖山（俗名同同基）三百七十里，接右翼前旗界址，即烏審旗。西至察罕托輝二百五十里，接外蒙賽音諾顏左翼右旗。北至馬陰山一百一十里．接右翼後旗界址。東南至庫克陀羅海一百里，接右翼前旗界址，即準噶爾複。西南至横城口三百三十里，接邊城界。東北至鄂蘭拜一百二十里，接右翼後旗界址。西北至阿爾布坦（又名省嵬山）二百二十里，接外蒙古賽音諾顏部界址。其幅員之寬闊，較各旗皆大。綜計：東面南北斜長，北自察罕鳩鵝圖才登瑪起，南自鎭羅堡邊墻，共有五百六十里。西面南北斜長，北自吉圪堆腦包起，東至察罕鳩鵝圖才登瑪，共計四百二十里

。南面東斜長，西自橫山堡黃河起，東至鎮羅堡邊墻，共有五百六十里。北界杭錦旗，東連烏審旗。杭錦旗南接邊墻，同陝山兩省並阿拉善額魯特旗接壤，面積之大，地土之廣，合計起來，總有土地達十三萬七千五百九十餘頃，能與五原河套面積相差無幾。實綏遠西部富源所在，惜多少年來，無人注意耳。

弍　伊克昭盟的古蹟

▼兩宗北方民族的遺蹟▲

▲赫連勃勃的故都▼

▲奇渥溫鐵木眞的陵寢▼

綏遠省伊克昭盟，秦時爲河南地，漢以後爲漢族與北方民族角逐之場，故其地關於歷史之古蹟甚夥，其要者有赫連夏故都統萬城故址及奇溫溫鐵木眞（元太祖，成吉斯汗）氏陵寢，茲分述之；

（一）統萬城　橫都城在伊克昭盟鄂托克旗札薩克駐在所東南三百餘里，即五胡亂華時大夏赫連氏之故都統萬城也。前清道光年曾有陝西懷遠（今橫山縣）縣知縣何炳勳奉命調查，因其地在懷遠西，尚不及百里也。披當時記載，知城係土築，有三重，在無定河上游西。

渡河行二里許即至頭道城，又西半里許進二道城，又西數十武，進三道城。頭二道城內，僅餘瓦礫三道，城內南面，西隅鼓樓，鼓樓已毀，僅存基址。堅築白土墩，高五六丈，無級可登。鐘樓高十餘丈，雖範頂式大廈一間半，傾圮已半。懸鐘屋頂，形迹宛然。週圍飛欄八層，插椽孔穴，歷歷可數。所有木料，多半爲蒙人拆而爲薪，不過尚能登眺。南面列有土墩七處，硬如石頭，似係臺樓基礎。北頭有白土坡，似係宮殿地基。北城東西兩角，亦有土墩，所謂轉角樓。內城東西不及一里，南北約一里有餘。據土人說，每逢朔望昧爽時候，空中輒現城闕。及至民國七年，黃君延琛前往調查，一無所有，僅存基地而已。

（二）成吉斯汗陵寢　成吉斯汗之陵寢，在伊克照盟郡王旗之西北。每年三月（夏曆）二十一日爲祭期，各盟旗王公，如無特別事故，多於前五日躬去祭掃。本年祭期，各盟旗王公到者，因有參加蒙藏會議者，較往年稍差，然亦皆有代表。以故鐵騎成羣，駝隊塞途，陵寢附近村落，爲之一滿。民衆方面參加者，尤爲勇躍。雖屬一種祀典，大與賽會形勢相同。距祭期前三日間，即舉行賽馬，王公士庶，不分等級，自由競賽。風馳電掣，騎術絕精。祭期鳴砲三聲，牛羊並陳，香烟繚繞，喇嘛誦經，刁斗一鳴，祭者全伏行跪拜禮，起而飲茶磚，食牛酪。陵外設有臨時商場，如皖鄂之茶磚，蘇杭之錦緞，以及其他應用之牧具，農具，

建築之材料，皆應有盡有。紅男綠女，白叟黃童，悉逡巡於斯場。王公方面，茶點一訖，即用午餐。守陵官(吉努)報告一年經過。次而王公互道問關，各問牧畜狀況。一堂春氣，頗現融融之狀。在吾人視之，蒙人對於民族思想，極稱澹泊，由此以觀，民族間之組織，確有統系，未可輕視。聞彼等祭期之談話，皆渴望中央早告和平，實現統一，開發內蒙，收回外蒙云。

按：關於成吉斯汗陵寢所在，張蔚西先生曾與屠敬山先生辨詰數四，所有雙方文字，皆收於本會地學叢書乙編。

叁　帝國主義文化及政治侵略之可驚

▼黃河套肥沃之區▲

▼天主教盤據之所▲

綏遠省伊克昭盟鄂托克旗，天主教勢力頗大，教堂共計十一處，其傳教地點，教民戶數及信徒人數，分誌如下：(一)，白泥井教堂，教民有一百五十戶，信徒七百人。(二)，黑梁頭教堂，教民有六十戶，信徒三百名。(三)，城川教堂，教民有七十戶，信徒二百四十名。(四)，堆子梁教堂，教民有一百二十戶，信徒五百人。(五)，脅房梁教堂，教戶有八十戶，

信徒三百二十名。（六），沙路茅子教堂，教民有九十戶，信徒四百名。（七），硬子梁教堂，教民有一百五十戶，信徒六百名。（八），胡家窰子教堂，教民有一百二十戶，信徒三百名。（九），毛腦囫圇教堂，教民有一百四十戶，信徒四百四十名。（十），小橋畔教堂，教民有二百四十戶，信徒八百名。（十一），寧條梁教堂，教民有五百戶，信徒三百名。此係西方教士在鄂旗傳教成績之大略。外於寧條鎮梁特設教務府，統轄上列教堂十一處。關於傳教設施，頗有計劃。蒙漢人士，親之如蜜，毫無排外行爲，非且勞力所得，尙願儘量供給，可見西方教士感化力之大。每到旗參觀，各處教堂，建築壯麗，陳設華美，道路平坦，樹木翁鬱，花草鮮艷，果木纍纍，桃梨之大，可擬碗盂，香甘異常。雖屬沙漠之區，宛然如到君士坦丁堡。此不過教堂附近景象如此，已足驚人。此外復有大宗墾田，歲收極豐。西方教士，坐享其利，是固由於苦心經營所換來，然反視國人膜視邊陲，放棄地利，未免慚愧。

至各教堂拓地狀況，及徵收糧石數目，分錄如下：（一），草梁山在鄂旗札薩克駐所東南四百餘里，靖邊縣西北六七十里，東西長約十餘里，南北寬四五里，計地二百餘頃。地質紅土，爲教民所耕種。每年分給教堂十分之三。每晌五畝，收糧一石。能種糜籽，菀豆，等類，井水缺乏。每頃可值銀一二十兩。（二），硬地樑子沙路茅子毛頭囫圇，均爲生地灘，在鄂

旗札薩克駐所東南四百餘里，約計地一千四五百頃。除沙壕外，能種之地有千頃之多。井深三四丈不等，甜水。是地黃沙土地，能種糜籽，蔴籽，莞豆，等類。每晌五畝，能收糧一石左右。均係教民耕種，每年分給教堂十分之三，每頃可值銀一二十兩。（三），小橋畔胡家窯子沙灘地，在鄂旗札薩克駐所東南四百餘里，靖邊縣西北八九十里，南北斜長約有十餘里，東西寬約七八里，計地四百餘頃。開墾地畝無多，栽植大小楊柳樹秧，約計十頃。井深五六丈，甜水。每晌五畝，收糧一石，均係教民耕種，每年分給教堂十分之三，每頃可值銀一二十兩。（四），僑濟灘，一名營盤堆子壕，距鄂旗札薩克駐所三百八十九里，寧條梁北四十里，東西長三十里，南北寬七八里至十餘里不等，計地一千餘頃，均係紅土好地。茭芨草灘居多，荆條成林。內有教堂經營之地最佳，因能引用八里河之水灌溉，約計東西長七八里，南北寬三五里至七八里不等，共地四百頃，皆係水田，可謂鄂旗沃脊之地。教民分種，每晌五畝，收糧兩石以上。每年分給教堂十分之四，井深二三丈，甜水。每頃值銀四十兩，（五），川城有黃沙土草灘一段，西自黑壕頭，東至黑圪旦，在鄂旗札薩克駐所東南三百餘里，東西長約六七十里，南北寬七八里至十餘里不等，共地二千餘頃。開墾之地，已有十分之四，為鄂旗中等地畝。能種糜籽，蔴籽，兩種。井深八尺，甜水。多蒙古人，游牧為業，教民耕

種尚少。每頃可値銀三十兩。（六），圪旦灘，一名白泥井，又名楡樹壕，在鄂旗札薩克駐所正南四百四十里，東西斜長四十里，南北寬二十餘里。土質黃沙地，在三千頃左右，爲鄂旗中等地畝。開種之地，已有十分之三，均係教民耕種，教堂每年應分三成。井深九尺，甜水。每頃可値銀三十餘兩。此天主教在鄂旗勢力之大概也。

肆　西藏之危機

▼尼藏交閧英人搗鬼▼

▼中原擾攘國地瀕失▼

近日尼泊耳犯藏，已屢見各地報章。此事純係英人從中作祟，以便漁利。日前有藏商阿那吉杀至滬，談此次藏尼構兵及藏中近況甚詳。據云此次尼藏戰爭，原因不止一端，由上年春間醞釀至今，方始見諸事實，皆係由英人撥弄而成。緣最近達賴喇嘛已漸覺悟英人之不可恃，故有與中國政府重聯舊好之舉。於是遂大招親英派及英人之忌，亟思先發制人之計，而尼藏戰事遂生。此事表面上雖似兩小相爭，無關大局，設因此而引起糾紛，破壞東亞之和平，未可逆料。按之尼藏與中英之歷史，最近印度各報之記載，亦可推知其前因後果。至尼泊爾軍隊已攻至江孜之消息，並非事實。江孜離拉薩祇數百里，且有英國設自亞東至拉薩之鐵路，

可以朝發夕至。若江孜失守，拉薩舉手而得。拉薩不保，西藏不啻拱手讓人矣。聞說尼軍分兩路攻藏，東路由亞東直搗拉薩，此路因須經過哲孟雄，尚未允尼軍通過，其軍隊尚屯駐印度邊境。北路由蜀隆前進，意在先佔後藏。上月尼軍曾攻到後藏拉孜附近，藏軍敗退，憑河而守。不久藏軍反攻，尼軍因子彈不濟，退至定日。拉薩現有俄英中各要人，日伺達賴左右。達賴無能，處於兩難之地。尼藏交涉，現由英官駐竹居間調停，在停戰議和之中，盤旋式之藏政府，又將演成西姆拉會議進一步之苛刻條件。幸達賴未加許可。英方繼續接濟尼軍械彈，仍有進攻消息。現在後藏最為危險。後藏人民自班禪離藏後，不堪其苦。前次因援助漢軍糧食，被達賴拘留獄中者，尚有大半未脫縲絏。僧民之有錢者，咸遷居他處。所餘老弱貧苦入籍漢人，無力他徙者，均望班禪回藏。凡屬藏人，莫不同心盼仰。方今英國謀藏日亟，將來必先割據後藏之地，彼可在喜馬拉高峰建築砲台，控制拉薩，及防俄防漢由青海西康進藏。班禪如能早回後藏，則西藏邊患，得以早日戡定。歷次西藏藩屬叛亂，均由後藏班禪請求駐藏漢軍蕩平。今班禪到華六七年，久駐不歸，皆由其部下各大堪布喜慕內地繁華，無心回藏之故。對於中藏糾紛，日事敷衍，未有盡力向中政府解決辦法，可恥孰甚。中國近年革命，何以將西藏拋棄不問，久留班禪，不使回藏？不知西藏素為中國屬國，脣齒相依。後藏

又爲國防門戶，並令英國爲所欲爲，長此遷延，縱使西藏全境，不爲英國絎佔，恐後藏範圍，終必收入英屬版圖之中。去春多數漢藏僑民，曾於尼印地方會議，請求中政府速派大軍，扶助班禪回藏，迄將年餘，中政府未加置議，似中國拋棄西藏之心，顯露面目。近來後藏無人主持教政，盜匪遍野。加以拉薩所派官吏，眞僞難辨，日事苛捐，殘民以逞，稍有違忤，加以罪名。因此人人自危，多人聯合族衆，遷居尼泊爾及印度邊境，從事經商。將來班禪回藏，將皆遷回後藏。外國雖好，亦不能忘祖國云。

中華民國政治史上下二冊

1著作者——賈逸君
2出版者——北平和平門外文化學社
3定價——兩冊一元六角
4內容——全書約四十萬言，敍事自辛亥革命起，至編遣實施會議止，全書搜集文函電報甚多，記事極詳，且於縱的敍述外，兼為橫的敍述，綜合之則為一部整個的政治史，分之則為各省政治史。可供大學校現代史之參考資料。

中華婦女纏足考

1著作者——賈逸君
2出版者——北平文化學社
3定價——二角
4內容——詳述吾國婦女纏足之原因，起源，以及歷代纏足之概況。末有附錄兩篇，全書共約兩萬餘言。初版印行兩千冊，早已風行海內，茲已訂正再版。

會務紀實

壹　開會報告

一　一月十九日會議誌略

本年一月十九日下午三時，本會在地安門外後海北沿十一號會所開會。先是，國立北平研究院成立，即思與平地學術團體合作。厥本會自客秋以來，因經費困難，復陷停頓，遂由該院委員張溥泉先生（繼）提議兩機關互相合作，以謀學術上之共同發展。會長張蔚西先生，以事體重大，有與衆會員討論之必要，是即此次會議召集之原因也。是日到會者除本會職員外，有國立北平研究院院長李石曾先生，副院長李潤章先生，委員張溥泉先生，吳稚暉先生，陳援菴先生，及會員王峄山先生，王獻芻先生，劉敬宜先生，沈翰青先生，蘇少衡先生，張亮丞先生等廿人。首由會長張蔚西先生致詞，略謂今日承李石曾，張溥泉，吳稚暉，李潤章諸先生光臨，殊爲榮幸。中國地學會，自創立迄今，已及二十載，出刊地學雜誌已一百五十餘期。惟基金缺乏，初賴教育部津貼，繼恃農商部補助，然爲數至微，難期發展，不過藉以稍延殘喘而已。詎意民十三時，因內亂頻仍，即少數補助金亦不能領到，會務遂不得不暫告停頓。前年（民十八）賴翁詠霓先生維持，由中華文化基金董事會月領少數補助，會務始得復活，雜誌亦得復刊。乃去年因不明中華文化基金董事會請款規章，致誤期限，接濟中止，會務乃又陷於停頓。是非僅中國地學會之不幸，實亦全國學術界之不幸也。今承張溥泉先生提議，李石曾先生慨允，使中國地學會得與北平研究院合作，於垂危之際，又得以延其壽命，感謝曷極！本人年逾六旬，無意再居本會長重任。去歲曾堅請翁詠霓先生擔任，乃翁先生執意不肯。今本人以修江蘇通志，不能久留平地，且無暇顧及他事，若再遲延，貽悞實多。張溥泉先生，海內名流，對本會素具熱心，且又居於北平，對本會易於照拂，茲謹

依照會章，敢將會長一職，讓諸濟泉先生（當時會員贊成者頗多）。繼張濟泉先生發言，略謂本人與蔚西先生為多年知交，對地學會事，頗欲從旁幫忙。至會長一職，應以學者充之。本人年來奔走國事，學術久荒，實不敢膺此重任。茲敬以尊重學術，尊敬學者精神，仍請蔚西先生擔任。當時雙方一辭一讓，爭持頗烈。時李石曾先生以身體不適，欲早退席，乃起立發言，略謂兩位張先生所爭者為內部問題，一時恐不易解決。今日本人所欲言者，即北平研究院為新立之學術研究機關，深欲與其他學術團體合作，以謀學術上之發展。至於中國地學會與北平研究院合作方法，本人因身體不適，不克久留，請會中負責者，與李副院長潤章先生接洽。言畢即退席回寓。李先生行後，關於會長事及兩機關合作事均略有討論。吳稚暉先生乃發言，謂中國地學會為張蔚西先生所手創者，苦心孤詣，支撐二十餘年，他人因尊重蔚西先生為學術犧牲精神，實不欲其辭卸責任。茲請蔚西先生勿再固辭。至會務進行，蔚西先生不在北平時，儘可由張濟泉先生負責維持，不必拘拘於會長之名辭也。至北平研究院，純為本學術互助精神，乃係合作，並非附屬。請諸位認清此點。最後李潤章先生發言，謂關於兩機關合作事，請地學會方面用書面通知北平研究院，以完手續。時陽光將沒，會員交謂，關於會長問題，暫時保留不議。至會務進行，即照吳稚暉先生提議，在張蔚西先生離平時，由張濟泉先生代理負責。散會時已萬家燈火，暮色蒼茫矣。

二　三月十六日會議誌略

本年三月十六日下午三時，本會在北海公園前門外團城新會址開會。到會者十五人。所討論者為選舉本會職員問題，當經議決公舉會計一人，評議員六人，幹事六人。繼張蔻丞先生提議，謂準照各學術團體，編輯者有委員會，本會亦擬採行此種辦法，除負責編輯一人外，另組編輯委員會，當經可決，並推定委員五人。選舉結果如下：

一　會計　張亮丞

二　幹事　李潤章　徐旭生　王獻芻　翁詠霓　張亮丞　王嶧山

三　評議員　李石曾　陳援菴　李潤章　徐旭生　翁詠霓　張貝菴

四　編輯委員會委員　徐旭生　翁詠霓　白眉初　張亮丞　王獻芻

六時散會

貳　捐贈致謝

徐旭生先生捐國幣四十元

白眉初先生捐國幣四十元

張溥泉先生贈國有鐵路縫地圖二十五份及河北省各重要縣市詳圖二十九幅

叁　交會費會員名錄

王嶧山　孟成宇　蘇少衡　袁希濤　劉敬說

丁稼民　王浚明　林觀得　王北滙　傅斯年

鄒壽衡　孫守先　鄭振文

本會出版書籍之三

地文學　張相文著　全一册　定價六角

是書爲本會會長張蔚西先生所著，現已三版。內容分星界，陸界，水界，氣界生物界五編，附圖八十餘幅。材料宏富，印刷精良，有志地學者，洵當人手一册也。

本會發售

中國地學會簡章

（一）宗旨　本會以聯合同志研究本國地學為宗旨旁及世界各國不涉範圍以外之事

（二）會所　本會某址在北平後海北沿十一號（暫在北海公園團城辦公）

（三）會期　本會會期分常會臨時會兩項

（甲）常會每月第一星期第三星期開會各會員均得陳述意見討論心得

（乙）臨時會遇會中要務或延請名人講演由會長隨時知照或先期登報通告

（四）會員　本會公推會長一人編輯部長一人編輯員若干人評議員若干人幹事部長一人會計員正副各一人書記員一人凡中外名人能以資力關係協助本會者均推為名譽會員

（五）入會　凡有志研究地學者或由本會會員介紹或投函本會由會員認可皆得入會

（六）會費　入會之始各納會費一元每年納常費二元

（七）會員之義務　會員對於本會除已担任本會職務者皆有調查報告之責任如關係重要或新有發明者由評議員公議酬以相當之酬報

（八）會員之利益　會員應得會中所刊布之報告雜誌一份本會不另取費

（九）退會　在會會員遇有左列情事者皆得退會

（一）妨害本會名譽經評議員之議決者

（二）逾期不交會費催繳不應者

（三）本會員自願退會者

（十）經費　除會員會費外得捐補助費以供本會開銷

地學雜誌　民國十九年第一期

編輯兼發行者　中國地學會　北平北海公園團城內　電話東局三四九四號

印刷者　河北省立第一工廠　北平安定門內分司廳胡同　電話東局一千一百八十五號

總發行所　中國地學會

價目表

定價			郵費			廣告	注意
每季一冊大洋六角	半年貳冊大洋壹元貳角	全年四冊大洋貳元四角	本國 每冊三分	日本南洋 每冊陸分	其他各國 每冊壹角	價目另有詳章函索即寄	郵票代洋按九五扣只限半分壹分貳分四分